



元明史料叢編 第三輯

明大政纂要 (三)

明·譚希思撰

六十三卷 (清·光緒思賢書局刊本)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五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永樂九年辛卯春正月壬戌朔

甲戌大祀天地於南郊

楊榮丁母憂去

先是訃至以車駕巡狩命榮扈從許以還京令奔喪至是榮申前請命中官宋成馳傳送歸且敕榮速來

命豐城侯李彬充副總兵平江伯陳瑄充參將率閩浙官軍剿捕海寇

二月敕戒秦王尙炳

書曰昔周天子遣使賜齊桓公胙且命勿下拜桓公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遂下拜登受春

明大正集要 卷之三  
秋書以示褒遣使賜晉侯命晉侯受玉惰使者歸曰晉侯其  
無後乎成肅公受賑於社不敬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  
後皆不得其終春秋書以示戒比屢遣人齎符至王國王不  
出迎但命內豎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一此皆王不學  
之過致王如此皆長史紀善典儀之失職也其械送京師王  
自今勉力學問庶幾寡過未幾尙炳來朝且首服不親出迎  
敕符之罪上宥而勉之

命工部尙書宋禮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開會通河八月成  
時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元自須城縣安山西南行由壽張  
東北至東昌又西北抵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引汶絕濟屬之  
衛卽今御河也建閘三十有一以時蓄洩名會通河時河初  
開岸陘水淺不能負重載歲不過運百十萬石故終元之世

倚海運爲重洪武中會通河故道猶存迨河決原武漫安山  
湖而南而會通之迹始湮今海險陸費而會通河故道淤者  
三之一宜可濬以漕漕成而南北之運通則無窮利也於是  
上命宋禮金純周長董其事發山東六郡丁夫十有六萬五  
千役二十旬蠲租百一十萬石濬之而御史許堪言古海豐  
故河漕汶以運道猶存宜可疏屬之衛而老人白英畫策以  
爲元導汶入洸出濟寧而陽穀汶上東平之間地高圩數丈  
南旺之間水淺涸膠舟舟不任重載固其理也今築壩於東  
平州之戴村抑汶水無東流令盡入南旺湖南旺者運河之  
脊也得全汶而湖深廣宜可漕於是疏衛河達海豐古河而  
築壩抑汶水入南旺至南旺而中分十分之四南流以屬徐  
分十之六北流達臨清相地勢高下增築閘以啟閉蓄洩自

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於漳御自分水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一而達於河淮設清江衛河工提舉司其中剗造運船五百艘已運至三千艘以轉輸底平倉闊受載不深於度淺易脫得水僅六拏而足六拏者三尺也於是會通旣道淮浦底績而南北之運始通 案宋禮之疏曰河以汶泗爲源夏秋霖潦汎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爲二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係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陽縣閘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泊沙淤塞河口宜趁時開濬況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存河口當濬

者僅三里河中宜築堰計百八十丈從之

設奴兒於都司置開原馬市

吉水知縣錢本中卒

本中以人才舉知縣事以簡御煩門無私謁新壇壝學舍旌勸諸生嘗單騎諭山谷賊壘眾皆信服註誤罷官民思之不忘復以胡廣薦復任民歡迎如嬰兒見慈母卒於官民乞畱葬本邑爭負土以營封墓載名臣

三月陳瑛有罪下獄死

瑛恣意羅織凡建文中得罪重者瑛實贊之既而給事中耿通劾其與御史袁綱覃珩朋比構陷兵部主事李貞瑛不宜獨宥中允劉子春又劾其方命廢事皇太子監國皆宥之至是上聞遂下詔獄死籍其家公論快之

明大正集要 卷十五 三  
廷試賜蕭時中苗衷黃暘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改陳燧等爲庶吉士是科錢習禮有聞

宥盜勸善書者黥戍並令今後情可矜疑者先具奏

宥中軍都督劉江死罪

江守遼東不謹斥堠致賊入斬官軍上怒遣人斬江首旣而宥之令勉圖後效

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濬中灤河

先是工部侍郎張信奉命往視奏言祥符縣中有黃河故道岸與今河平宜可濬大發河南民丁十萬濬之仍命尙書禮總其役而工部主事藺芳言天下之水惟河爲大故水患亦惟河爲急今於中灤導河分流使由故道北入海免河南民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埽座止用蒲繩泥草



勢不能久安臣愚以爲若用木編成大圍如欄圈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錠之其中實以石腳而橫木貫椿表率築隄上則水可殺隄可固河患可息從之

督罕提吉兒女直野人頭目馬吉你等來朝

授督罕河衛令馬吉你爲指揮餘爲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上諭胡廣等曰朕非欲并其土地蓋以此輩自昔擾邊至宋歲賂金幣卒爲大患今旣來朝從所欲授一官量給賜賚捐小費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

夏四月琉球國中山王思紹遣使坤宜堪彌等貢馬並方物並以長史程復來見表言其國長史王茂輔翼有年請陞爲國相兼長史事又言復本中國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不懈於職今年八十有一請命致仕還其鄉俱從之仍賜

坤宜堪彌等鈔幣遣還

交趾左參政劉本上言三事

一言交趾僻居海隅宜停一切不急之務以安人心一言本  
民久歸聖化宜選老成廉謹之士以示撫綏一言民喜誇詐  
少禮義宜選老成有學堪師範者典教以變其俗上從之

五月倭寇盤石

六月逮廣西參議解縉下詔獄

先是上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得其地恐亦難守上  
喜東宮而寵高煦縉謂不宜過寵致起覬覦高煦銜之誣縉  
無人臣禮遂改交趾時檢討王偁亦謫交趾二人共趨廣東  
玩山水忘返縉又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上曰  
爲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並逮偁皆下獄初縉

下獄獄吏索所同謀縉不勝拷掠書大理丞湯宗宗人府經  
歷高得暘郎中李至剛右春坊李貫贊善王汝玉編修朱紘  
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等塞責皆逮下獄後得暘貫汝玉紘  
引高相繼死貫由進士素負清介之操人尤惜之

御史周宗範工給事謝恒伏誅

副都御史虞謙劾其私易奏章上曰六科朕所信任以防欺  
蔽今乃潛結爲奸命法司鞫實俱斬以徇

秋七月滿刺加國王拜里迷蘇刺來朝

令各布政司府州縣儲積藥材以備軍民治病

振臨城縣饑民

八月

九月吏戶二部尚書蹇義夏原吉九載考績命復職賜敕褒之

月十五卷五十一  
王  
敕有秉心正直及瀆良篤實裨益國家之喪

命戶部凡屯田軍以公事妨農務者悉免徵子粒著爲令

禮部尙書趙玘有罪下獄

以未給朝鮮貢使賜賚故也

敕法司慎死刑

除大逆外俱疏情犯進覽必五覆奏然後加刑

附錄通政司言黃巖縣有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彝古所

進楚王書橐與眾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逮治上曰此

必與豪民有怨欲甘心者朕初卽位有赦凡建文中上書有

干犯語言悉毀之告者勿行今復行是號令不信矣況天下

之主豈當復念舊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卒

相與成治功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

豈可一一追究往事所告勿聽

冬十月詔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

命姚廣孝夏原吉爲監修官胡儼黃淮楊榮爲總裁官楊士奇金幼孜等爲纂修官皆賜敕勉勵

寬北京遷謫軍民賦役

哈密忠順王脫脫卒封免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尋卒封孛羅帖木兒爲忠順王

十一月立皇長孫瞻基爲皇太孫

附錄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言有內官奏千戶不待朝命自發兵捕盜者請治其專擅罪上曰國家養兵以除姦衛民境內盜發千戶發兵捕之使民免暴橫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則勢張民受害多矣闡豎不達事體

爾亦從其言乎千戶無罪峻慙而退

十二月敕諭福餘朶顏泰寧三衛頭目

敕曰昔兀良哈之眾數爲韃靼鈔掠不能安處乃相率歸附誓守臣節我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窮設爾三衛授爾等官職俾各領其眾臣屬既久後竟叛去及朕卽位復遣人來朝朕略其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生聚蕃息朝廷於爾可謂厚矣比者爲本雅失里所脅掠我邊卒又遣苦列兒等給云市馬實行窺伺狡詐如此罪奚可容今特遣指揮木答哈等諭意如能悔過卽還所掠戍卒仍納馬三千匹贖前罪不然發兵誅叛悔將難追

陞成都饒州知府賈瑜李益爲福建山西左右參政員外柴車爲江西右參議

閏十二月吏部尙書蹇義同六部尙書應詔上言十事

其一言在外布按二司府州縣官職在承流宣化以撫綏爲職必須得人得入之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宜令在京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舉所知五品以下官及軍民賢良廉幹堪牧民居風憲者各一人以聞部驗實以舉者多可爲差次第其保舉非才受職後闡茸貪婪舉主連坐其二言應考察官責令依期其三言遣四品以上廉厚官巡視民瘼其四言大理屬官宜令本堂精覈糾舉其五言部院罪囚大理寺應照舊制審駁不得同原問官會審其六言海船物料宜從實覈計不得科擾軍民其七言工部買辦物料不急者宜禁止見有者就關支其八言各處所告陪納官物應免追其九言逃軍逃囚宜許自新准其首告

其十言問發北京罪犯逃逸者宜免全家起發上俱是其言命速行之

永樂十年壬辰春正月丙戌朔

封都督吳允誠爲恭順伯

丁酉大祀天地於南郊

禁擅差守令俾專職理民事

廣東樂昌知縣徐善惠奏乞便民輸米從之

附錄

山西布政周璟言大同地臨邊塞歲用馬草皆令大原平

陽澤潞運給往復二三千里民用困乏而大同所屬天城陽

和等衛地皆平衍秋多青草乞令以時採貯往給大同以平

陽澤潞諸郡縣草儲於旁近驛舍從之

二月命戶部召鹽商中納米甘肅供軍餉



淮浙鹽每引米三斗五升河東鹽每引米二斗四川鹽每引米一斗五升

特命給授尙書蹇義夏原吉呂震金忠方賓翰林院學士等官  
湖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誥命

並封贈其祖父母父母及妻如制蓋特恩云

命左右諭德楊士奇金幼孜爲會試考官

取中林誌等一百人

詔北京人於各處充軍者毋勾補於河閒立一衛衛京師

原衛別謫發充伍

三月廷試賜馬鐸林誌王鈺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得羅通陳益

以原習譯書蔣禮等十七人爲庶吉士餘進士分隸法司理刑

設武定尋甸廣西三府儒學

改尙寶司丞陳善爲監察御史

夏四月徙廣寧衛鐵山馬市於團山

宋禮上濬河議

禮言近因御史許堪言衛河水患命臣相度措置臣嘗自衛輝至直沽視河岸低薄非止一處若不究其源析其流但務修築隄岸恐水復衝突不免屢勞民力須定長久之計臣先視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於彼開二小河以泄於土河則雖遇水漲下流衛河自然無漫衍之患見已分撥軍夫分工今復視德州城西北亦可開洩水小河一道蓋自衛河岸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二里內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路二里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舊黃河至海封縣大沽河

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上諭  
工部曰禮所言誠當但農務方興令候秋成後爲之

振山東饑

萊州等府告饑命戶部遣官發廩振之

五月

六月發河南粟振民

上敕戶部曰朕爲天下主所務者安民而已故每歲遣官巡  
行郡邑惟欲周知歲之豐歉民之休戚近者河南民饑有司  
不以聞往往有言年豐穀登者若此欺罔獲罪於天此亦朕  
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振民自今凡郡縣及朝廷  
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下獄

建湖廣武當山觀

賜靖難子孫襲職者鈔

命戶部覈湖州所屬窪田之淹沒者蠲其徵

秋七月封耶巴乃那爲錫蘭山國王

赦前國王亞烈若柰兒歸國

選在閒韃官教民畜馬

先是太僕卿楊砥言近馬蕃息而畜養乏人請令民十五丁  
養種馬一匹立羣頭一名五十匹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歲  
免糧草之半凡種馬之家孳生不及數責之償蓋倣宋熙寧  
保馬法意遂世爲北方患上諭兵部曰朔方故多馬固土宜  
亦其人習畜牧而然今韃官閒居者多可廉選其忠謹者令  
教民畜牧孳息焉於是兵部奏委都督薛斌吳成等選擇其  
居永平薊州通州者就畱本處教牧其居眞定定州者更番

赴順天府教牧但令教以飲飼之宜若孳息不及數者無預免四川通江縣茶課三百七十萬四千四百斤有奇

禁在差中官

上謂都察院曰比者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於民有不便間遣中官往詢之未嘗有所委任況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何與中官事比聞中官多有干預有司事者自今不許卽移文中外知之

八月詔募勇健有才藝者隨皇太孫講武

上謂兵部尙書金忠等曰皇太孫長有志略朕令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其遣人往直隸應天及江北鳳陽滁和等府州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湖廣境內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藝者官給路費廩食送京師俾充隨從

擢庶吉士劉紳爲禮科給事中

同吏科給事中張瑛國子監學錄王謙侍皇太孫說書

九月陞工部主事藺芳爲工部右侍郎

初芳爲吉安知府有循良政坐事謫從治漕河累有建明宋禮薦之故有是命

冬十月命皇太孫演武於方山

命鎮守交趾都督韓觀運廣東糧萬石給交趾軍餉

寶山成

先是平江伯陳瑄言蘇州嘉定瀕海之墟正當江流衝會海舟停泊之所無大山高嶼可以依據漕舟於此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至傾覆乞於縣之青浦築土爲山立堠表識從之命有司徵軍夫敕瑄督其役俟農隙爲之至是成方百丈高

三千餘丈賜名寶山上親製碑文記之

修海門縣捍潮隄岸

十一月復武官襲職比試舊制

先是上以襲職子弟習驕惰不嫻武事命一試不中者戍開平再試不中戍交趾三試不中戍瘴地以警之至是欲行寬宥命循洪武故事初試不中者襲職支半俸逾二年再試不中者仍減半又二年亦如之三試不中者發充軍

撤外夷人入侍衛

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守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置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爲明鑒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爲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

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  
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  
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  
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爲天下主覆  
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  
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致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尙書呂震請  
加恭妄言罪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  
之朕常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  
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爲大臣乃有此言亦非  
忠也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

新南海人由鄉舉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要雖屢犯天威言愈



懇切朝野咸畏之稱爲冷面寒鐵公擢長浙憲風裁益揚屬吏皆股栗僚案相變爲澹素時錦衣衛紀綱差千戶往浙作威索賄新捕之被誣訴於朝械至御前猶猛白其狀不已命肆諸市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爲直鬼吾無憾矣是夕奏文星墜上亦悔之載名臣

保定侯孟善卒

善海豐人洪武三十五年以靖難功封祿千二百石子英嗣永樂二十二年坐從弟指揮賢謀逆削爵安置雲南宣德十年赦還與京衛指揮使正統元年卒子俊襲天順元年復封伯四年薨子昂嗣成化八年薨子達仍爲指揮使

降安定王尙炆爲庶人安置泗州

附錄刑部等衙門右侍郎張本等言御史劉翼同掌道御史袁

綱挾讐非法拷訊兵部主事李貞致死論以斬罪而御史陳  
耘知而不舉律應徒從之

永樂十一年癸巳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時呂震謂日食與朝賀時先後不相妨請百官賀如儀侍郎  
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爲當上顧問翰林諸臣皆未對楊士  
奇進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元日日食又正朝之旦於變異尤  
亟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爭  
一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聞契丹果罷宴仁宗大悔今  
免賀誠當上堯然曰君子愛人以德於是手詔言古者日食  
天子素服修政用虔謹天戒朕旣不德乖於理道上累三光  
而眾陽之宗薄食於元日咎孰甚焉爾羣臣勉思輔朕調陰  
陽弭消災變其朝會勿賀

濬崑山縣太平河

辛卯大祀天地於南郊

召宋琥還命豐城侯李彬佩將軍印總兵鎮甘肅

時疏言叛寇老的罕依赤斤塔力尼將爲邊患上乃以彬代且命楊榮往經略時草枯水凍士馬不可動榮奏小醜無能爲不足以動大軍遂止而叛者亦復歸附

解黨禁

時庶吉士錢習禮與練子寧有姻雖偶免然鄉人恆持之因告楊榮榮乘間以聞上曰練子寧若在朕當用之況習禮乎遂敕諭齊黃等遠親未拏者咸赦告者勿論

天壽山陵成命名長陵二月丙寅葬仁孝皇后

二月乙丑上巡狩北京皇太孫從行皇太子監國

命蹇義黃淮楊士奇楊溥輔太子甲子車駕發京師辛未謁  
皇陵四月己酉朔至北京

設貴州布政司設官屬以蔣廷瓚爲左布政使

初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兇很淫虐生殺任情與其副使黃禧  
構怨累年互相奏訐朝廷雖惡宗鼎然以田氏世守其地曲  
與保全而改黃禧爲辰州府知府思州宣慰使田琛亦與宗  
鼎有怨禧暗結琛使圖宗鼎宗鼎及琛數相攻殺禧旣得志  
肆橫虐民甚苦之琛自稱天主妻爲地主長官文德楊光  
海等稱文武臣禧爲大將與琛連兵攻思南宗鼎挈家走琛  
殺其弟發其祖宗墳墓而戮其母屍盡掠其人畜貲財所過  
殘害其民宗鼎訴於朝屢敕田琛黃禧赴闕自辨皆拒命不  
至自知不爲朝廷所容遂有逆謀潛使姦人張勝依託教坊

司官吏勉得出入祇應將伺便爲變事覺命行人蔣廷瓚往  
召之而敕鎮遠侯顧成以兵五萬壓其境兇黨叛散琛等就  
禽與黃禧相繼械送京師皆引服琛妻冉氏尤强悍復遣人  
招誘臺羅等寨蠻人苗普亮等爲亂冀朝廷遣琛還招撫因  
得免死上聞之詔有司禁錮琛等以宗鼎雖橫恣然窮蹙自  
歸得末減使職歸思南而宗鼎奏言必得報怨家以絕禍根  
上以其素兇惡幸今免禍猶不自懲而欲逞忿民將有不勝  
其害者遂畱之京師月給俸祿宗鼎怨望出誹言因發其祖  
母陰事謂始與黃禧姦實禍本而竊損其衣服欲殺之祖母  
欲發宗鼎縊死親母瀆亂人倫等事上命刑部正其罪諭戶  
部尙書夏原吉等曰朝廷初命田琛田宗鼎分治思州思南  
正欲安其土人乃今皆爲土人之害琛悖逆不道構煽旁州

望開兵燹屠戮善良已正其罪宗鼎尤爲兇驚絕滅倫理罪不可宥其思州思南二十九長官司宜加意綏撫可更置府州縣而立布政司總轄之其原設長官司及差稅悉仍舊

三月皇太子令振濟鞏縣烏程等縣饑民

夏四月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

詔懲言民情不以實者

上謂呂震曰朕嘗命布按二司及府州縣官陳民間利病近有以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爲言者及驗視之田野荒蕪人民饑寒水旱蟲蝗皆不以聞朕已置諸法今後所言有切民情治理者宜旌賞否則重懲勿貸

五月午日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命儒臣賦詩賜羣臣宴鈔有差

是日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太孫連發皆中上喜進皇太孫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上大喜

命禮部侍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

用蹇義楊士奇舉也上亦知其識大體能直言既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訓導戴綸卽擢爲禮科給事中侍從授經

設甘肅茶馬市於陝西行都司城內

賜撒答失里文綺襲衣

阿魯台遣撒答失里等奏馬哈木弒其主本雅失里擅立答里巴爲可汗請討之願率本部爲前鋒故遣還而賜之衣

曹縣獻騶虞呂震等請賀上斥之

六月增設順天應天二府並所屬專理馬政官

附錄 開平備禦郭亮奏兵少不足備敕報之曰軍在精不在多果能撫恤有道訓練有方千人亦足用軍多不精徒耗糧餉無益也

秋七月封阿魯台爲和寧王

阿魯台與瓦剌相讐殺窮蹙南竄保塞乞降上曰虜黠滑難信然天地之仁主覆育豈顧擇哉納貢使封王母妻封夫人八月甲子北京地震

申明恤刑之令

九月命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

上以天下大定通道於九夷八蠻乃命誠同中官李達齎詔幣往諭明年十月誠還上使西域記凡十七國山川風俗物



產悉備已遣中官楊瑄並將領往諭西南夷已遣中官鄭和航海通西南海中夷加海神封號於儀鳳門建祠祀臨遣而西南洋海中君長三十餘國皆入獻見是時福建布政司言有番舶漂海岸詰之則暹羅遣使詣琉球交私爲好者也已簿錄其物請進止上曰暹羅與琉球修好舶漂至宜恤豈可利其財物而籍之匹士善人猶能不扼人於險況天子哉其修舶給廩餼俟風便反國往琉球聽自便

冬十月山西沿邊煙墩成

命皇太子錄南京獄囚死罪情重者聽決雜犯以下從贖罪例發遣

十一月命皇太子奉野蠶絲衾薦太廟

瓦刺三酋將寇邊命諸將陳懋等巡邊簡練士馬

十二月

永樂十二年甲午春正月丙子朔

丙戌大祀天地於南郊皇太子代行禮

修曲阜孔廟

十五年九月成上親製碑文

二月阿魯台遣其子也先孛羅都督把罕台等貢馬命宴勞之  
己酉大閱

詔親征瓦剌命安遠侯柳升將中軍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  
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武義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  
劉江朱榮等爲前鋒

三月車駕發京師以皇太孫從行先是上謂侍臣曰朕長孫  
聰明英睿勇智過人今肅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亦

使窮歷行陣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胡廣楊榮金幼孜  
曰每日營中閒暇爾等卽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  
不可偏廢四月五軍出塞頒號令五月閱武楊林戍皇太孫  
侍上每語以勦業守成之難又命行在各尙書及光祿卿六  
科給事中爲督陣官遇戰卽隨軍後視將士用命與否以聞  
六月虜寇答里巴馬哈木大平巴秃孛羅等率眾逆我師上  
麾升等發神機銃礮斃數百人親率鐵騎擊之虜大敗殺其  
王子十餘人斬首數千級餘眾敗走上還帳中皇太孫入見  
上語以虜敗故皇太孫叩首稱賀上曰此虜尙未還夜中尤  
須慎防黎明追撲之必盡殲乃已皇太孫對曰陛下督戰勤  
勞天威所加虜眾破膽矣今旣敗走假息無所寧敢反顧乎  
不須勞追宜及時班師上然之遂班師頒詔天下曰朕祇奉

天命撫馭華夷惟禱又安咸得其所瓦刺黠虜僻處窮荒與  
其醜類歲相仇殺敗亡喪沒存者無幾朕卽位之初撫摩存  
恤授以封爵數年以來憑仗朝廷始得休息烏合爲羣卽復  
驕恣辜德負恩背違信義擅弑其主執我使臣侵擾邊境豺  
狼無厭朕不得已躬率六師以討之師至撒里巴馬哈木大平把  
兵迎戰一鼓敗之追至土刺河賊首答里巴馬哈木大平把  
禿孛羅不度智能掃境而來兵刃纔交如摧枯朽追奔逐北  
獸獮禽戮殺其名王以下數千人餘虜宵遁遂卽日班師至  
飲馬河和寧王阿魯台之眾悉詣軍門朝推誠待之勞來撫  
輯令回部落嗚呼奉行天威掃腥羶於絕塞綏寧順附覃恩  
惠於遠人用靖邊陲佚我黎庶故茲昭示咸使聞知

錄附  
上退朝御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

德者上歎曰朕非不知三公布被之譏但念自當惜福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勤儉如此正可爲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耳爾等慎勿諛也

三月旌表大同府廣昌縣民謝定住孝行

定住十二從母周行林薄遇虎嚙其母定住奮力擊虎母子俱全事聞召至京上親問而嘉之賜鈔二百錠米十石仍旌表其門

設隆慶州並永寧縣隸北京行部

隆慶古縉雲所都地金置縉山縣元仁宗生於縣東改爲隆慶州國初移其民入關內今以其路衝土宜稼故改爲州又於州東圍山下設永寧縣隸焉而以有罪遷徙者實之

僞越國大王陳季擴等伏誅

先是八年五月黔國公沐晟追季擴等於虞江破之斬首三千餘級會晟別將江浩與賊黨鄧景異戰不利季擴尋請降赦之以爲交趾布政使景異爲都指揮擴懷疑懼放兵劫掠九年正月上復命張輔仍佩將軍印率兵二萬四千合晟兵往討七月敗賊黨阮朔於月常江十一月率舟師敗賊於沿海盡殲其醜類餘賊敗走自是慈廉福安諸州稍平十年八月復敗賊於神投海十一年十二月復敗賊於愛子江是年正月誅賊酋鄧景異獲阮師檜又禽鄧鎔於暹人吒蒲幹冊季擴逃又安竹排山輔遣指揮師祐等往捕之季擴勢窮走老撾佑進兵追躡老撾請獲以獻輔移檄索之令佑提兵入境克三關至金陵箇蠻人走散棄季擴與其妻妾於及蒙冊南麼之地官軍生繫以歸其弟季驩稱相國助亂者走入海

鎮夷衛指揮李鑑等逐至多魚海口並其姊僞公主等悉禽  
餘黨悉平輔等賞賚加等

貴州鎮遠府綏寧等縣苗蠻請占籍爲民皇太子從之  
凡三十七洞一千六百餘戶

南直山東陝西諸縣饑振之

夏四月廣東宜倫臨高各縣黎人請占籍爲民從之  
凡二千三十七戶

五月皇太子命遣人撫綏高密安邱諸城之流移者  
凡二千一百九十一戶

除山東沂水縣戶絕荒田租稅

凡三百八十二頃二十四畝

鎮遠侯顧成卒

成湘潭人徙居江都洪武初以歸附厯官至都督鎮貴州建文時北征被獲降附以佐世子守城遷右都督洪武三十五年封歲祿千五百石仍守貴州數言事受賞子統先授普定衛指揮爲建文君所誅孫興祖嗣正統十四年從北征失律削爵爲都督同知景泰三年封伯爵歲祿千石天順元年復侯祿千三百石七年薨孫瀄嗣成化九年薨無子弟溥嗣弘治十六年薨子世隆嗣嘉靖七年薨子寰嗣萬厯九年薨無子從子承光嗣溥世隆寰俱厯任將帥加保傅

六月戊午駐蹕三峯山之西南和寧王阿魯台遣所部都督朶兒只咎卜等來朝命中官王安齋敕往勞之

秋七月癸巳上駐蹕宣府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尙書金忠指揮使楊義進迎鑾表至



八月上至北京受賀宴文武官及從征將校

命禮部會議將士功賞

北京行部請鄉試始命侍講曾棨中允鄒緝主試事

九月改支運爲兌運

初制蘇州並山東兗州民稅糧輸濟寧倉河南山東糧輸臨清倉各交收而沿江諸府州縣糧並輸淮浙南直隸衛所官軍於淮安運抵徐京衛軍於徐州運抵德各置倉收囤而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運抵通州入上輸大倉曰支運一歲四運蓋軍民各半而江西湖廣浙江及蘇湖諸郡距京師遠民不習河事而漕河有洪閘淺凍風濤之阻多失陷往復動經歲勞費於正糧數倍且以轉漕故失農月苦甚用侍郎忱平江伯瑄議令民運淮安瓜州補給腳價給搬淺費給耗給蘆

席費兌與軍而直隸各省軍各於附近水次領兌爲兌運

榜葛刺國王賽弗丁獻麒麟免賀

閏九月逮黃淮楊士奇楊溥下詔獄尋釋士奇

先是上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奏書失辭曰此輔導之不職遂徵黃淮等是日淮先至諸司交奏其罪遂下獄後二日楊士奇及司經局正字金問至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已而召士奇至前親問東宮事士奇叩首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上悅而罷於是部院諸司交章奏士奇不宜獨宥乃下錦衣獄繫之未幾特宥復職遂徵楊溥芮善相繼下獄皆以金問辭連之也

修開封府土城隄岸

冬十月吳高有罪罷爲民

高守大同不法上班師稱疾不出被召回京所過騷擾御史成務劾之

設貴州鎮遠石阡烏羅銅仁新化黎平六府儒學

附錄

上謂行在兵部臣曰今天下軍伍不整肅多因官吏受賕有縱丁壯而以罷弱補數者有累歲缺伍不追補者有僞作戶絕及以幼小紀錄者有假公爲名而私役於家者遇有調遣十無三四又多是幼弱老疾騎士或不能引弓步卒或不能荷戈緩急何以濟事宜先榜示禁約後遣人分行閱視步騎之士皆須壯健能馳射擊刺隊伍須實軍律須嚴若復踵前弊必罪不貸

十一月命法司及北京行部錄囚

上曰方今嚴冬囹圄有罪者固難決放無辜者並受幽繫饑寒瘵死非德政也其具成獄及所疑者以進朕親閱之

降晉王濟熇爲庶人

熇晉王恭第三子平陽王也本年八月封至是廢俾與長子美圭同守晉恭王墳園仍賜敕諭曰爾謀爲不軌自絕於天自絕於祖宗論爾之罪有不容誅重念恭王手足之義特全爾生令守恭園其閉門念咎杜絕外交改過遷善以保令終慎之哉

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上諭胡廣等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傳註外諸儒議論有發明者卿等其悉采增附其下宋周程張朱諸大儒所著書可羽翼六經者亦類聚成編務備務精於是遴朝臣及

郡縣學官有文學者開局東華門纂修光祿給饌仍傳註纂  
修之易主程傳朱本義詩主朱傳以武夷蔡沈傳尚書鄱陽  
陳澹注小戴記侍講胡安國傳春秋本程朱主焉而學庸語  
孟主朱章句集註尤嚴其諸儒先論說於傳註互發若足其  
所未備者分註其下不合者不取惟周官儀禮不課士置科  
無列焉書成賜名四書五經大全書其儒先言理性命之要  
足羽翼聖經者彙爲編賜名性理大全書上親爲製序刊布  
賜六部頒兩都國子監及府州縣學諭禮部尚書曰此書皆  
聖賢精義妙道學者之根本朕旦夕披閱不倦所益弘多古  
之志於學者苦得書籍難今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研討是  
自棄也爾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士令盡心毋視爲虛文當  
是時天下新脫鋒鏑湯火之苦民俗惰質而天子尊顯宋濂

洛關閩之書風厲之於學以上達於洙泗俾學者有所統一  
故其時士謹繩墨官肅法守施於熙宣天順之間循習誦傳  
諸儒書字守其義句遵其訓如金科玉條尺寸無敢自踰越  
雖所守近隘而士習淳樸言純師行純法之儒往往輩出於  
世矣

蜀蘇松嘉湖杭五郡水災田租

十二月

永樂十三年乙未春正月庚子朔

榜諭來朝官員曰天下文武官治兵者愛恤軍士理民者愛恤  
百姓敢有剝削厲軍民者必罪不赦

庚戌大祀天地於南郊皇太子代行禮

遣御史吳文等分行天下詢察吏治民瘼

凡朝使及郡縣有貪刻不律者執之闡茸老病者送京師惟布按司堂上官以狀聞軍民利病令條奏不恭命者有罪以春和布寬恤之令

設淮安府常盈倉徐州廣運倉德州廣積倉

本年六月移廣積倉於臨清永清壩儲漕運糧

設保安州

州在居庸關外漢涿鹿縣也元爲奉聖州後以地震改爲保安國初移其民入關內州廢至是上以其地要塞且土沃復設州以有罪遷謫者實之

前交趾參議解縉暴卒

縉吉水人宏才浩志爽閭通捷爲文辭勁意精太祖寵眷西室進萬言拜御史太宗簡命入閣改學士命評侍朝十臣咸

切當及密議建儲以正對邱福泄其議漢王遂搆外禍李至剛復誣怨望逮繫死獄中並徙其家於遼東士論惜之載名臣

旌表大興縣民王萬僧奴孝行

以其繼母疾剖肝和藥以進母服之汗而愈縣上其事故旌之

二月始詔天下舉人會試北京以修撰梁潛王洪爲考官

初拆卷得第一名陳循其鄉人也避嫌改置第二而擢林文稭又以稭字難識定洪英爲第一第五名王翺鹽山人也上喜得畿輔士以布衣召見賜酒凡中式三百四十九人

三月廷試賜陳循李貞陳景著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洪英等改庶吉士是科王翺高穀皆有聞是年內閣楊榮金



幼孜尙列大理寺馬麟後

罷海運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船二十艘以從漕運

附錄

貴州奏思南府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禮部請賀上曰呼譟山谷空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焉用賀

夏四月命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

上以輔爲交人所憚南交亂非輔鎮不靖復命輔陞陳洽爲兵部尙書仍往交趾贊軍務是時尙書福視民如子徇好去惡勞來不倦每戒郡縣吏撫字母煩苛諸新造邦政令條章無鉅細咸悉心平允交人愛如父母

兵部尙書兼詹事金忠卒

上及太子皆賜祭給驛州遣官歸其喪命有司治祠墳仍復其家

五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端午上御東苑觀擊毬射柳賜文武羣臣鈔有差

文臣進詩者加賜酒席

遣行人陳秀芳等齎詔封他魯每為琉球國山南王

城開平

革河東陝西鹽運司之河東分司

開清江浦河道

初陳瑄督海運會運河既浚海運罷不用命瑄理漕河事瑄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鴉陳口達淮避河淮風濤之險浚瓜州儀真二壩祛潮港之堙鑿徐呂二洪之巨石平水怒行沛縣招陽濟寧南旺高郵暨社諸湖築長隄以蓄巨瀦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鑿高郵渠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抵

臨清增閘四十七以便蓄洩自淮至通州濱河置廬舍五百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緣河隄種樹鑿井以待渴者置倉於淮安徐州臨清州通州以便轉輸諸四千里數十年漕河事宜皆瑄所經綜周慮而力圖之至於今是賴

### 六月諭法司禁妄告

附錄吳江縣丞李昇言蘇松水患莫甚於太湖欲洩太湖之水莫急於疏下流近時所疏河道歲久不免淤塞今觀常熟之白茆諸港崑山之千墩等河長洲十八都港汊及吳縣無錫等處近湖河道皆太湖之下流若循其故迹濬而深之仍修蔡徑等閘俟潮水來往以時啟閉庶免泛濫之患而民獲耕種之利從之

### 秋七月誅貪殘守令

明正憲 卷一五  
三三  
上言灤州守何敬己以誅求剝削置諸法近代州守安損武  
潛等仍蹈覆轍亦宜置法令都御史備錄所犯示牧民官知  
所警

己酉晝太白見未位

詔武職官犯杖罪以下繫獄者有疾許出就醫藥著爲令

命戶部募商納米於喜峯口倉

赴河間長蘆運司不次支鹽就北京貨賣每鹽一引納米五  
斗

八月振山東河南順天等府饑民

戊寅壽星見丙位

九月進封武義伯王通爲成山侯

太監鄭和獻所獲蘇門答刺賊首蘇幹刺等

初和奉使至國賜其王宰奴里呵必丁綵幣等物蘇幹刺乃前僞王弟方圖謀殺國王以奪位且怒使臣賜不及己領兵數萬邀殺官軍和率眾及其國兵與戰蘇幹刺敗走追至喃渤利國並其妻子俘以歸至京獻於朝命刑部按法誅之  
癸卯夜熒惑犯上將

擢錢習禮爲翰林檢討

修河間府興濟縣水決隄

冬十月交趾叛寇陳月湖伏誅

十一月麻林等國獻麒麟天物神鹿等物受之禮官奏賀不許  
敕邊將及各衛所兵操練赴北京閱視

行在兵部尙書方賓等言軍政修明武備整飭則國家無警  
急之虞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法令嚴明將士用命東征

西討用集大勳皇上肅清內難祇守成憲屢垂戒敕爲將者體士卒之心爲兵者聽將帥之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隊伍整齊兵甲堅利庶幾可以禦侮靖亂安內服外而今之掌軍衛者略不究心一遇徵發百弊並見士卒精壯者詐爲罷軟不行將校畏怯者謬託事故苟免故皮敗紙聯以爲甲腐筋朽骨合以爲弓其他器械敝陋尤甚苟且因循積有年歲既往之罪必須追究庶幾將來有所警戒上是其言因謂賓等曰今後徵發令總率之人各選部屬庶幾可得精壯其器械卽遣御史閱視務得堅利不如者皆罪之至是又敕曰安天下者不可一日忘武備故軍士必練習器械必鋒利隊伍必嚴肅敕至卽選所屬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以明年春陝西甘肅軍駐眞定餘處駐德州操練候赴北京閱

視明年正月敕止之

十二月定牧馬法

兵戶部計議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其遷發爲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十五年九月再定應天鳳陽滁和等府州養馬例

敕盜夏大同開平遼東守將陳懋等備邊

時瓦剌使者言瓦剌爲哈木等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爲己害擬七月率眾至斡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上以虜多譎詐吾邊境須有備故有是命又曰禦寇之道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最上計也

榮昌伯陳賢卒

賢壽州人永樂元年以追論靖難功封歲祿千石至是薨子

智嗣坐棄交趾失爵爲指揮使

永樂十四年丙申春正月甲午朔

丙午大祀天地於南郊皇太子代行禮

敕平江伯陳瑄都督陳恭謝芳率舟師運糧儲

遣都督金玉爲總兵官蔡福爲副往山西廣靈等縣征勦山寇

劉子進等

五月禽獲械送京師凡百三十五人上止誅其首惡餘分發

各衛充軍

二月命都督梁福充總兵官往來湖廣貴州整飭兵備

三月改封趙王高燧於彰德申命漢王高煦往青州

時高煦奏願畱常侍不欲之國復賜敕曰旣受藩封豈當常侍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欲侍



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是時朕欲畱爾長子亦不可得畱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

夏四月祠祭司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不許

時呂震亦以爲言上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疫疾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表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爲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爾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任時胡廣作卻封禪頌以獻命胡廣爲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俱爲翰林學士

五月封三賴波磨刺札的刺爲暹羅國王

修邵伯鎮上下二閘

振直隸六安英山碭山蕭縣及浙江西安等縣饑

日正集要 卷一三  
設交趾郡縣儒學

六月命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

命生黎土官峒首三年一朝著爲令

陞江西副使顧佐爲應天府尹

命都督蔡福充總兵官指揮莊敬爲副率兵萬人於山東沿海  
捕剿倭寇

秋七月造郊祀祭器

肇慶府知府王伯貞卒

貞泰和人洪武中應賢才詔試廣東僉事疏請核鹽法防海  
寇復寇準所開舊渠溉民田俱從之任滿改工部試主事以  
父服闋違限謫戍安慶永樂初用薦起知瓊州貞愛民如子  
誘民向善峒黎歸化者萬三千人崖州黎相仇殺衛將議勦

貞執不可獲首賊數人罪之黎遂安瓊民苦兵索賦促貞與兵民約三獲三輸兩稱便大雩親禱雨霑足修學舍獎諸生科第炳然嶺南郡守以貞爲首稱丁母艱服闋改肇慶命下卒於京同時程鄉知縣鄭懋中晉江人寬恕廉慎初至按猾吏素爲民害者置於法諸理訟委曲誨諭卒感服蓋嶺南縣牧之巨擘也旣卒民像而祠之

命兵部同安遠侯柳升選將練兵往海上防倭

紀綱有罪伏誅

綱臨邑人由庠生從上靖難歷陞都指揮僉事恃恩驕橫朋比罔上與指揮莊敬興販私鹽居服用甚僭侈詐旨役民營私第又以危法中人受賂遺侵官物氣勢傾中外事覺時莊敬在海上逮至並磔於市籍其家無少長謫戍邊

應城伯孫巖有罪免安置交趾

八月癸酉旦壽星見禮官請賀不許

賜敕諭曰太祖受天命掃羣雄立綱陳紀臻茲太平是以上天垂象屢顯鴻應揆朕涼薄曷克膺茲矧天道無常惟德是輔爾羣臣其遵守成憲爲子盡孝爲臣盡忠奉公守法匡朕不逮國家有永遠之安爾等暨子孫亦同享永遠之福壽星之瑞勿賀

命工部作北京西宮爲視朝之所

旌表太原石州學正梁準孝行擢爲均州知州

準鳳翔人母喪廬墓哀毀有羣鳥飛鳴其上所種樹有鵲巢有司上其事特旌之

九月初令御史巡鹽

癸卯京師地震

浙江左布政使辛彥博卒

彥博居官謹直有通才以廉能稱

附錄

上聞漢王於各衛選精軍及有藝能者隨侍習武事造器

械心益疑之遂有還京之意時右軍都督僉事歐陽青專典漢府兵事上敕之曰親王護衛官自有常數凡各衛選撥隨侍漢王者令各還原伍不許稽留

冬十月上還南京

十一月復詔議建北京

時文武羣臣上疏云北京乃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此年聖駕巡狩萬國來同民物阜成禎祥協應

天意人心昭然可見然陛下重於勞民延緩至今臣等切惟宗社大計正陛下當爲之時況今漕運已通儲蓄充溢財用具備軍民一心營建之辰天寶啟之乞早賜聖斷敕所司擇日興工以成國家悠久之計以副臣民之望上從之

召英國公張輔還京以豐城侯李彬鎮守交趾

十二月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先是上命儒臣採古名臣直言如張良對漢高鄧禹對光武諸葛孔明對昭烈及董賈劉向谷永陸贄奏疏之類彙錄以覽至是書成上覽而嘉之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爲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刊

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

陞戶科都給事中胡濙爲禮部右侍郎修撰沈度爲侍讀學士  
中書舍人沈燦爲翰林院修撰

免貴州布政司及所屬郡縣官三年赴京考績以新設官同時  
到任

命監察御史黃家載巡視交趾

永樂十五年丁酉春正月戊子朔

神僧傳成

丁酉大祀天地於南郊

倭寇浙東

二月廢谷王穗爲庶人尋自焚死

谷王穗以金川門迎駕功寵賚特厚封長沙之國招匿亡命

習兵造船爲不軌。長史虞廷綱諫不聽。磔之都督張興懼禍。及密上變告。卻不聽。興過南京。啟皇太子曰。王不軌。有端。臣冒死聞上。上顧不信。臣必死。願殿下垂聽。臣他日臣家族請無從坐滅。獨臣死不恨。懋以蜀王賢爲眾心所歸。爲隱語致王曰。德蒼時不可言。桓文事。桓文時不可言。德蒼事。風誘之王。責諭不聽。會蜀王子悅燔負罪走之。懋懋納之。因詭眾曰。我往年開金川門。實出建文君。建文君今在我。所我舉事爲建文君。復辟蜀王。上變告上。太息曰。我待懋厚。念不宜有此。蜀王忠孝。又不宜欺我。昔張興嘗爲我言。我不忍信。及今果然。徵懋。至卽訊具。自伏於是。成國公勇都御史觀及諸大臣。露章言。周辟管蔡。漢戮安長。豈其不懷不得已也。願陛下以大義。故裁懋。敕天憲上曰。懋朕弟。朕不忍其令諸王博議。



上楚王楨等各議言榑違祖訓謀爲不軌蹤迹甚著大逆不道罪不赦上曰諸王奉大義固當然朕不忍也朕寧生榑廢勿王爲庶人榑闔戶自焚死興得無坐旣而代岷王皆罪廢於是諭天下諸司事關王府者遵祖訓啟王餘有司軍馬錢穀刑名諸務不許槩啟王王府事馳奏不待報輒行者罪之以楊士奇爲翰林學士

三月冊封皇太孫妃胡氏

妃光祿卿胡榮女也

漢王高煦之國樂安

初上在北聞高煦有異志及還問士奇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當悉知昨問義不肯言汝盍言之士奇對曰漢王始封雲南不肯行改封青州又不肯行今上將徙都彼欲畱守南

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上乃徐徐察之得其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及教習水戰等事欲免爲庶人皇太子懇救解乃詔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以處北甚邇若一旦有變可朝發夕擒也

建洪恩靈濟宮於北京祀徐知證及其弟知諤

初其父温事楊行密及温沒養子徐知誥代楊氏有國封知證爲江王知諤爲饒王嘗帥兵入閩靖羣盜閩人德之爲立生祠於閩縣之鼇峯累著靈應宋高宗敕賜祠額靈濟宮入國朝靈應尤著上聞之遣人以事禱之輒應閒有疾或醫藥未效禱於神輒奇效至是命立廟北京皇城之西賜名洪恩靈濟宮加封知證爲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普濟清微洞玄冲虚妙感慈惠護國庇民洪恩眞君知諤爲九天玉

闕宣化扶教上仙照靈普濟高明弘靜沖湛妙應仁惠輔國  
佑民洪恩眞君王爵如故仍命禮部新鼇峯之廟春秋致祭  
給洒埽五戶

上巡北京皇太子監國

命胡廣楊榮金幼孜扈從 按永樂中獻陵監國長陵北征  
有所宣制天子用廣運之寶曰敕皇太子用皇太子寶曰諭  
選武臣選簿御前亦用廣運寶東宮用功懋之記

夏四月恭順伯吳允誠卒

五月山東旱蝗

韃靼頭目史吉達兀等來歸命爲指揮千百戶

山西平陽大同蔚州廣靈等縣請分丁於廣平眞定屬縣就耕  
輸稅從之

明大正集要 卷一五  
禁兵器出境鬻賣

閏五月遣文武大臣分道經理漕運

禁僧尼私建庵院

交趾黎核潘强等作亂總兵官豐城侯李彬令都督朱廣勦之  
殺黎核於陣凡五百人生擒潘强陳可論阮昭范馬緩范伯  
高武萬等皆案法誅之餘眾追捕上嘉之令彬具功狀以聞  
又令自今土官土人能宣力効勞者卽上其功行陞賞時核  
之亂也順州守備土官段公丁陳思齊死之二臣皆交趾人  
從王師擒季犛父子平簡定陳季擴皆與有勞各累官至指  
揮同知至是力戰死

遣使齎敕往金鄉勞使西洋諸番內官張謙等及指揮千百戶  
旗軍人等

謙等使西洋回至浙江金鄉衛海上遇倭寇四千人時在舟者僅百六十人鏖戰二十餘合大敗賊徒殺死無算餘遁去上聞而嘉之陞賞官軍有差

六月以儒士郭張善爲翰林檢討

秋七月戊寅壽星見百官請賀不許

上曰比歲四方旱澇蝗疫鮮有爲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俱得其所賢者在位讒慝不作百官舉任其事政平訟理國家清明此可爲瑞壽星之瑞不足賀

馬哈木死封其子脫歡爲順寧王

刑科給事中阮瑑有罪誅

八月卻金丹毀方書

丹書乃甌寧人所進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爲方士

所愚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耶朕無所用丹丹令自食方書焚毀毋令爲他人欺

福建沙縣賊陳添保等伏誅

浙江嘉興府賊倪弘三等伏誅

弘三糾無賴千餘劫鄉村蘇松常鎮皆被害拒敵官軍多殺敗按察使周新立賞格督兵搜捕列木柵於小江港斷其走路賊趨北河新遣壯勇躡至桃源縣生繫其首數人送京師磔於市

庚戌晝太白見已位

九月蘇祿國王巴都葛叭答刺來朝還次德州道卒

上親爲文樹碑墓道畱其妃妾人等守墓令畢三年還國

庶人允通卒

懿文第三子也命以禮祭葬之

永新伯許成卒

成不知何許人永樂三年爲都督同知以發謀殺駙馬梅英者功封流伯歲祿千三百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冬十月遼東守將劉江請減泰寧等衛市馬米價從之

以是年兀良哈之地旱邊馬來者太多故議減

遣禮部員外郎呂淵使日本

時備倭將士擒數十人皆日本國又數年不貢故賜敕切責之明年四月日本酋源義遣使朝貢方物呂淵還

十一月以趙珰爲兵部尙書巡督塞上屯戍

工部右侍郎藺芳卒

芳山西夏邑人倜儻闊達讀書通古今持大節洪武中舉孝

廉歷刑部郎陞吉安知府先是吉有知府朱仲智甚得民心被召改重慶府民思慕之芳至處事曲當民更大喜時吉水有無賴民詣闕言縣有銀冶烹鍊可獲厚利上遣官覆視父老泣訴於芳曰卽用無賴者言吾屬不能保而邑有無窮憂矣芳鞠詣闕告者叩頭伏辜芳遂草奏大略謂告者愚昧妄意上陳今詢邑人長老皆云素無銀冶卽不實甘受斧鑕之誅得旨罷其事又歷陞工部侍郎吉安自芳去其民思慕賢守必曰朱蘭云

金水河及太液池水凝瑞百官請賀不許

敕諭曰朕德涼薄託於萬姓之上懼弗克負荷夙夜祇事不敢暇豫比歲以來卿等一遇祥異輒進表賀顧朕冥昧寧不自知夫戒謹者治之所興宴安者亂之所自卿等以精白乃



心勵臣職奉成憲用以輔朕共承天休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其母因是而有怠心又命行在禮部移文中外諸司一遵成憲愛恤軍民必崇實惠且以農桑衣食之本必及時勸課學校育材之地必加意勸勉賦役必均平科徼必從實祭祀必誠敬刑獄必平恕孝順節義必旌表鰥寡孤獨必存恤材德遺逸必薦舉邊徼備禦必嚴固倉庫出納毋侵欺有司官吏貪暴曠職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具實糾舉十二月安惠王卒無子國除

永樂十六年戊戌春正月壬子朔

安南黎利反總兵李彬遣兵討之利敗走

甲子大祀天地於南郊皇太子代行禮

陝西耀州民獻玄兔禮官請賀不許

上以圖及詩表諭太子曰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歲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免之異喋喋爲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汝將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詩及表則瞭然矣

太僕寺卿楊砥卒

砥澤州人洪武中由進士任行人上黜揚雄進董仲舒廟祀之疏太祖從之陞參議建文時以上敦睦疏言不宜自翦其附枝致罷去上起爲鴻臚寺卿喪父廬墓三年後陞禮部侍郎坐巡河渠失職降工部主事改禮部命簡閱馬陞今卿馬

大蕃息母喪以哀毀致疾未至家而卒蓋勤敏有守而孝行尤篤云

二月命行在翰林院侍讀曾棨侍讀王英爲會試考官

取董璘等二百五十人

修山西大同等衛沿邊城堡

禮部郎中秦政學有罪伏誅

政學心狡險專務掇人過失且姦貪人莫敢發至是有告其典科舉受賂者上咨於眾並得其他罪立誅之輿論稱快

三月廷試賜李騏劉江鄧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選董璘等爲庶吉士

納黑失只罕爲從弟歪思弒之而自立徙其國西更號亦力把里

姚廣孝卒

廣孝常州人從釋氏學善詩文炯有謀略太祖命十高僧分往各藩府勸善孝至燕藩往慶壽寺時上已有謀心許孝可託不敢言試一聯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卽對曰世亂民貧王不出頭誰作主遂稱旨置幄中凡檄遣機向悉孝指授賜今名官太子少師封榮國公諡恭靖載名臣

夏四月設北京河南各處遞運所凡二十一所各置大使一員五月夏原吉等進太祖高皇帝實錄

賜鈔帛有差命另錄一本藏古今通集庫

敕諭成山侯王通往陝西清理軍政

敕曰邊備國之重務其軍政不可不肅昔太祖高皇帝數命公侯重臣清理所以軍政修舉今西北兵備尤爲急務而各

衛所比年軍政弛慢官多具員卒多缺伍緩急何以制之今命爾往陝西及潼關等處視軍實務俾隊伍整肅甲兵堅利備禦嚴固庶幾國家有足兵之美爾其勉盡厥心用副委任時寧陽侯陳懋鎮寧夏都督費瓛鎮甘肅皆遣敕諭之

大學士胡廣卒諡文穆

廣吉水人性沈靜謙約難干以私果於義事於利不苟取所與交必輔之於善上簡入內閣七人以廣爲首推論思宥密十有七年始終一節而輔導東宮扈蹕行幄時各有發明周訥建請封禪作卻封禪頌奏之丁憂召還以郡縣窮治奸惡外親屬民奏得詔罷典試讀卷鑒別分明其纂修經書性理大全及高皇實錄充總裁官志於扶名教獎善類鋪揚文治爲一代大典云載名臣

明大政纂要 卷十五  
陞主事李時勉爲翰林院侍讀陳敬宗爲翰林院侍講

永康侯徐忠卒

忠合肥人洪武三十五年以靖難功封歲祿千一百石至是薨子安嗣成化十七年薨孫錡嗣弘治十五年薨庶子溥嗣嘉靖三十五年薨子喬松嗣薨子文偉嗣

六月詔纂修天下郡縣志

禮部遣官博采事蹟及舊誌書

遣禮部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

實密察皇太子也濙密奏誠敬孝謹上疑始釋

應城伯孫巖卒

巖鳳陽人洪武三十五年爲都指揮僉事以靖難功封歲祿千石永樂十四年安置交趾召還至是薨子亨嗣二十一年

薨子英嗣尋薨弟傑嗣景泰二年薨子繼先嗣弘治十六年  
薨子鉞嗣嘉靖十八年薨子永爵嗣三十五年薨子文棟嗣  
秋七月以輔導有闕逮右贊善梁潛及司訓周冕下獄死

潛初以文學簡侍皇太子監國會南京有陳千戶害民取罪  
皇太子令謫交趾立功尋念其舊軍功宥之或言不當宥上  
以潛及冕預聞不諫遂逮下獄後冕在獄不謹併潛皆死  
八月遼東總兵劉江請築堡於金州衛金線島從之

江言本島西北望海塢上其地特高傍可住劄千餘兵守備  
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於此築堡備倭離金州  
城七十里凡有寇必先過此爲濱江襟喉之地乞用石壘堡  
築煙墩瞭望

置通州衛通濟倉

丙戌旦壽星見

光祿寺卿張泌卒

九月擢吏科都給事中陳諤爲順天府尹

禁遼東沿邊官軍出市馬

冬十月楊士奇緝周易本義以進

皇太子覽而喜之

十一月免浙江江西湖廣蘇松民營造令餽運北京

十二月申嚴官吏贓禁

上諭法司曰唐太宗惡官吏貪濁有犯贓者必置於法故吏  
尙清謹民免於培克貞觀之治所以爲盛朕屢敕中外諸司  
不許妄役一夫擅斂一錢而不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  
良農必去根莠者爲害苗也繼今犯贓官吏必論如法



復副都御史虞謙官

武當山宮觀成

賜名太嶽太和山山有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二十四澗峯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巖上軼游氣下臨絕壑紫霄南巖舊皆有宮南巖之北有五龍宮俱爲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燬至是悉新建之五龍宮之東十餘里名玄天玉虛宮紫霄曰大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五龍曰興聖五龍宮又卽天柱峯頂冶銅爲殿飾以黃金範眞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洒掃給田二百七十頃並耕戶以贍之仍選道士任自垣等九人爲提點分主宮觀凡爲殿觀門享堂廚庫千五百餘楹上親製碑文以記之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五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六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永樂十七年己亥春正月丙午朔

二月蹇義起復

義丁父憂詔起令還南京輔監國如舊

三月頒爲善陰隲書於天下學校

善者一百六十五人上親製序

令禮部於大誥例內出題試士

夏四月

五月

六月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奴於海塢封江爲廣寧伯

先是賜誥印封其王爲日本國王名其國鎮山曰壽安鎮海

山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入若人船踰數挾兵刃器以寇論然倭時時掠海上不爲止久之江鎮遼東行視金線島有堦曰望海特高海諸島可俯而瞰也念可營屯以控海乃請築城堡置烽堠爲瞭望一日瞭者三海東南島夜舉火有光江計寇且至將馬步軍伏堦上堡備之簡銳卒伏山下以待待旗舉礮鳴卽起共夾擊明日倭二千餘乘海艚逼堦登岸魚貫行一酋貌猛甚揮兵登如入無人境江募食秣馬不爲動而潛遣壯士間行往伺賊賊畢登則盡焚其艚已而賊至堦江披髮出搏賊舉旗鳴礮伏盡起夾擊倭大創走櫻桃園自閉空堡中我師追圍之將校皆奮請入擊不許已而開西壁縱之倭急走張兩翼夾擊俘斬千數百倭跳身急走艚則艚又焚盡爲焚舟卒所縛無

一人得脫者凱還將士請曰公見敵而秣士馬臨陣披髮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乃卒收功何也江曰寇遠來逼塙我飽以待饑逸以待勞固治敵之道賊始魚貫來爲蛇陣作眞武狀懾之亦愚士卒耳目而張其氣也賊入堡有必死心夫困獸必鬪缺生路縱之走業焚舟待之此所以盡遺我禽也事聞上賜敕褒劉將軍封廣寧伯自是倭不窺海上者數十年始方國珍張士誠據濱海諸郡人習兵方張旣禽密而逋者悉航海附倭故洪武中倭患特數上旣命築城增戍又置十千戶所於海上招沿海島人蠶戶賈豎魚丁盡籍以爲兵於是海上惡少得衣食縣官然華夷相糾故寇盜不衰非廣寧斯役禍固不止也然夷終猾獍時時拏舟載方物器械以來遇防守嚴輒陳方物云入貢卽貢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請俯

順夷情主客輒爲條奏許貢云不爲例得宴賜市易去後再至亦如之伺無備戎器出剽掠殺虜亦滿載去無問得閒不得閒無不得意去者

附錄 初山西行都軍士採石青於沙靜州舊塘用工多而所獲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餘步夫役發其下得石青加倍色更鮮明都指揮李謙繪圖以進

秋七月行在戶部上運糧議

江浙湖廣及在京水軍等衛軍士仍畱轉運餘衛所令營造如夫役不敷則於江浙湖廣南直量雇於淮安臨清給糧轉運其各處歲徵原在淮安等處輸納者如故

八月

九月列仙傳成

御製佛曲成並刊佛經以傳

梵刹自此益甚矣已詔軍民子弟自削髮爲僧者並父兄逮赴五臺山輪作訖著籍宛大種田實京師其守經正峻治防大智不惑又如此

冬十月命故大學士胡廣之子種爲翰林院檢討

十一月甘露降孝陵松柏三日

十二月敕武臣飭武備

上曰國家盛衰存亡係於武備之張弛漢唐世遠姑置不言近如宋太祖太宗時將勇兵強暴亂削除及嗣主荒淫軍政廢弛羣雄並作竟至覆亡我太祖高皇帝受命定鼎將效謀士奮勇肅清奸宄遂建洪業朕嗣位以來夙夜惕勵惟恐蹈宋元覆轍以墜丕緒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宜嚴

飭武備爲國爪牙而比來紀律廢墜軍士逃伍不問甚且賣放回軍有程限而縱之或五六年或十年故軍伍益虛猝有緩急當何如應是皆爾等下不恤軍上不憂國之所致也自今宜鑒古人之得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奸宄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罪無赦

巡按交阯御史黃宗載議考覈郡縣官

宗載言交阯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今府州縣官多係兩廣雲南等處歲貢生員下第舉人因其願仕遠方遂授以職既乏大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所以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候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到任二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



其廉污能否實迹以憑黜陟庶幾有所勸懲上從之因謂吏部曰守令民之師帥不得其人民受其殃前除交趾郡縣官出一時之權宜今御史所言良是繼今宜慎選之

附錄楊榮上疏言十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積弊上覽而嘉之密謂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心腹之臣恐羣臣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俾御史鄧真入奏眾皆股慄免冠請罪詔諸司卽悛改怙終者不赦

泰寧侯陳珪卒

珪泰州人洪武三十五年以靖難功封祿千二百石子愉嗣二十年坐法下獄死庶兄子鐘嗣宣德五年薨子灝嗣七年薨無子弟瀛嗣正統十四年扈駕北征陣亡無子弟涇嗣成化八年薨子恆嗣弘治七年薨子璇嗣正德七年薨子儒嗣

嘉靖十二年薨子璉嗣無子弟璠嗣薨子良弼嗣

交趾賊良師魯范公擲等作亂總兵李彬等率師攻破之

永樂十八年庚子春正月庚子朔

己酉大祀天地於南郊

命楊榮金幼孜爲文淵閣大學士

福建龍溪縣掌縣事知州劉孟雍卒

雍南昌人以賢良授知縣首至以計擒陳永定之積寇又覈戶實均徭役流民復業勸農桑禁淫祠衛善抑奸邑以大治任滿陞州民乞畱令以陞職還治

閏正月擢人材爲各布政司官

馬麟盛頤俞景周周克毅俱左布政孫豫江潤艾英右布政陸勉吳衡左參政楊徵李泰右參政趙英金恕右參議

二月山東妖婦唐賽兒作亂命安遠侯柳升率兵討之山東都指揮使衛青擊破賊眾於安邱逮升下詔獄

賽兒蒲臺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翦紙爲人馬相戰鬪往來益都諸城安邱莒州卽墨壽光諸州縣煽誘愚民於是奸人董彥昇等各率眾從之擁眾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柵寨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閒衝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遣人馳驛招撫之三月直隸沂州衛奏莒州賊董彥昇等聚眾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爲號大行劫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上敕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石柵寨賊遣人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升卽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

與戰多被殺傷都指揮劉忠力戰死賽兒與其黨劉信等潛遁黎明升等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等竟不獲會先是賊首賓鴻等攻安邱知縣張旆縣丞馬撝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據戰賊不能攻復率莒州卽墨之眾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賊聲言屠城將陷時山東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邱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猝至城下奮擊敗之賊收餘眾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大敗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十餘人皆斬之旣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猝出之青不爲屈是日鼇山衛指揮王眞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眾於諸城盡殺之械首惡送京師山東賊悉平行在刑部尙書吳仲等劾奏柳升奉命征鄆山東妖賊唐賽兒等聖諭諄諄指授方略升受命不恭不卽就

道敕諭以賊徒憑高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進功升全不留心及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斫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不救致忠力盡而斃賊乘閒遁去升指揮馬貴等追之所過騷擾不可勝言升亦不問及備倭都指揮衛青聞賊圍安邱急躬率所部兵晝夜兼行遂敗賊眾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而摧擊之人臣不忠莫此爲甚請治其罪上曰朕每命將遣師必反覆籌度丁寧告誡俾圖萬全今升方命失機媚功忌能不可宥遂下升於獄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爲尼或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姑逮至京詰之後山東俘賽兒黨三千餘人至夏原吉入奏曰諸所俘俱平人上悉原之眾遮道呼公生我原吉曰朝廷之恩我何

與焉

三月

夏四月廣寧伯劉江卒

江宿遷人總戎遼東謀略不凡永樂十七年封伯歲祿千二百石世襲至是薨子湍嗣宣德九年薨無子弟安嗣進封侯成化七年薨兄子瓘嗣於十五年薨安子璇仍嗣伯弘治二年薨子佶嗣嘉靖元年薨從子泰嗣二十六年薨子允中嗣萬曆十八年薨子嗣德嗣

湖廣副使靳義卒

義淇縣人爲御史糾貪決疑吏民畏服皇太子嘗旌其廉及陞副使首正廉使吳公悅都指揮王玉賊罪風紀肅然

五月交趾參政侯保馮貴率民兵禦黎利賊死之

保爲政廉恕富有材略其死也人皆惜之

六月頒孝順事實書於文武羣臣及兩京國子監天下學校

孝者凡二百七十人上親製序

丙午夜北京地震

秋七月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卒

素易樂平人初知盱眙廉能平恕陞金華同知治行益著永樂初坐累謫戍未幾以左通政奉命諭交趾還奏稱旨復奉命廉田宗鼎罪狀得實復除衡州擒峒寇龍卯銘又爲文檄山神噬人虎死道側會有告衡州民匿谷庶人貨財並劾素易死獄人咸惜之

黔國公沐晟來朝進白鹿

四川萬縣饑振之

命與安伯徐亨都督吳成往開平備虜

命戶部募商中鹽大同以備邊用

河東鹽每引米三斗五升淮浙鹽每引米四斗

八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修孝陵殿

九月北京宮殿成

凡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復於皇城東南建皇大孫宮東安門外東南建十王邸通爲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月興工至是成封都督郭義爲安陽侯薛祿爲陽武侯金玉爲惠安伯薛斌爲永順伯皆流爵子孫並世襲指揮使陞營繕司郎中蔡信爲工部右侍郎其督工文武官及軍民夫匠賜鈔有差



命夏原吉齋敕召皇太子

山東諸城縣獻龍馬

先是縣民有馬牧於海濱一日雲霧晦冥有物蜿蜒與馬接至是產駒麟臆肉髮體具龍文其色青蒼蓋龍馬云

擢教授蘭從善林長榭教諭徐永達並爲翰林編修同吏科給事中陳山從皇太孫講讀

冬十月辰州府同知劉叔恣卒

叔恣廬陵人初任沅陵縣有惠政流民皆復業陞刑部主事尋召修永樂大典沅陵縣民乞還遂陞辰州同知一州七邑之民戴若父母及建北平率郡民就役歲餘卒役者載其喪

葬辰州

癸亥甘露降孝陵松柏皇太孫採薦宗廟遣人表獻

十一月以明年御新殿受朝詔天下

敕曰開基勦業興王之本爲先繼體守成經國之宜尤重昔  
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君主華夷建都江左以肇邦  
基肆朕纘承大統恢弘鴻業惟懷永圖眷茲北京實爲都會  
惟天意之所屬實卜筮之攸同乃倣古制徇輿情立兩京置  
郊社宗廟卬造宮室上以紹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  
詒子孫萬世之弘規爰自營建以來天下軍民樂於趨事天  
人協贊景貺駢臻今已告成選永樂十九年正月朔旦御奉  
天殿朝百官誕新治理用致雍熙於戲天地清寧衍宗社萬  
年之福華夷綏靖隆古今全盛之基故茲詔示咸使聞之

改京師爲南京稱行在所爲京師

遣官齋敕召皇太孫

附錄 皇太子過滁州登瑯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宋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蓋皇太子爲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常命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而勉之。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旁。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者。老進謁有知太祖龍興時事者。雷從容與語。賜勞優厚。過鄒縣。見民持筐筥盈路。拾草實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爲食。爲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老稚。皆衣草結不掩體。竈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之耆老。問疾苦。具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

民窮如此亦動念否執中言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徵皇太子曰民饑且死官尙及徵稅耶宜剋日速發官粟振之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吾見上自奏也後至京奏之上喜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喪况吾赤子乎振之是也計振過饑民十五萬三千七百三十四戶給粟四十七萬九千一百七十石

十二月皇太子皇太孫至京師

陞知府顧鼎爲福建右參政

設廣積通積抽分竹木二局

命法司出繫囚輸役贖罪

改鑄北京夜巡銅牌

立東廠命內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情以聞

按此不見正史會典據大學士萬安成化十八年奏罷西廠  
內云文皇帝建立北京防微杜漸初令錦衣衛官校暗行緝  
訪謀逆妖言大奸大惡等事猶恐外官徇情隨立東廠令內  
臣提督控制之彼此並行內外相制云云故攷訂於此

永樂十九年辛丑春正月甲子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

是日早躬謁太廟奉安五廟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詣天  
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  
安大社大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  
甲戌大祀天地於南郊

戊寅大赦

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祐繼承大寶統馭萬方祇勤撫綏夙

日方正集卷之六十一  
夜無閒乃者做成周卜洛之規建立兩京爲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祇事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宏敷寬恤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

改楊士奇爲左春坊大學士

安陽侯郭義卒其子襲指揮使

二月虜酋阿魯台寇寧夏

命都督胡原及梁銘薛山率官軍捕倭寇

命大學士楊士奇侍講周述爲會試考官

取中陳中等二百人

三月廷試賜曾鶴齡劉矩裴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改衛恕等爲庶吉士是科薛瑄劉球于謙皆名臣

夏四月庚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肆赦求直言

敕曰朕恭膺天命祇紹鴻圖爰做古制肇建兩京乃永樂十九年四月初八日奉天等三殿災朕心惶懼莫知所措意者於敬天事神之禮有所怠歟或祖法有戾而政務有乖歟或小人在位賢人隱遁而善惡不分歟或刑獄冤濫害及無辜而曲直不辨歟或讒慝交作諂諛並進而忠言不入歟或橫征暴虐剝削培克而殃及田里歟或賞罰不當蠹財妄費而國用無度歟或租稅大重徭役不均而民生不遂歟或軍旅未息征調無方而饋餉空乏歟或工作過度徵需頻繁而民力凋弊歟或奸人附勢羣吏弄法抑有闡茸罷軟貪殘縱恣而致是歟下厲於民上違於天朕之冥昧未究所由爾文武羣臣受朕委任休戚是同朕所行果有不當宜條陳無隱庶

圖俊改以回天意於是戶部尚書夏原吉上言愛民所以敬天也乞蠲逋賦及芻糧採辦金銀課程優恤流移以回天意上從之侍讀李時勉等上書言事其略曰天下有司官吏不能皆賢已蒙敕監察御史按察司考覈黜陟所司不加詳察其謹厚廉介不能逢迎阿附者多考平常而貪墨奸詭善於趨媚者多署稱職人無勸懲宜歲敕按察司廉正官徧歷郡縣察其治行仍命監察御史覆覈具奏果勤慎廉能政績顯著者請加賚增敕以勵其志貪黷掊克怠政廢職者請即時黜罰以警其餘如有善不舉有惡不糾致賢否混淆他日廉勘得出罪坐所考之官又言連年四方蠻夷朝貢之使相望於道罷敝中國宜明詔海外諸國近者三年遠者五年一來朝貢庶幾官吏兩便又言江西湖廣浙江並直隸應天等處



秋糧每年運赴北京道路險遠困敝不堪宜於淮安徐州濟  
寧濱河置立倉廩量地遠近分撥運納別設法運至北京少  
紓民力又言近年營建北京官軍悉力赴工役及餘丁不得  
生理衣食不給有可矜憫宜敕官軍加意撫卹增給月糧寬  
其餘丁差役使給其家又言比來兵政不修武備廢弛宜敕  
內外武臣各整部伍以時操練用備不虞從之時給事中柯  
暹御史何忠徐瑤鄭維恆羅通刑部主事高公望庶吉士楊  
復等並言時政上披覽皆嘉納之侍講鄒緝又上書其略言  
皇上紹大統建北京工力浩大科派亦繁羣臣措置失宜所  
需無藝措克宥官坐相蠶食民窮無告猶不知恤使百萬之  
眾終歲供役耕種不時農蠶廢業至於斬桑棗以供薪爨剝  
桑皮以爲楮料民之衣食既無所資而官司橫征日甚一日

民生無聊愁歎滿室卽如買辦青綠顏料本非出產而科派千數百斤每大青一斤常須二萬貫鈔方得進收而曾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費且用事之人不思人爲國本使羣匠小人假勢驅迫號令方出卽欲移徙孤兒寡婦坐受暴露所徙之處屋室方完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遷移而不能定者及其既去而空地經月工猶未及此京師人民之受害所不能無怨讟者也貪官污吏徧布內外剝削之患及民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出差誅求無量官吏奉承惟恐不及閒有廉潔愛民卽以讒毀罹罪是以賄賂公行貪污成風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處人民饑荒至剝樹皮握草根簸稗子以爲食而官無儲蓄老幼流移民窮財匱如此而猶徭役不休征斂不息京師僧道聚集萬餘日食廩米而百姓糠粃不足至食

草木此亦奪民食以養無用者也至於報效軍士厚與糧賜而乃驕傲橫恣擾害良民此乃姦詭懼還原伍假此爲名以圖規避非真有報效之心此豈可以信用之乎朝廷歲令天下有司織錦段鑄銅錢遣內官齎往外番及西北買馬收貨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及其一二耗費糜敝莫甚於此且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令既竭天下之所有以與之而所得駑馬散與民間畜養及至死傷輒令賠償馬戶貧困則復鬻賣妻子此又其害之大者昔晉武帝徙胡人於河南內地羣臣皆諫以爲不可武帝不聽其後卒致五胡之亂今乃許令韃靼胡人入中國以鞍馬弓矢居室牛羊衣服盛具供帳以待之此等皆窺覘中國姦細之人彼其背本主違鄉土而居中國是必有不可不察者謂宜來朝之後卽遣歸本國不必

畱之以爲後日子孫之患至於宮觀禱祠之事自古有國者  
深戒漢武帝嘗極意以求而卒無其驗取譏後世亦宜去而  
絕之不當事無益而害有益凡此數事皆足以傷和氣失民  
心違天意怨讎之興實由於此臣等願陛下深下明詔散遣  
工匠停止役作使天下之人得遂其父母妻子相安相樂之  
心罷絕西番買馬之役勿令復出四夷外國來朝貢者賜賚  
而遣之勿使久居中國有願畱者亦宜遣令出塞俟三四年  
以後議之冗官濫員宜沙汰之使歸田里有可用者亦使暫  
歸俟其官有闕則取用之簡拔賢才申行薦舉官吏有貪賊  
壞法爲民害者在內則令六卿大臣及監察御史在外則令  
按察司官按覈其實而罪黜之勿復寬貸若有廉能之官善  
績昭著許令保薦於朝量加陞擢使有激勸大抵敦教化厚

風俗勵廉恥勸善良此有國之先務至於宮廟禱祠之事亦宜罷絕無聽其妄近者大赦天下法司執滯當條罪者無大干涉尙復拘繫亦乞重加湔洗使之自新常爲京職者則降出於外復還舊職蠲除租賦一切征斂科需不急之務悉乞停罷饑荒之民令所在有司發廩振濟或官廩不敷則勸令富戶出粟以振俟豐收俾償之奸人細民有以詭術異道惑人者則抑絕而禁止使不亂吾民之教信賞罰一號令使人有所守而不疑賜予有節而不濫財出有經而不妄至於邊防守禦之臣則令其修飭軍伍謹察烽堠以防寇盜凡此皆保安至計消弭災變之大道也今天意如此災變已極當還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爲數年之後天意旣回始可爲之不宜聽信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

以誤陛下於其後臣不勝惓惓輒冒斧鉞誅謹陳其愚以復  
明詔疏入從之

敕蹇義等巡行天下安撫軍民

每省直用九卿給事官各一員時上欲問兵民休戚及文武  
官吏之賢否而黜陟之義謂國家多事之際悉以法繩之人  
將不勝特出其太甚者數人餘多見寬假而兵民利弊當建  
革者具奏行之

禮部侍郎儀智乞致仕許之

智高密人溫重端慤由教官歷知高郵州寶慶府所至得民  
陞通政兼春坊又陞湖廣布政使坐累謫都指揮使會龔忠  
入見上問湖湘老儒忠以智對卽召爲禮部左侍郎遇事是  
非無附會上信之用翰林諸臣言命侍皇太孫啟迪匡翼克

舉其職年八十歸賜獎諭未幾卒

以災異免萬壽聖節慶賀

五月陞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恆羅通等爲交趾知州

時暹等應詔言事頗訐直上嘉納之然詞涉工部尙書李慶不能平數請上罪之上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又曰朕於今欲聞過古之明主皆獎直言今汝數請罪之是欲朕爲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過失若誠有卽因而改之豈不有益果若無之於汝何損今罪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汝等之過矣於是慶等薦暹等才堪牧民得旨皆陞知州亦保全意也

交趾總兵李彬請分軍屯田供糧餉從之

六月振蘇州吳縣浙江西安縣江西瑞安縣饑尋又振直隸之

寧津高邑歛縣湖廣之新寧福建之上杭縣

詔各處歲貢生照洪武三十年例府一年縣二年一貢州四年

三貢

秋七月嚴自宮禁

惠安伯金玉卒

其妾田氏自經以殉贈淑人

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庚子旦壽星見

命戶部出粟豆貯長安轉輸開平

九月殺主事蕭儀

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儀言尤峻故殺之科道官皆上言朝廷不當輕去金陵故有此災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



密議數月而後行言者因劾部院大臣上命言官大臣俱跪  
午門對辯眾大臣陳英等皆抗言科道書生不知大計宜加  
重罪原吉獨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况應詔陳  
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合當有罪中使  
入復命上命出再問之原吉對如初上悅遂兩宥之傳旨令  
回各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或尤原吉背初議原  
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實上憐之若言官  
得罪所損不小眾始歎服然無救於蕭儀之殺亦可悲矣  
令戶部開中鹽於廣寧倉濟遼東邊儲

淮浙鹽每引米五斗

冬十月阿魯台數寇邊

陞侍講鄒緝爲左春坊左庶子庶吉士董璘爲編修郎中段民

爲山東左參政

赦黎利爲清化知府

十一月議北征逮戶部尙書夏原吉工部尙書吳中繫掖庭獄  
兵部尙書方賓暴卒

初上以北虜攜貳欲親征召原吉等議原吉言頻年師出無  
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況今災眚屢作內外俱疲聖體少安  
遠涉風沙誠未便宜休養兵民而嚴敕邊將備禦上召賓賓  
言糧儲不足遂召原吉問邊儲對曰僅給備禦之用不足以  
給大軍卽令原吉整邊儲於口北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上  
以邊廩空虛不懌原吉至開平上命錦衣官立取回至則方  
起厥理儲錦衣官促之原吉曰姑候畢此不然恐有侵盜及  
至上問征虜得失對如初厯言自古不勤遠略之意命繫於

內宮監大理丞鄒師顏嘗署戶部並繫之於是賓懼遂自經  
上聞之曰朕未嘗有罪賓意何遽自殞蓋猶惜其才居數日  
浸聞其平日驕恣狀怒曰生當誅矣命戮其屍原吉在獄皇  
太孫屢請赦之上命中使覘之因問曰上待公厚今繫之暴  
亦有怨乎原吉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上意頗解猶  
繫之後駕至榆林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

敕內官楊慶御史譚源清點勘南京並直隸衛府州縣倉糧遞  
年出納之數

侍讀李時勉坐累下獄

分遣內官楊實御史戴誠等查勘兩京及天下廣藏遞年出納  
之數

以將親征遣侍郎張本等往山西等處督有司造車輓運

十二月以李慶爲兵部尙書

命戶部開中鹽於交州等處濟軍餉

永順伯薛斌卒

斌昌平人永樂十八年以督營造功封流伯祿九百石至是  
薨特予世襲子壽重嗣正統十四年北征陣亡子輔嗣成化  
十二年薨子勳嗣正德六年薨子璽嗣爲指揮使

永樂二十年壬寅春正月己未朔日食免賀

上諭禮部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况在正旦永念厥咎凜然於  
心卿等宜各修厥職以匡輔不逮

辛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豐城侯李彬卒

彬定遠人永樂元年以靖難功追封歲祿千石以平安南加

祿五百石至是薨子賢嗣景泰二年薨子勇嗣成化十八年  
薨無子從子熙嗣三十一年薨無子從子燭嗣隆慶四年薨  
無子從子環嗣

一月命英國公張輔同六部議北征餽餉

輔等議分爲前後二運前運用總督官四人其分管領車運  
者二十六人驢運者二十五人後運者用總督二人分管者  
二十七人共用驢三十四萬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十三  
輛輓車民丁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糧三十七萬石  
除浙江烏程縣戶絕田糧二萬九千五百四十七石有奇

三月虜寇興和殺守將王渙上親征擊阿魯台破之遂擊兀良  
哈蕩其巢班師

是時虜頗桀敖虜使至上拘留苦之而虜寇興和上親征類

於上帝告於宗廟社稷厥明軼承天門馮居庸北山川告旗  
纛大歲風師雷師雨師又四日抵雞鳴山虜夜遁釋不追曰  
虜譬諸狼貪一得所欲卽急走追之徒勞俟草青馬肥道開  
平踰應昌出不意蕩其巢未晚也至四月上駐蹕龍門雲州  
恐寇設伏於險敕前鋒朱營等旦暮勤哨瞭五月駐獨石大  
閱上謂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  
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  
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右前後無不中節矣是日親製平  
虜三曲令將士歌以自勵召張輔柳升陳懋鄭亨薛祿張信  
孫亨譚忠徐亨各將令就營中馳射上親觀之惟輔升懋連  
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託病不至  
降充辦事官上謂曰爲將之道智勇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

無敵勇也計算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有勇無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又曰御眾之道固雖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之於子弟士卒附將帥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尤須和協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及車駕次行州命戶部以山西河南山東所運糧六萬餘石儲於山海時營陳甚設上所統大營居中外分居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內步卒外騎卒神機營環騎卒之外又外有長圍周二十里而軍令軍中樵牧毋得出長圍外爲慎防是時上在軍中率起自五鼓或親閱將卒或計議軍務夜坐帷中或與侍臣論經史或與諸將論兵法至忘寢食

未嘗少逸又敕戶部運糧萬二千石兵仗局運火藥千斤赴開平爲守城具六月次威遠川開平報虜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擣巢故爲此牽制之術脫分兵正墮其計此其眾不多知大軍北必破膽矣其何敢攻城毋分兵己未次殺胡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輜重於闊欒海之側與家屬北遁上曰獸窮則搏虜或挾詭謀示弱以誤我無爲窮追盡收其畜產焚輜重而還遂班師是夜召諸將諭曰阿魯台敢爲悖逆者以兀良哈爲之羽翼也今阿魯台狼狽北遁而兀良哈寇尙在當還師翦之諸將皆曰然請分兵疾進遂簡步騎二萬分五道疾走之且授之方略曰兵貴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虜聞有師報必西走朕親以兵從西道要擊之虜破必矣五軍會而兀良哈果



驅牛馬羊車輻西走陷澤中上麾兵蹙之斬首數百級餘自蹂踐死者枕籍餘散走其地背河前左皆山上乘高望見虜眾復聚乃麾兵繞山後躡之而令甲士持神機弩入深林爲伏曰寇至乃發已寇突而左右師馳之走林中林中伏卒起虜大驚走渡河大潰死傷略盡餘數百人躍馬走上曰此首虜所居疾擊之追奔三十里蕩其巢而還其餘寇潰散山谷及老弱皆詣軍門俯伏待罪命釋之

夏四月倭寇浙東

敕皇太子宥軍官罪繫者送軍前立功  
念運餉丁壯勞苦命郡縣復其家一年

五月敕皇太子以軍機重務令五府六部商議至當啟行不必奏來又敕文武羣臣協心輔導

六月河南右參政趙儀罷職督轉運

儀罪當徒皇太子令爲辦事官督運

太僕寺丞王忠謫邊戍

忠以閱馬受賄皇太子故戍之

秋七月設四川龍州鐵冶

工部尙書宋禮卒

禮河南永寧人洪武中由太學生爲僉事坐事左遷上卽位  
歷陞工部尙書治河及營建北京命取材於蜀伐山通道深  
入險阻然馭下嚴刻小過輒繩以法在蜀數年民苦其酷云

八月以班師遣書諭皇太子及頒詔天下  
命武安侯鄭亨揚武侯薛祿守開平

修北京國子監

廣東右布政使王公亮卒

公亮華亭人初由吏部給事陞府丞陞四川右布政使上卽位改廣東居官簡靜政持大體所至廉重愷悌人皆悅服時有僉事梁觀當塗人由國乎生擢吏科給事僉廣東剛介廉平振勵風紀嘗按潮會有寇劉脫嘯聚將議勦觀傳檄諭禍福脫感悟卽率眾歸一鄉免兵甲之禍又大雩禱雨霑足以疾卒於潮潮人哀之肖其像祀於昌黎伯之祠

九月上還京躬告天地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百官表賀平胡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講鄒緝卒

緝吉水人博極羣書文無雕繪由學官陞助教改侍講陞宮坊與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甚爲上所信性澹泊居官勤慎持論必正待友必厚卒家無餘貲藏書數千卷而已同時有

左贊善陳仲完者長樂人也溫厚質實至論事據理揆義無  
回撓嘗奉詔汰冗官仲完直註當畱當汰人服其明決又奉  
命授皇太孫經多所裨益皇太孫嘗稱其賢後緝月餘亦卒  
又有陳濟者常州人尙書洽之兄博學強識詔修永樂大典  
自布衣召爲總裁書成授右贊善皇太子深器重稽古纂緝  
之事悉以任濟而宅心平正能隨事敷陳後仲完未幾亦卒  
逮楊士奇呂震蹇義下錦衣衛獄

以士奇輔導有關震壻戶部主事張鶴朝參失儀皇太子以  
震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尋釋士奇復左春坊大學  
士

冬十月詔蠲復業者積負芻糧

彰德府磁州同知周原卒

原由進士任辰州吉安推官有廉平聲坐累免以薦起任蒲臺新昌二縣皆有惠政

十一月婺源知縣吳春卒

春建安人由進士知縣事初至民有數年逋稅未輸春從容勸化無幾悉辦事隙詣學舍與諸生講說經史寒暑不懈其居官廉勤抑豪猾清獄訟均徭役民甚德之嘗有飛蝗入境春虔禱蝗赴水死其卒也民皆思之

十二月命武進伯朱榮充總兵官鎮守遼東

閏十二月登州府寧海等八州縣饑振之

永樂二十一年癸卯春正月癸未朔

乙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二月復蹇義吏部尚書兼詹事府事

成安侯郭亮卒

亮合肥人洪武三十五年以靖難功封令世襲伯至是薨子晟嗣特子侯天順二年薨無子弟昂嗣仍伯成化五年薨子璜嗣弘治五年薨子寧嗣嘉靖元年薨從子瓚嗣二十七年薨子寶嗣

三月蜀王椿薨諡獻王

釋呂震復禮部尙書

執監察御史王愈等四人棄市

愈與刑部錦衣官四人會決囚誤殺無罪四人事聞命法司執而償命即日棄於市

夏四月瓦剌順寧王脫歡攻阿魯台敗之  
五月常川護衛總旗王瑜告變孟賢伏誅

初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啟皇太子處分太子仁明恤下宦官黃儼江保等尤見裁斥曰讒於上陰爲高燧地詐言上注意燧指揮孟賢等遂啟邪心會欽天官王射成密與賢言天象當有易主變賢等謀益急與弟孟三老軍馬恕田子和高正陳凱等潛謀結貴近進毒藥宮中候上晏駕卽以兵劫內庫兵仗符寶而分兵執府部大臣豫令高正僞撰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議以御寶領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布置已定正密告其甥瑜瑜曰舅氏奈何爲滅族計諫不止遂詣闕告上怒命急捕賊旣悉得召皇太子趙王文武大臣御右順門親鞫之上願高燧曰爾爲之耶燧惴慄不能言皇太子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爲耳遂並其黨伏誅而籍其家

六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江西左叅政王靈以賊事覺謫戍邊

秋七月命親征阿魯台以陳英柳升將中軍鄭亨孟瑛薛祿譚忠領左右哨張輔李安王通徐亨領左右掖陳懋等爲前鋒

時虜中有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上曰去秋此虜犯興和朕擣其巢復勦其黨兀良哈之眾窮亦甚矣今度朕旣得志必不復出故萌妄念朕當先馳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大兵出而輕肆妄動我因而擊之破必矣諸將皆云然遂命將部分旣定命戶部料軍實遂發京師八月誓將大閱敕諸將曰朕不憚勞勤屢率將士以驅除虜寇者非志於用武蓋爲中國生民計也爾諸將宜協心奮力夫有精兵十萬可以橫行天下一夫奮驅千人莫敵今以三十萬之眾當殘虜何患不克況



大義既正必有天助汝等勉之奮爾謀勵爾勇身先士卒不  
懈於夙夜將何功不成何名不立關羽張飛皆漢熊虎之將  
其生也忠貫日月其沒也廟食百世皆大丈夫所樹立也古  
今人才不相下爾等勉之如苟且偷逸不能卓然思奮事至  
而無謀敵至而無勇以至失機非徒隳敗乃功名國典具存  
朕不汝貸九月駕至沙城虜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來降備  
言魯台遠遁餘孽潰奔逃命無所乃授阿失等俱正千戶而  
遣將吳堯忠等率騎士三千偵虜息戒之曰孤軍遠出前無  
應援所恃者惟一心爾昔唐李靖以三千騎克復定襄威鎮  
北狄卿等豈肯多讓古人十月虜酋也先土千率部屬請降  
也先於虜爲黠亦阿魯台所忌而迫也上察其誠心納而撫  
之封爲忠勇王賜名金忠尋賜誥命鐵券金印玉帶時左右

皆贊上功德之盛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虜兵甲不用斯朕志也遂詔班師

釋李時勉復翰林院侍讀

八月禮部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

時濙還自均襄車駕親征北虜駐蹕宣府濙馳謁行在所上卧不出聞至喜而起召入見大笑且慰勞之曰卿馳驅良苦賜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道里郡邑豐嗇民情休戚以至所聞所見保國安民之事悉爲陳說上怡然納之向所疑慮者至是皆釋比退漏下四鼓矣濙又具奏太嶽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帀不散又山石產靈芝尙書呂震率百官進賀上曰朕勗建太和山宮殿上資福於皇考皇妣下爲天

下生民祈福初非爲己且朕德涼薄不敢恃此爲祥其勿賀封美圭爲平陽王

晉庶人濟熺子恭王長孫也上不忍王爵之絕照守謙例封之歲給祿米二千石

九月朝鮮國王李禎遣陪臣崔雲詣軍門奏事令還京待命宥廣西來降賊首梁羅八等爲民

冬十月平江伯陳瑄請以運到糧餉兩赴京倉一駐通州倉從之

十一月上還京御奉天殿受朝賀

附錄

皇太子聞內使黃儼江保數造詭語譖之於上召楊士奇至文華殿語之故因嘆曰天可欺乎非賴至尊聖明尙得在此哉士奇對曰殿下益宜自處盡道皇太子曰盡心子職而

已他有何道

十二月浙江僉事蔡楫卒

楫沛縣人舉孝廉知嘉興能出滯囚勸富民納逋糧化無賴多循良政爲御史董勸材能疏民疾苦及爲僉事寬猛適中人咸思之

附錄交趾上供絹千七百四十七疋漆三千斤蘇木三千翠羽

三千箇扇萬把其供自十四年始歲有增損而是歲獨贏

永樂二十二年甲辰春正月戊寅朔

下廣西右布政使周幹等於詔獄尋釋之

時來朝者二千四百七十二人刑部都察院科道並言其曠

官棄職敕下獄尋命輸作贖罪

戊子大祀天地於南郊

二月命侍讀曾棨侍講余鼎爲會試考官

取中葉思等百五十人

浙江長興縣賊首吳貴歸等伏誅

三月廷試賜邢寬梁湮孫曰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徐賢何志薛里李芳蔡英葛陵等爲庶吉士仍習譯書餘令歸進學待用是科倪軒耿九疇皆名臣

天禧寺成賜名大報恩寺

命親征阿魯台以柳升將中軍張輔王通鄭亨薛祿將左右軍陳懋金忠將前鋒從征

先是金忠來降屢言阿魯台弑主殺人違天逆命請命征願捐軀爲士卒先上曰而休矣兵數動卽朕厭之况下人乎吾欲自戢也忠曰如邊人荼毒何上曰卿意固善但事須有名

漢文帝言漢過不先姑待之至是開平守將奏虜將犯邊上  
召大臣議且以金忠意告僉曰逆賊不可縱邊患不可坐視  
上然之乃命親征以大學士楊榮金幼孜扈從四月命皇太  
子告天地宗廟社稷命皇太子監國以己酉車駕發京師庚  
午次陽寧獲虜謀言魯台去秋挾其屬北遁及冬部曲離散  
比聞大軍至復度塔蘭納木兒河趨漠以避上命諸將速進  
五月次開平適雨士卒有後至而沾溼者時其地尙寒上遙  
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帥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  
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  
之俱死今方用之爲國家除殘去暴奈何不恤甲申上詔楊  
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者再  
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對曰陛下好生惡殺誠

格於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岡玉石俱燬惟陛下  
畱意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卽命草敕  
遣中官伯力哥同所獲胡寇齎諭虜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  
急歸朕朕待之甚厚爾等所知朕何負於彼而比年以來寇  
掠我邊鄙虔劉我蒸庶累累不厭其誰之過朕間者以天人  
之怒再率師討之當是時如徇將士之志奮雷霆之威爾等  
之危猶洪爐片雪豈復有餘命朕體上帝好生之仁惟翦其  
枝葉毀其藏聚驅出於曠遠之地豈徒全其餘息亦猶冀其  
或改而自新也乃獸心不悛日增月益比吾邊民之被其荼  
毒者殆非一所夫爲惡有本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  
其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敬順天道輸誠來朝悉待  
以至誠優與恩賚毋懷二三以貽後悔戊子諭諸將曰古

謂武有七德禁暴誅亂爲首又謂止戈爲武蓋帝王之武以止殺非行殺也朕爲天下主華夷之人皆赤子豈閒彼此今罪人爲阿魯台其脅從之眾有歸降者宜悉意撫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嚮我師者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諸將皆受命丙申駕次清鎮是日兩重車皆在後上曰輜重者六軍所恃以爲命兵法無輜重無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盡其輜重爾等獨不遠慮耶遂命分兵接之六月戊午次玉沙泉上以塔蘭納木兒河已近令諸將嚴兵以俟庚申次天馬峰懋等奏該河彌望荒塵車轍馬迹皆漫滅疑其遁已久上命輔等分兵上谷大索無迹輔等請假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上以出塞已久人馬俱勞有難色尋諭輔等曰古王者制夷狄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



孽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邪吾  
寧失有罪不欲重勞將士遂班師

夏四月追贈從征陣歿故指揮同知陳榮等爲驃騎將軍都督  
僉事等官凡二十四人

上爲此舉所以結將士之心也

五月閩浙盜起尋撫定

先是巡按御史王復奏麗水政和二縣賊首周叔光王均亮  
等聚眾劫掠漸滋蔓請兵勦捕上命兵部尙書李慶等調兵  
捕之楊榮金幼孜曰此愚民無知或爲有司所苦或窘無衣  
食逃竄山林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  
易獲且堅其爲盜之心况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上曰卿  
言良是敕三司招撫之

附錄大名府濬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耆民禱於八蜡祠越三日有烏萬數食蝗迨盡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耳皇太子又謂刑部都察院曰軍民詞訟自下而上陳告已有定律今頑民動輒赴京越訴及逮問十率五六不實雖貧民終無罪然道路往還數千里不耐辛苦而死者多矣今後所告非重事悉發巡按御史及按察司理問無干涉者就遣寧家有罪者送赴京師

修蘇州府嘉定縣海堤

致仕處州知府謝子襄卒

子襄新淦人以人材薦知青田縣實心爲政上下感孚陞處州知府多虎及旱蝗子襄禱於神大雨二日蝗盡死虎遁去發奸捕盜若有神助軍校吳米嘯聚山谷爲民害朝廷發官

軍二千勦之子襄止軍城中以計掩捕之兵不勞而民安先  
後歷官三十年不以家累隨同時有陳永年者同邑人由給  
事出惠安縣知縣廉謹自持邑有蝗傷稼永年以爲己辜  
深自責罰俄有羣鳥蔽日而下啄食之蝗遂殄歲大稔改遂  
昌有善政在官二年卒

旌表西安府知府李魯孫妻薛氏貞節

魯孫郟陽人薛孀居子立守義終身爲鄉里所重皇太子旌  
之

六月壬申夜南京地震

秋七月辛卯上崩於榆木川

時太監馬雲以六師在遠秘不發喪密與楊榮金幼孜議喪  
事一遵古禮含殮畢載以龍輦所至御幄朝夕上食如常儀

或有欲以他事寫敕用竇遣人馳報者榮曰先帝在卽稱敕  
竇遣人稱獲罪匪輕乃令中官以先帝崩逝月日並遺命傳  
位之意用啟馳報皇太子皇太孫以下皆慟哭命皇太孫馳  
赴開平恭迎龍輦皇太子從楊士奇言以先帝所賜東宮圖  
書親授之令有事來報卽用此封識之又命行宮大小官軍  
悉聽皇太孫節制作梓宮報訃各王公主諭告中外及皇太  
孫奉龍輦及郊皇太子親王及文武羣臣皆衰服哭迎至大  
內奉安於仁智殿加斂奉納梓宮

建平伯高福卒

福咸陽人父士文以都督同知征交趾戰沒永樂六年追封  
福嗣爵歲祿千三百石至是薨子遠嗣宣德五年薨弟進嗣  
薨無子從子蘧嗣薨無子國除

八月丁巳皇太子卽皇帝位

大赦以明年爲洪熙元年

九月諡大行皇帝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  
皇帝廟號太宗諡仁孝皇后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  
皇后

時九月癸未禮部尙書呂震奏言高祖做漢制以日易月請  
上釋衰冠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上未有荅震退徧謂羣  
臣明旦釋服從吉楊士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  
詔且仁孝皇后崩太宗皇帝縗服後仍服素衣冠經帶者數  
月今上於皇考可遽卽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蹇  
義兼取二說明旦君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上亦未荅  
明旦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

如上所服罷朝上謂大臣曰呂震昨奏當易服朕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楊士奇所執是也自是臨朝素冠麻經朝退仍衰服

十二月庚申葬長陵

是年英國公張輔加太師

附名臣未有卒年月者

戶部主事王良特達豪邁負機略有御眾才成祖知其名委督餉口北威服上下雖英國值出師亦屈勢相迓後有部堂繼董乃事無能比也

案文皇帝稟天錫勇智之資具聖神文武之德紹嗣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克勤克慎懷保小民嘉與萬姓共躋仁壽奠基北京休祥昭應民安物阜四夷畢來東若朝鮮日本暹羅東

南若琉球中山東北有安南占城西南東海洋瓜哇鬼方緬  
國木邦孟定麓川威遠八百老撾車里西若烏思尼八刺西  
北畏吾匈奴哈密遠者數萬朝聞夕引奉貢嚮服此其神謀  
睿算真有預決於萬里之外以成千古所無之功而三邊永  
寧天下蒙福所謂武烈弘靖於華夷者也至其簡東宮官則  
有文華寶鑑立皇太孫則命大臣輔導修經書性理以明學  
術刻名臣奏議以擴言路求遺書著大典以廣經濟頒爲善  
陰隲孝順事實以秩倫紀命陳瑄兼江淮轉運命宋禮濬會  
通舊河簡任名賢遇災頒赦恭儉愛人再奠邦家此又其文  
治之光昭於日月者當時若鄒緝之清邊頌解縉之四夷咸  
賓詩序與夫楊士奇之進實錄表言人人殊而所以名狀神  
武歌詠駿烈者則至今讀之有餘慕焉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六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七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仁宗昭皇帝

帝成祖第一子徐皇后生也初封世子靖難後立爲皇太子  
在位二年壽四十八歲葬獻陵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出夏原吉吳中於獄復其官

先帝訃至上親臨繫所立中庭泣曰楊榮報父皇已賓天原  
吉伏地哭不能起上命起曰卿可出視事原吉曰先帝罪人  
未聞遺詔何敢出及出奏言在獄時喪母未成服乞歸葬終  
制上曰卿老成人今國有大喪望相與其濟艱難安得遽去  
賜米鈔令家屬護喪歸葬仍命兵部給驛舟有司治葬事

復設三公三孤官

上謂侍臣曰此皇祖制也皇考明聖可無事此官朕冲人歷天下事之日淺豈自謂能無保傅何望已又設謹身殿大學士

加蹇義少保楊榮太常卿金幼孜戶部右侍郎楊士奇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出黃淮楊溥於獄准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溥翰林學士

俱掌內制備顧問不預所陞職務時士奇謝恩畢聞惜薪司賦棗於山東河南以供宮中香炭之用至八十餘萬入將奏之時義原吉奏事未退上望見士奇謂蹇夏曰新華蓋來必有說試其聽之士奇言恩詔甫下兩日惜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民何以堪上曰吾固知學士必有說近日宮中事叢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卽令減其半

詔停止西洋諸番船

諸番貢使予人船護歸毋久畱諸地西等國買馬若詣緬甸麓川交趾等處採寶石金珠貨香等使者止勿行

九月召尙書黃福還京以兵部尙書陳洽兼掌交趾布按司事上閱福勞久召復內任然旣不以張輔鎮又不以黃福撫守撫俱失交趾自茲餽飢矣

陞王直爲侍讀學士王英爲侍講學士林誌錢習禮爲侍讀余學夔王達陳循爲侍講

改淮府長史王榮爲吏科給事中荆府長史曹曼齡爲翰林修撰

黜太常少卿周訥爲交趾所屬知府

訥永樂中爲祠祭郎嘗上疏請封禪不許未幾憂去至是來

朝上曰諛佞之人宜置遠外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

申重舉官之令

上謂廷臣曰君以求賢為務臣以薦賢為忠人才大小皆有  
所用天下之廣豈無臯夔顏曾之徒誠得一人可勝千百其  
悉心訪之又敕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官及知縣舉賢才  
未仕若淹下僚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才能文學出眾者覈實  
薦舉聽擢用濫舉若蔽賢者罰

加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金幼孜太子少保賜

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謬

諭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祗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東  
宮今朕嗣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關或羣臣言之而  
朕未從或卿等之言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盡誠相

與庶幾不負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案是時一切政議悉任諸臣又念義侍從監國舊勞特製蹇忠貞印賜敕有以善翊君勞心焦思二十餘年夷險一節之褒

遣書諭寧王

時王欲來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上遣書答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惓惓但祖訓不可違若封國受之先帝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封鎮而何惟叔審之

命襄城伯李隆總兵鎮守山海尋復鎮守南京

詔慎選國子監官

上謂吏部曰比國子生務實學者少固志趣卑下亦由師範失職而然今引選國子監官率循資陞授不聞舉有道德老成之士謂大學何自今其慎選以充時上諸青宮舊學咸列

翰林備密勿顧問於是祭酒儼考三歲滿階勳上親製誥詞命之略言儼發身經術游歷外職先皇帝擢之論思密勿之地又簡諭朕德於春宮既掌成均仍叅經席其議論有本末治官有勞績光昭先皇帝之德於無斲爾實有之今特進階勳嗚乎朕方勵志興學以成後造庶幾教化復先王之舊爾其欽哉予惟圖任舊人汝其益殫厥心用光予命

附錄中軍都督府奏本府歷事監生七人今考所治吏事皆勤慎請如例送吏部循次授官上曰爲士豈止習吏事而已吏事末也誠能窮經博古達於修己治人之道於吏事何難比士習日下率逐末以圖進取而昧於大經大法故用之往往厲民而辱國自今監生歷事考稱者仍命還監進學俾由科舉進庶幾士習可用官得其人於是通政司引奏六科辦事

監生二十人以滿日例應還監幸逢維新之治願仍就六科辦事以圖補救上進二十人者諭之曰諸生不患無位但當求所以無忝於位者勿徒懷倖進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上也求用於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國家教育爾等固將用之母自汲汲其歸進學有成朕不汝遺時六科給事多缺上知諸生萌僥倖之心故有是命

冬十月以向瑤爲右都御史兼詹事

令三法司會內閣府部司科審錄重囚

先是大理寺論囚上惻然曰人命至重帝王以愛人爲德卿等職理刑輔德宜贊朕志毋俾含冤地下傷天地之和命府部通政司六科同法司於奉天門會審已特召大學士士奇榮幼孜等至榻前論比年法司之濫擬大逆不道往往出羅

織已爲先帝切戒故事死刑五覆奏而法司一不以措意今  
審決重囚卿三人同往慮期審克必中閣學士同審錄始於  
此又謂刑部都察院大臣言朕於刑法未嘗敢以喜怒爲增  
損卿等獄當虛心聽察如朕一時過怒處治非法卿等同大  
臣當執正毋以忤旨爲慮尋敕吏部言自今刑官擇廉明公  
正謹厚之賢其無用儉人得肆枉濫焉又下恤刑詔曰朕惟  
皇祖皇考愛民之仁祇率不怠早夜以思人命甚重哀矜庶  
獄拳拳於衷顧執法吏不能皆平虛飾比附而致之死朕甚  
悼之夫刑禁暴止邪導民於善豈務誅殺哉故律令之制善  
善長而惡惡短罰之輕重惟適厥中夫五刑之條莫重於大  
辟身首異處亦足懲矣又加之以凌遲過也自今除叛逆依  
律科法外卽朕一時過於嫉惡令律外致刑法司必再三執



奏不允五六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爲定令  
令文武諸司皆毋得恣暴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人之爲非有  
父子不相爲謀者虞書罰不及嗣周文罪人不孥自今惟謀  
反大逆依律連坐外餘犯止其身毋連坐古之盛時博採民  
言廣視聽以資警戒也今兇險往往撫拾微文云爲誹謗法  
吏刻深鍛鍊成之自今誹謗者勿聽治爾中外文武羣臣端  
乃志悉乃心畏天愛人崇寬恕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於是  
諸重典之用悉革刑號稱平矣

冊妃張氏爲皇后

立皇太孫瞻基爲皇太子

選東宮官

以柳升太子少傅王通薛祿並太子太保呂震夏原吉李慶

太子少師少傅少保郭資兼太子賓客吳中黃福並兼詹事  
曾棨王英左右春坊大學士黃宗載詹事府丞

封瞻埈爲鄭王瞻墉越王瞻垠蘄王瞻塏襄王瞻垌荆王瞻塽  
淮王瞻塏滕王瞻垌梁王瞻垌衛王

案鄭王李妃生宣德四年之國鳳翔正統九年徙懷寧今世  
封越王張后生封衢州未之國無子國除蘄王追封襄王張  
后生宣德四年之國長沙正統元年徙襄陽今世封荆王張  
后生宣德四年之國建昌正統十年徙蘄州今世封淮王李  
妃生宣德四年之國韶州十年徙饒州今世封滕王郭妃生  
封雲南未行薨無子國除梁王郭妃生宣德四年之國安陸  
州無子國除衛王郭妃生封懷慶未行薨無子國除

封都督李賢爲忠勤伯

嚴舉主連坐法

敕曰朝廷比數下詔求賢而奉行者徇私或以賄賂或以親故得實材無幾將政何由理民何由安其自今嚴舉主連坐之法

賜沿邊將士鈔幣

內官馬騏僞傳旨諭翰林院書敕復往交趾聞辦金銀珠香時騏被詔召還未久本院官復奏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趾荼毒生民乎交趾自此人歸人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獨詔書不真將壞大事此人近在內閒多方請求朕悉不答卿等宜識朕意案上既知之矣乃不誅騏何也宣德三年逮騏與蒙泰下獄正統四年騏始釋爲民泰降火者

免遠安王貴燮巴東王貴烜爲庶人

二人前嘗誣其父有不軌謀上曰正風化嘗自家族始遂有是命

命禮部嚴歲貢試

上謂士奇等曰百姓不蒙福者由守令匪人守令匪人由學校失教歲貢中有通故事不明道理者此豈可授官自今嚴考試之法不在文詞之工拙但選有理致者取之嚴則不學者不復萌僥倖之望而有嚮進之志矣

十一月宥建文諸臣家屬

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並習匠及功臣家爲奴者悉宥爲民給還田土謫充軍者亦宥爲民  
令有司修輕徭振荒之政

先是登極詔下言郡縣水旱缺食有司卽體勘振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爲覈實除豁召別佃中官田聽照民田例起科已奏報上上謂戶部曰土田民所賴以衣食者也今所在州郡奏除豁荒田者眾豈百姓巧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饑食不足加以疫癘致死亡也今吾民何以至於此繼自今一切科徭務撙節毋煩苛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民者具條聞

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爲交趾按察司紀諄爲交趾布政司  
召前峽山知縣弋謙爲大理寺右少卿

謙初爲御史言事剴切上心識之故有是命

命擇御史巡行天下察吏治

上臨諭之曰國以民爲本比牧守貪多忍爲剋害民不聊生

故遣爾等分道考察然人才器不同有專爲脂韋諂媚而失政殃民者矣有沈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簡易得民者矣有虐刑巧取索而能集事者矣有廉潔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矣必究實無惑流言無屈勢要毋私親故具聞糾舉賜鈔而遣令屯田軍士不許擅差

上諭夏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民無轉輸之勞漢之屯田猶有古意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至迨後所司以征徭擾之旣違農時遂懈收穫以致儲蓄不充未免轉運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以重法又令各屯田官各屯務依原定分地以田按察司歲終比較屯軍有艱難辦子粒不敷者除自用穀外餘糧一體放免之案屯田之法乃足食足兵之要道而通商課鹽則

又所以維持屯田於不壞者洪樂閒惟純任此法所以邊圉富強不煩轉運而蠲租之詔無歲無之後來鹽法漸非其舊而邊餉不足軍民俱困矣豈其弊端固已濫觴於此而況營私漁利者日滋其說乎

賜夏原吉等繩愆糾謬銀圖書諭勉之

上閱京官誥詞顧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義原吉皆先帝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有未盡善皆當盡言遂親增其誥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士奇等頓首曰此陛下聖德臣等其敢不勉時上命賜原吉御廚饌咨以國事對言方今民力竭於東南戎伍疲於漕運宜幸南京少蘇民困上曰朕意亦然復以詔條事宜訪對請振饑寬負省賦役罷西洋

寶船雲南交趾採辦金寶香料各處開辦金銀課程上每朝  
罷必呼二三大臣近御展前或隨至便殿面議政務凡內外  
所進章奏命擬旨原吉擬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答曰予  
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復取上裁  
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也

增諸王歲祿

上謂夏原吉曰朕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惟趙王居京師餘  
皆守藩於外朕旦夕在念蓋帝王之治莫先親親况朕新嗣  
大位於此尤當加意於是各增祿有差 案漢趙二府各加  
二萬石攷漢庶人以宣德元年反削國而趙王亦辭所加祿  
矣

趙王奏辭常山二護衛軍從之



初令直隸及近京官軍更番京操

時張輔等以請上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  
今宜無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庶不妨誤  
交趾黎利反

虜寇雲州陽武侯薛祿敗之

進蹇義楊士奇夏原吉少師少傅少保左都御史劉觀太子少  
保改吳中工部尚書兼太子少保金繩刑部尚書兼太子賓客  
郭資進太子太師令致仕

封后兄張昶爲彭城伯

昶永城人以恩澤封祿千五百石世襲正統三年薨孫瑾嗣  
成化十六年薨子信嗣正德三年薨子欽嗣嘉靖十六年薨  
子勳嗣本年薨次子熊嗣萬歷□年薨子守忠嗣

追贈故兵部尚書金忠為少師諡忠襄廕子達為檢討

命征西將軍武安侯鄭亨鎮守大同

附錄上諭工部曰古土貢隨地產不强其所無比年丹漆石青

之類概下郡縣徵郡縣迫小民鳩金幣轉買價騰踊百倍朝

廷得不十一而民費以千百可痛也自今於出產地計直市

毋概派毒吾民嗚呼聖神之計慮深矣

十二月加楊榮工部尚書

命吏部兵部書布按都三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

先是上諭蹇義李慶曰天下治亂係庶官唐太宗書刺史名

於屏風朝夕省覽有善政疏其下故庶官效力致斗米二錢

外戶不閉甚盛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至

慎重也今府部官朕朝夕繼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布按三

司官乃旬宣大臣而朕未親識其人又不識其姓名卽聞其賢否久則易忘爾部其具各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將親品  
騰焉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

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經城南出注海子凡三十餘里初止禁  
民取魚其後並旁近之草灌田之水不得取上命吏部曰古  
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  
儲不吝况山澤所產哉

罷西域賈朝貢

從黃驥奏也

授試事六科監生吳信等十六人爲給事中

以師達爲南京戶部尙書兼掌吏部事

作觀象臺於禁中

初太祖精乾象時時指示子孫故成祖與上皆察於仰觀之事上監國時語學士士奇以天文曰宋元儒者皆曉習是不可忽也及卽位刻天元玉歷賜公卿諭之曰天道之事非二途有動於此卽應於彼朕少侍太祖每教以仰觀命之徵應今朕何敢忘此書簡當故以賜於是作臺禁中時時臨觀

書諭平陽王

平陽王者晉世子美圭也晉王濟熺以弟濟爨構廢勿王濟爨顧得王後事稍白詔封美圭爲平陽王奉父居平陽而濟爨乃大懟又侵奪平陽王田上賜爨書言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用吟咏感念無已緬惟賢弟同吾此心田薄物其讓平陽王又書諭平陽王言朕諭晉王讓汝田兄弟叔姪本

一氣汝事叔益恭朕又當憐汝而晉安

洪熙元年乙巳春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設樂不作

羣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是呂震奏請作樂受朝賀士奇榮幼孜淮力諍次日上詔四人諭曰爲君以受直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爲臣以能直言爲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朝會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卿等視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

朝鮮國王李禔遣陪臣曹禕等朝賀貢金銀器及方物賜鈔幣有差

甲戌南京龍山產靈芝蕃大特異守臣以進禮部請賀不許

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以罪削爵命駙馬都尉宋瑛襲封

戒飭天下武臣勉之實部伍練士卒利器械完城堡明屯守之法毋貪刻害軍士有一不悛必罪不宥

加大學士楊士奇兼兵部尚書黃淮少保兼戶部尚書太子少保金幼孜兼禮部尚書

士奇淮辭尚書俸從之榮幼孜亦各辭上曰卿等事皇考屢經扈從勤勞多矣况皇考賓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盡心維持所與三俸其勿固辭

建弘文閣

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蘇州儒士陳繼對命學士傅旨繼授五經博士掌閣事進佐之尚書義舉學錄楊敬訓導何澄敦實卽授敬編修澄給事中皆

直弘文閣於是華蓋武英謹身三殿及文淵閣東閣皆有大  
學士而二閣大學士非有旨入內閣亦不得預機務也

命錦衣衛逮福建左布政使顧鼎於都察院治之

因御史尹崇高等劾也

命湖廣叅議諸葛平提督太嶽太和山宮觀

大祀天地於南郊奉成祖配

位太祖下西向而太廟祔東三室殿座次仁祖祭社稷用仲  
春上戊日奉太祖太宗同配自是百年間郊廟百神之祀大  
定歲敕舉如儀

大赦

賜三公及兵部尙書天元玉歷祥異賦

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有二有感必應朕

少事太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朕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刊布上親製序

罷給朝覲官孳牧馬

永樂末六師歲出擊胡責歲納駒急軍民至鬻子女妻莫能存上大痛之命官爲贖還且寬責駒之令兵部尙書李慶言今民馬益蕃散衛伍操用然且餘千羣今遠近方面朝覲官咸集請官給馬一匹令太僕歲徵駒如民間稍寬民下廷議報可給者且半大學士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者授方面郡守次者百執事今役之牧馬云蘇民困是何貴民而賤官也且馬豈官所宜牧又賤官而貴馬上曰慶幾誤朕少選批罷矣居兩日批不下士奇復請曰日陛下許臣罷給馬之令今中輟何也此令行將天下懷才抱德者望望然



去矣且馬死責償將人皆破家爲子孫憂况所散馬僅三千頭而令朝廷負此名於天下此其失非小幸立斷上曰偶忘之行批矣乃因陝西按察使陳智奏按察司風憲官不宜受太僕寺節制歲徵駒與民等上出疏命士奇草敕罷之矣領馬者依洪武中欽給官馬乘馬例不責息虧損者不責償未領者悉止勿給且諭士奇曰向批豈眞忘之昨卿言未脫口慶等已嘖有忿言朕念卿孤立故遲之不欲因卿言而罷耳自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慶不知大體不足論也士奇頓首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設繕工官陞工部左侍郎李友直爲尙書專理繕工以右侍郎蔡信副之並置繕工經歷未幾革繕工官其事悉歸工部遣布政使周幹按察使胡槩叅政葉春巡視江東浙西八郡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命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

在內與太監王景弘朱卜花唐觀保協同管事遇外有事同襄城伯李隆駙馬都尉沐昕計議而行 案此南京守備之

始

擢解禎期爲中書舍人

縉之子也宥還用之

權增市四門攤課程

上以鈔法不通命戶部會官議夏原吉等奏曰鈔多則輕少則重斂散貴適中今朝廷散出太多故弗通宜爲法斂之清市四門攤度輕重加課鈔入官官取其昏軟甚者燬之民間得鈔難則自然重矣上從之俟鈔法通卽復舊額其以金銀布帛者亦暫行禁止

命兵部簡閱武臣出補外職

御史竇信有罪謫交趾充吏

削兵部左侍郎曹本俸之半

本爲雲南副使犯贓罪都察院奏本雖遇赦不宜爲卿貳上以本於靖難時侍居守多歷艱辛但減俸以示懲

吏部奏授戶部主事劉良誥命不與

良先是三年考滿尙書古朴考註下良叩上左右求最考朴以其貪侈未之許良遂誣朴他事文皇燭其奸竟釋朴至是部爲良請誥命封贈其父母上曰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是嘗誣大臣罪者其勿與

諭羣臣在朝久者得省墓賜鈔有差著爲令

時金幼孜乞歸省焚黃賜乘傳及金五十兩鈔萬貫自是請

告省親祭祖者相繼尋命外官得給假如例

附錄 敕平江伯陳瑄洪武中有命許運糧官船內附載已物以資私用今後準此令官府無得阻當

二月祭酒兼侍講胡儼加太子賓客致仕

陞楊溥爲太常寺卿仍兼翰林學士

敕甘肅總兵官都督費瓚鎮守太監王安

案此內臣鎮守之始

封琉球國故中山王思紹子尙巴志嗣中山王遣中官柴山齋

敕

改禮部侍郎胡濙爲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

初上爲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文廟屬濙往察之濙至日覩所行七事皆誠敬孝謹乃密疏以聞文廟悅自是不復疑

上嗣位特給誥命加授正議大夫資治尹已聞曾有密疏疑之乃轉令官未幾閱章奏見所上密疏深嘉其忠方擬重用而龍馭旋上賓矣

改兵部侍郎張信爲錦衣衛都指揮同知世襲英國公張輔從兄也

命禮部以張玉朱能王貞姚廣孝配享文皇廟陞工部郎中蘇瓚爲本部右侍郎上尋悔之

瓚素貪鄙以諂事呂震數譽於上故得陞

召前光祿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

謹徐州人居家事母至孝有司上其行召至京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超陞之

贈劉儁爲太子少傅

上謂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爲國可無褒卹其追贈之諡節愍又謂震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爲大臣惟阿順取容爲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贈叅政馮貴侯保爲左右布政使

從黃福奏以在交趾攻賊死事故也

詔禁自宮及加人宮刑

丙辰上躬祭先農耕藉田

令大理少卿弋謙朝叅如故

初謙言五事甚激呂震吳中劉觀吳廷用等僉奏其賣直嗾御史劾以誣罔楊士奇進曰謙雖昧於大體蓋亦感恩圖報

耳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上心猶不憚但免謙朝參而令視事如故其後災異屢見進言者鮮上諭羣臣曰向因弋謙所言過於矯激朕一時不憚羣臣迎合朕意交章奏其賣直請寘諸法朕但免謙朝參自是以來言者遂少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方負愧咎爾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勿以盡言爲戒庶幾君臣相與之義其令謙如故朝參由是天下曉然知聖德之有容云

詔東宮講官當以大經大史進說

贈故詹事鄒濟故贊善徐善述兼太子少保諡文敏文肅命有司立祠祀之墓

命皇太子選武職

加襲封恭順伯吳克忠爲恭順侯其弟吳管者爲廣義伯

忠後從征虜戰沒弟忠勤亦同死陣論者方之金日磾云  
案克忠達達人父允誠來歸累功至左都督永樂十年以捕  
叛者封伯薨克忠嗣是年進封祿千二百石世襲子謹嗣天  
順五年死曹欽之難子鑑嗣正德元年薨子世興嗣嘉靖二  
十六年薨子繼爵嗣管者薨子玘嗣景泰七年薨從弟琮嗣  
成化四年坐激滿四變謫戍國除

遣鴻臚寺楊善齋敕勞總兵官陽武侯薛祿

祿追韃賊至赤城等處殺死百餘人生擒十餘人賊奔潰故  
敕獎之併以羊酒勞官軍

兵科給事中劉煥謫交趾充吏  
以奉命鎮守交趾不候代也

三月趙王高燧之國彰德



復除景昌定國公命徐顯宗爲魏國公

命諸司在京者悉加行在二字

復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蓋上決意復都南京矣

調南京兵部尙書張本等於北京行部工部尙書李友直侍郎  
裴璉蘇瓚戶部侍郎李昶刑部金庠俱改調

命定國公徐景昌掌北京行後軍都督府事

夏四月徙蜀王子悅燿於武岡

蜀王子悅燿謀奪嫡數搆誣蜀世子上怒抵其奏於地曰嫡  
庶大倫干分犯親獨不畏鬼神乎謂侍臣曰悅燿虧忠孝懷  
姦讒使歸蜀終亂其國徙武岡州又徙澧州而蜀寧

擢儒士吳訥爲監察御史

敕副都御史弋謙巡視四川

先是採木者虛奏數目及起運倉卒採辦甚爲民厲上已赦不問差內官謝安侍郎楊和等往起水次堆積之木又慮安等復蹈前非故命謙以往令其從實起運毋得採補

癸丑星變

占爲主命憂翌日上御承天門奏事畢問輔臣夜來星變曾見否對曰未也上曰義等三人卽見不必知士奇當知之士奇對曰臣愚昧亦不能知上曰天之命矣嘆息而起明日朝罷召義及士奇入諭曰朕監國三十年爲讒人所搆心之艱危吾三人實共之賴皇考仁聖以全言已泣義士奇亦泣稽首曰今脫險卽夷皆先帝聖明陛下孝敬所感百惟自寬上曰卽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體者遂手出敕二印章二賜二人義得印章曰蹇忠貞士奇曰楊貞一皆拜賜而

退

修南京皇城

命皇太子謁皇陵祖陵孝陵

時南京地震羣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上曰非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

淮徐山東饑下詔蠲田租停官買物料

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道路所過民何似對曰淮徐山東民乏食而有司徵稅糧方急又問蹇義對如之上坐西閣召學士士奇草詔士奇請曰皇上恤民窮甚幸然戶工部事也當召令預聞上曰安之救困窮當如拯焚溺不可緩也有司慮國用不足往往持不決之意牽制之或中尼不行矣呼中官具楮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立書詔或曰山東地方千餘里

明大正集卷之十一  
豈盡無收宜差別毋濫恩上曰恤民寧厚朕爲天下主寧與  
細民較屑屑耶書畢卽用璽遣使行

詔以散衛軍助親軍更番守衛

親軍專守皇城京衛軍助守端門之外及東上等門時尙書  
李慶言非舊制上曰朕念人久勞不得息且經月在公不得  
內顧皆人情所難今使勞者得更番而助守衛者亦預賞賚  
此姑一時權宜候親軍補伍有人如舊

鄭府審理俞輔上科舉議

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爾賓興率馳騫於空文眞才鮮  
少有年未弱冠卽登第入官雖甚才敏然於修己治人之道  
固未始辨知也遽使之從政必有率意任情而民受其弊者  
請令有司先審訪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二十五而上者方

許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加重  
慎之事務實學而國家得仁賢之用上曰善已與輔臣論科  
舉之弊也大學士士奇言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上曰北人文  
學遠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於北方乃南士往往  
材而浮上曰然則將如何對曰試卷例緘封姓名請自今外  
書南北二字如一科百人南取其六北取其四則南北士皆  
登用矣上曰善北士得進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議且定而  
上賓天宣德初乃奏行著爲令

賜皇太子中正圖書及書諭

諭曰中正體用一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天下萬善皆原於  
此隆古帝王傳授之要皆在於此人以中正存諸內則發於  
喜怒哀樂無非道也以中正施諸外則形於動靜云爲無非

德也而於君人者之德蓋又廣矣中天下而立以正天下之表其可不敬於內不慎其所發哉故以中正誠身則身尊以中正治家則家齊惟中正之人是親則君子益進小人益遠惟中正之言是聽則善道日聞而讒諂日退行賞以中正則賞不僭而人皆懋功刑罰以中正則刑不濫而人皆畏罪以中正施政教則治道可成而風俗可興以中正施命令則萬姓服從而四夷效順君人之道莫此爲要爾懋敬之其篤念皇考與朕所親愛期望之心而敬服膺之以係宗社生民之望於永遠哉

漢郡王瞻圻紀善李遜以離閒伏誅

附錄

有蔣用文者句容人醅厚恭謹知當世要務以精醫官大醫使每侍上隨事獻規請寡欲清心以強聖治問保和之要

則對在養正氣問醫效何緩則對善治者固本急則恐傷其  
本賜第則懇辭乃儻居蕭寂晏如也時朱丹溪徒戴原禮自  
負空海內見則推之蓋儒而醫者時近臣有言太平之政者  
士奇進曰流徙未歸瘡痍未起遠近猶有艱食之民須在休  
息二三年庶幾人皆得所上嘉納之因曰朕與諸卿相與出  
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  
章皆從所言末一章言周王求藥事未從後亦悔蹇三人皆  
無一言豈朝廷果皆無關生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慙  
色既退又召義問楊榮往往有誹謗語義曰榮之不足於義  
者以官品在臣等之次其他誹語實未聞惟陛下慎察上曰  
吾亦不信但偶然及之以明吾之所任者爾三人事有未當  
皆須直言勿有疑諱

五月敕修成祖文皇帝實錄

以張輔蹇義夏原吉爲監修楊士奇黃淮楊榮金幼孜爲總裁

詔慎御史選擇

上謂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非老成識治體者不任新進小生遽受斯職未達政體而操得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狼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者往往被其陵挫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如膠漆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省識亦烏在其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其慎選擇以清風紀旣又曰都御史十三道之長如其廉清公正各道御史卽閒有不才者亦當畏憚今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附錄 救文武官員有奉公差在途及在任物故者所在棺斂津遣之還鄉毋令失所有父母年七十而上無他兄弟侍養若任遠不能就養者聽歸養侍親終日起復任其不得離職願移祿於原籍奉養者聽職官年七十而上膺力愆不勝任聽致仕有司月給米二石終其身文武官非其人許被害者赴上司陳告若詣闕訴不許擅綁縛如異時違者治罪

改李時勉羅汝敬爲監察御史

時勉以時政違節條成二本上之上覽之怒命武士撲以金爪斷其脅詔下獄先是時勉折脅內尙不相著及用挺棍而其斷骨忽自接人謂忠誠所感臥病一月而愈

選方面官叅軍務督邊餉

上以武臣疎於事理而專軍非法也命選任叅政副使等官

於各邊治章奏督糧儲時大同則叅政沈固宣府則叅政劉  
璉遼東則叅政周順廣西則副使劉紹 案文臣協贊提督  
自此始

武進伯朱榮卒

榮沂水人永樂二十年以北征功封歲祿千二百石世襲薨  
子冕嗣正統十四年陣亡子瑛嗣天順四年薨子雲嗣成化  
九年薨無子弟霖嗣弘治二年薨子潔嗣正德三年薨子本  
嗣十二年薨無子叔江嗣嘉靖九年薨無子弟海嗣二十七  
年薨子承勳嗣萬曆口年薨子世雍嗣

庚辰上不豫召皇太子於南京

辛巳上崩於欽安殿以皇太子未至未發喪沐浴襲奠飯含如

禮

六月辛丑皇太子還至良鄉宮中始發喪

先是中外洵洵有漢庶人之憂太后命軍國事悉依夏原吉裁處原吉密謀急迎駕駕將至羣臣出迎太后畱原吉佐襄王監國上見輔臣首問夏原吉安在蹇義等莫對上不悅至京慰曰見太后方知所以畱卿之意

庚戌皇太子卽皇帝位

免賀免宣表羣臣免舞蹈

秋七月諡大行皇帝爲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

九月葬獻陵

按昭帝孝友英明寬仁恭儉敬天法祖制治保邦明目達聰周詢民隱時使薄斂博施濟人撫盈成之運廣文明之化不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七終

新政紀覃敷德澤期月之內天下歸仁柰何天祐不長升遐  
大速萬姓哀慕蓋有海宇同情者矣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七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八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宣宗章皇帝

帝仁宗第一子昭皇后張氏生也在位十年壽三十八葬景陵

洪熙元年六月廣寧中屯衛軍士馮述請立沿邊軍衛學校

述言學校風化之原所以明人倫厚風俗今定邊金復海蓋五衛洪武中已建學設官而三萬潯陽廣寧義州諸衛尙未建學若沿邊軍衛並立學以教官軍子弟使知忠君親上愛親敬長則禮義興而風俗厚矣

令兵部調軍操備宜從其便

上御西角門諭兵部尙書李慶曰比聞陝西官軍調京師操

備河南山西軍調陝西甘肅備禦交互往來甚是勞費凡事當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官軍來京操禦豈不兩便非惟省費人亦樂從爾兵部宜速行之毋令疲於道路又敕巡按御史按察司曰軍政國家重務祖宗於撫恤軍士整飭武備之法甚具近都司衛所官貪賄差放有徵辦需索加倍或包納月錢縱放買賣或以答應上司爲名勒除月糧或止差操刻減布花致軍士坐窳於衣食逃亡比比遞年勾軍往往違限風憲官督察莫有獲解此軍伍所以空也爾等巡歷務嚴詢察有貪虐害軍勾軍違限官具執奏如仍前縱惡長奸事發一體處罪

大同總兵鄭亨上去年屯田子粒數

上諭夏原吉曰邊軍屯田可省轉輸之勞卿等宜遣人覈實

所積果多當如例賞之

敕褒新安知縣陶鎔

鎔言邑在山谷本瘠土薄收今歲民艱採食不自給獨驛有儲糧欲申請待報而民命在旦夕輒先借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給之俟秋成還官請伏專擅之罪上謂原吉曰此真民牧也其敕褒之

秋七月漢王高煦奏利國安民四事

上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既而顧侍臣曰永樂中皇祖嘗諭皇考及朕謂汝叔有異志宜備之但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革不可不從順也明年正月王遣人獻元宵燈復書以謝人有言者曰漢府遣使多是窺矚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爲名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

命戶部申明洪武舊制選立老人

時巡按何文淵言太祖設老人必選齒德俱尊素服入心者爲民勸善息非比來用非其人俾得憑官府虐閭閻請加禁約乃有是令違者並有司置諸法

弛黃花鎮至紅螺山樵採之禁

從懷柔知縣邵原亨奏也諭吳中等曰弛禁便民朕不吝若恣意砍伐則材木易竭宜令以時取仍禁傷其本根庶幾可常資用

閏七月翰林學士楊溥等奏納引文閣印各還原任

命禮部考正文廟從祀先賢

山東德平縣學訓導年富言儒學文廟以崇祀先聖先賢近來十哲兩廡或置木牌或爲塑像或封爵差訛或位次失序



甚者闕而不置皆有司因循所致乞依洪武中定例重校刊布示永規上曰朝廷崇儒重道爲緊要事而有司不得人如此命禮部考正頒示

進擢東宮舊僚

庶子陳山爲戶部洗馬張瑛禮部戴綸兵部皆侍郎中允徐永達鴻臚卿贊善蘭從善王讓翰林侍講惟中允林長懋出爲鬱林知州未幾戴綸亦遣出鎮交趾蓋先是文皇欲太孫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二臣諫不聽綸因具奏初不知本文皇意也故上不樂

改大學士權謹爲通政司參議令致仕

敕修仁宗昭皇帝實錄

以張輔蹇義夏原吉爲監修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及陳山張

瑛楊溥爲總裁

漢中府學訓導李蕃進端本策十六事上嘉納之擢蕃爲兵科給事中

八月工部請下蘇杭等府織造

上曰俱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吳中等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卹民爲言卿等其體此意

命大理卿胡槩四川參政葉春巡撫江南浙江

九月敕在伍官軍免原籍戶一丁錄

言軍卒離鄉治裝難故優卹之令專一供軍家在營者一體行

附錄大理卿虞謙奏通政衛千戶趙璉侵軍糧二十石法應斬

上曰五品軍官子孫世襲而以二十石糧喪身何異剖腹還珠免死發邊衛充軍立功無功乃坐原罪

冬十月都御史劉觀王章李素奏舉才能之士薦前應天府尹于潛等十餘人

上曰卿大臣所舉必當昔孫林言吾輔政無功惟薦一二臺臣無愧卿等必能知此復諭之曰古者除官則署舉主姓名貪穢則連坐今當循此法

擢儒士楊翥爲行在翰林院檢討

復檀凱爲思州府通判

凱爲判九年例當升民詣闕言其廉介豈弟乞復任上嘉其撫字有道遣還任予正五品俸以優之

十一月雙流知縣孔友諒言六事

一曰汰冗員二曰任風憲三曰重守令四曰慎科目五曰厚俸祿六曰薄徵徭命行在禮部會議行之

詔御用物料就庫藏中給用

工部尙書吳中言製造御用朱紅戲金龍鳳器料請買於民間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當從樸素所用物料就庫藏中給用不必買於民

命榮昌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政及交趾三司進兵討黎利

十二月瓦剌馬哈木立脫脫不花爲可汗

附錄

上罷朝御左順門尙書蹇義等侍因論及漢光武保全功臣事義曰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不用所以保全上曰

功臣固貴保全而人才不可廢置伊尹相湯伐桀爲商阿衡  
闕天散宜生之徒相武王伐紂未嘗不見用於當時參陵平  
勃輔安漢室皆高帝之舊臣况天生賢才以爲世用彼誠有  
公輔之器國家推誠心倚任之固無不保全者矣以其爲功  
臣置而弗用亦過矣我朝於將臣擇其德望才幹者分掌五  
府而軍國大政悉決於朝廷彼得效用而大權出於上用人  
之道保全之意亦可謂兼盡矣

宣德元年丙午春正月丙申朔

擢文選司郎中鄭誠爲吏部右侍郎

金幼孜憂去尋起復

庚子大祀天地於南郊

敕瓦剌賢義王子捏烈忽襲王爵

遣使祭故王免力帖木兒命其姪十答失里嗣封忠順王

以張本爲兵部尙書

蘇州衛指揮何濟坐罪輸作畢當調衛自陳母年八十餘無他兄弟乞復原衛侍養上問張本曰濟以何事當調本對曰以市薪不如價上曰市薪小過養母至情姑從之時大興左衛百戶李興奏臣父早喪母解適陝西鄜州吏目今吏目已亡臣母在彼年老無倚臣幸有祿乞躬迎歸養上顧行在兵部臣曰子無絕母之道從之但定與期限俾往

復陳哲博野知縣任

初哲爲博野令有善政至是以舊官代還縣民懇訴於巡按御史柴文以聞上諭吏部曰朝廷選用守令正在求民安耳哲能得民心若此稱所用矣古人有言所欲與之聚之所惡

勿施其召舊官還而令哲復任

諭法司慎刑獄

上嘗夜讀周書立政式敬爾攸獄以長我王國喟然歎以爲國基命在於此也敕三法司言朕體上帝好生之心惟刑是恤今爾等覆詳天下重獄而犯者遠在千萬里外需奏當卽決其間寧無冤抑者乎人命至重死不復生其遣廉能官分詣所在同三司巡按御史及府縣州官公同詳審若情犯深重無冤聽從處決如情可矜疑及審異不服者具奏蓋遣官審錄自此始時各省府州縣民有擊登聞鼓訴枉獄者上不欲兼庶獄乃敕藩臬官曰朕荷天命嗣洪業孜孜夙夜惟保民之爲務比者田里小民爲官吏及勢豪侵損凌虐不能自存訴與郡縣又不能直淹禁歲月冤抑駢死以致赴闕徑訴

殞身不恤詞訟之繁故由於此夫理訟之道必得其情枉者直之犯者罪之所以戢橫暴而安良善也今無理者肆虐被害者歸怨卽設方岳風憲焉攸用乎今已令都察院榜諭越訴者爾等宜去惡衛善鋤強扶弱毋忽毋怠時有王骨都者坐殺人罪當死骨都猗氏縣民郭小生妻常夜與姑同績小生先寢仇人于穴潛入其室殺之而遁小生父疑骨都私與鄰人遠加兒謀殺之執以告骨都實不與遠私時有楊恭者知于穴謀首其事然于穴強辯郡縣鞫獄者不能得其情骨都不勝拷掠遂服獄具上行在刑部又不與辯將加刑骨都訴寃上命文武大臣覆訊得誣狀時于穴已死矣上命釋骨都遂諭刑部官曰罪至死謂之極刑况妻殺夫尤爲大惡法司於此不用心何所用心彼若不言必枉殺之矣仁人君子



於一草一木不肯輕折何況人命朕數戒爾等須存欽恤之意何得仍有此事今但以赦前姑容不問若再枉人如此豈得更容尙書金純等皆頓首謝又有義勇衛軍閻羣兒妻毛氏有淫行李宣以告羣兒計殺毛毛誣羣兒李宣等強劫陳貴羣兒等不勝敲扑遂誣服擬死貴被劫之日宣等他適有驗擊登聞鼓鳴冤都察院辨之乃得釋

### 二月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

從陽武侯薛祿奏也上以柴固山谷所有運送甚艱其免之令得專備邊而嚴邊將受賂放軍脫伍不差操之誅

### 禮部進藉田儀註

上謂侍臣曰先王制藉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爲人君者誠念耜業艱難愛卹

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  
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斂貴農重穀禁止  
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  
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  
之福也

罷江南買鐵及停止陝西造作採辦

行在工部尙書吳中秦造軍器缺熟鐵請於江南諸處收買  
然道遠恐不及期今擬發民往遵化鐵冶先運鐵二十萬斤  
備用上曰遵化既有鐵何用買於江南况鐵重滯遠運尤難  
民今當農時而有此役官吏胥逼迫民必受害而妨廢農  
功止於遵化足矣諭工部尙書吳中等曰朕聞陝西去歲薄  
收今軍民多艱食而修襄陵二王府漢中運茶及採紅花茜

草之類皆用民力今東作之時何暇及此宜遣人馳驛諭所  
司姑停止所遣之人皆令還京先是行在工部侍郎蔡信言  
浙江等都司及大同寧夏宣府諸軍匠在京執役者乞皆取  
家室至京隸錦衣衛上不允以問工部尙書吳中中對軍伍  
當與兵部議至是兵部尙書張本等言信取軍伍家室計其  
數凡二萬六千人總二百四十五衛所而大同寧夏諸衛皆  
臨邊境爲匠者暫役其一丁今若盡取如一匠止三丁四丁  
已近十萬之數士伍旣缺人情驚駭其言不可行上曰朕固  
知其不可彼以匠藝得官豈諳道理但知所管屬多則於己  
有利豈知兵備乃國家重事不可減撤况比來營建已皆停  
止何用勞擾如是已而復謂本曰昔魏文帝欲徙冀州戶十  
萬實河南非辛毘切諫不能止朕嘗歎魏文躁急不知民艱

方以茲自傲卿等於事之不利軍民者苟有所聞必爲朕言之

三月令稅戶人材老疾者許子姪代

從吏部奏也

順天府官引京城坊廂里老人等入見上親諭勉之

上諭之曰京師五方之民雜居習尚不同朝廷供億百需以其便近多所責辦視外郡尤煩勞皆朕所悉今嗣承大統期與海內相安無事矧京師乎爾爲民者胥相訓告勤務本業孝親敬長和睦鄉里不事游惰不作淫巧不犯憲章則爲良民有司體朝廷之心視民如子恤其飢寒均其徵役撫綏良善詰治奸慝俾吾民樂生則爲良有司朝廷於爲善者賞之爲惡者罰之賞罰之典皆祖宗成憲朕不敢違時紀元之初

政令維新京師之民拱聽聖諭莫不稱慶

命戶部飭郡邑省徵徭課農業振貧民

上以春雨頻降退朝召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諭之曰朕初承大統政化未洽念自古國家未有不由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不由民之困窮以致禍亂是以夙夜祇畏用圖政理所冀天時協和年穀豐熟去年冬多雪今春益以雨澤似覺秋禾可望然一歲之計在春尙慮小民阡於飢寒困於徭役不能盡力農畝其移文戒飭郡邑省徵徭勸課農桑貧乏不給者發倉廩振貸之時青州饑戶部奏覆勘上曰民饑無食振之當如拯溺救焚宜遣人馳驛往山東令布政司與府官就近分給庶幾有濟

夏四月命吏部選賢能嚴保舉

詔曰君國之道保民爲先當春時和萬物萌生而吾軍民曾未盡得所念何以荅天與祖宗基命之意乎夫布政按察司及府州縣官得人則政理民安非人則害被烝庶而循資陞授將賢不肖混淆吏部移三品以上官保舉必得廉公端厚識治體能爲國爲民者以充其各處有文學才行出眾之士二司及有司具以聞後有贓私罪坐舉者又曰古人取士於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蘊蓋亦難矣况篤實之士率多恬退便辟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不能格物嚴選舉以遏冗濫精考覈以防矯僞毋俾小人得貽患吾民古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受惠聲名流芳於永世卿等勉之時有御史瑤薦賢奏牘誤書姓自陳改正上謂蹇義曰古人奏牘皆存敬慎石慶馬字欠一

點懼及死今薦賢不知其姓豈能知才輕率如此豈稱御史之職其改外任

### 呂震卒

震臨潼人年二十舉鄉試下第爲太學生試僉事進刑部郎中靖難兵起侍仁宗居守永樂初陞大理卿進刑部尙書改禮部震罔上厲下無所顧忌久而朝廷亦厭之特念效勞守城故未之棄云

### 陞胡濙爲行在禮部尙書

時安東中屯衛指揮僉事姜通奏爲其子裕聘朔州衛指揮周忠女爲配今已二十年近爲平陽王選妃不得成婚上謂行在禮部尙書胡濙曰婚姻人道之始風教所關昔唐太宗聘鄭仁基女爲充華聞其已許陸氏遂罷之亦是重禮教今

忠女仍歸姜氏令平陽王別選妃

御製外戚事鑒及歷代臣鑒二書成頒賜羣臣外戚

上諭之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必自親親始至於文武之臣亦欲同歸於善然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故於暇日采輯前代近歲及文武羣臣善惡之迹與其所得之吉凶彙爲此書用示法戒其擇善而從以保福祿於悠久二書皆上親製序文外戚事鑒序曰朕惟帝王之仁始於親親稽古唐堯協和萬邦必先九族蓋由內達外篤近舉遠致禮之大經也夫居天下之上統天下之眾覆載之內皆欲使安其生足以養樂利於悠久矧夫至親近屬者哉人之行必在於善雖人品不齊而無不可與爲善者蓋善具於心非有待乎外惟所稟與習不同而後有流於不善者焉古聖人爲世道生民之計設



爲之教使必由於善爲善斯合乎天道故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考諸既往可鑒也朕祇嗣祖宗大位爲生民主夙夜惓切圖與天下共樂太平之福而必自親者始常以爲引之於福者曷如開之於道爲有本喻之以言者曷如質之於事爲有徵也閒采漢以下歷代戚里之臣其善惡之迹併其所得吉凶舉其大略而類別之得七十九人名外戚事鑒皇親各賜一本昔孔子刪商周以下之詩三百篇垂教後世其詩善惡悉具說者蓋謂其善可以感發善心惡可以懲創逸志皆有資益乎己也凡今戚里之家誠能究閱是編擇善而從心體力行由是遠而博求古聖人之教近而奉守我祖宗之法敬慎弗渝將德譽益興寵祿無斁國家有敦睦之美君臣相與其享富貴於無窮焉歷代臣鑒序曰朕惟天

生民立之君而天下之大民生至眾必有道德名碩之士相與參贊彌綸以成康濟之功故堯舜禹湯文武之世有皋陶伯益伊傅周召爲之佐百司執事之賢爲之用斯唐虞三代之盛治非後世所能跂也東周以降治不逮古豈皆出於其君亦其臣有純焉有駁焉蓋隆古之時爲臣者率皆秉仁循義心夫天理之公視民如子憂國如家後之爲臣非無其人然亦鮮矣此治之所繇不古若也歟史官著臣傳以示法戒其賢者功德闕而譽聞著雖去世千載輝光烜赫後來願治之主往往有生不同時之歎不賢而挾姦縱私傷仁敗德百世之下聞其姓名猶起人忿憾不平之氣若是者可與其爲天下國家者乎朕承祖宗洪業夙夜惓惓究惟治理所賴文武之臣同寅協恭以圖無忝蓋古者君臣有交相助益之

義三代而上見諸經昭昭矣春秋以來二千餘年凡臣之行  
事其善惡大概間類錄之總三十七卷名歷代臣鑒用賜羣  
臣俾時覽省夫道明德立者其爲善之志固已素定是或不  
能皆然此臣鑒所由作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孔子曰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人之心豈有今昔之異哉誠能  
於是編擇其善者存諸心力諸行將建之事功光明俊偉有  
裨於國家有耀於後來而與古賢臣同一不泯於無窮矣朕  
之所益於羣臣如此爲臣者亦必有以助益於朕庶幾明良  
相與同一忠厚之至也

罷山東濟兗等府派買顏料

山東清理軍伍大理卿湯宗奏濟南兗州東昌青州四府久  
無雨雪麥苗焦槁民多艱食今工部派買顏料甚急乞暫停

止以待秋成工部尙書吳中言顏料皆陵寢殿宇待用之物  
上曰山東之民祖宗之民也艱難如此祖宗所不忍爾可以  
苛急擾之耶其悉停罷

召山東清理軍伍大理寺卿湯宗還

時山東久旱禾麥焦枯民飢流徙上聞之諭兵部工部臣曰  
近數有言山東旱飢朕寢食不寧夫治國在安民無水旱之  
灾民足於衣食則安今民未安而湯宗往清軍伍郡縣官吏  
聽受約束稽覈兵籍奔走喧呼倍加騷擾民心驚駭逃者所  
以益眾兵部其驛召宗還凡外衛軍旗在山東取軍者悉令  
還備一切買辦皆停

五月命右都御史王章出按南北諸道

敕曰朕爲天下生民主夙夜兢惕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比者

廷臣多自外至道里所經耳目所及軍民利病豈無可言而  
泯不聞豈朕之所望哉爾國之大臣實總憲紀可自良鄉抵  
南京巡撫軍民一切休戚具以實聞毋有所隱庶副朕憂慤  
元元之意後因章言事不切遣敕責之曰朕欲聞軍民休戚  
安否之實故命卿出按今所言率常事不切軍民利病爲國  
大臣豈當不識朕心敕至凡有關於軍民安危利害之故皆  
詳具以聞慎勿應故事而已因諭侍臣曰南北兩京相去數  
千里常慮驛使往來或有暴擾或水旱灾傷疾沴民有飢窘  
不安皆朕所欲聞者朝廷往遣御史巡歷皆不以告故遣王  
章巡視冀聞其實今其所言乃毛舉細故不切大體大臣如  
此子復何望爾等朝夕在左右當悉朕意凡所見聞皆須詳  
陳君臣同體勿有所疑

以沈度爲行在翰林學士

上視朝退御便殿翰林院儒臣侍因進政在用人之說上曰  
易泰否二卦盡之矣君子進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斯謂泰小  
人進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斯謂否泰之時人君大有爲所  
以成參贊之功否之時君子引退則不可以有成矣求否泰  
之端則在乎君子小人之進退人君之用舍有關世道如此  
豈可不慎但君子小人卒未易辨所用有不當者卿等亦宜  
直言勿隱

召總兵官陽武侯薛祿還京

先是遣祿領兵往開平宣府大同沿邊巡視兵備至是以各  
處皆有重兵鎮守而暑雨漸盛虜當斂迹祿所領將士暴露  
勤勞遂召之還祿等旣還自開平乃條上備邊五事其一興

和保安右衛及開平一路閔安諸堡常被虜寇侵掠今北京宜選將練兵以備不虞儻有緩急卽得應援其二環州威虜諸堡正當衝要而地遠勢孤若仍修築工費浩繁開平官軍家屬眾多月給爲難宜於獨石築城壇帽山寨關移置開平衛於此俾其人自種自食精選本衛及原調守備官軍二千人分爲兩番每番千人自帶糧料住開平戍守旣免餽送之勞亦得備禦之固其三大同武安侯鄭亨所總軍士守城之外亦有外尙有二萬餘人宣府都督譚廣所總軍士守城之外亦有萬餘人而兩地相去四百餘里儻有緩急卒難應援宜各增都督一人分領精兵往來巡邏遇賊猝入併力共禦其四天壽山後別無城池圍護雖有永寧衛在東北山下且無城堡而隆慶州正在山後舊城尙存修葺頗易請移永寧衛於隆

明大正集要 卷一  
慶州正城中守護其五西陽湖洗馬林二隘口雖有煙墩相  
去遙遠遇夜有寇難以傳報宜又增置三煙墩給與銃礮遣  
人守瞭消息易通又沿邊舊有煙墩牆垣濠塹多已傾頽宜  
令鄭亨譚廣各按分地督兵修築上命公侯大臣議行之  
諭法司官審錄繫囚

上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拔重囚益其食所以順  
時令重人命也我祖宗之時每遇隆寒盛暑必命法司審錄  
囚繫卿等皆先朝舊臣所聞知者朕體祖宗之心敬慎刑獄  
冀不枉民命今天氣嚮炎不分輕重而悉繫之非欽恤之道  
古人謂刑爲祥刑以其用之至當足以召和氣福國家卿等  
當體此心卽量情罪輕重而區別之務存平恕毋致深刻  
令浙江市買內使還京



從御史尹崇高奏也

禮部請旌割肝救母衛女不許

錦衣衛總旗衛整女也母病篤割肝煮液飲而愈上曰爲孝  
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此豈  
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若旌表使  
愚人倣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召金幼孜楊溥錢習禮陳循劉永清等修實錄  
以諸臣或丁憂或告省故也

復黃子威爲松江知府

先是子威公勤豈弟大得民心以憂去巡撫胡槩至松江民千  
餘遮道願得復槩以聞上以松江煩劇難治渠得民心如此  
必有才從之

附錄 上嘗午朝退以天暑念農事之勞也語侍臣曰朕九載時  
甫讀書皇考親書唐聶夷中鋤禾日當午詩授之問曰解否  
對曰解葢言農事艱難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朕每觸此未  
嘗不念及農夫銘於心不忘今宮車不復還矣已淚下沾襟  
六月定宗室將軍中尉等品級冠服儀式

封爵昏禮照皇明祖訓凡世子及郡王納妃郡王嫡長襲封  
者當先上聞朝廷遣人行冊命禮自鎮國將軍縣主以下昏  
禮但頒誥命冠服其儀仗妝奩諸物皆王府自辦

遣御史清查內府諸衙門出納錢糧

上諭都御史劉觀曰中外文武諸司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  
內府各監局皆有錢糧出納聞多弊其選御史率監生於東  
華門外廡下取各卷籍詳加磨勘有隱匿冒支者悉以聞

秋七月詔六科給事中傳旨覆奏

時中官奉旨傳之六科輒令徑行諸司上聞之卽下法司治  
因諭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紀注凡朕一言一令或令內  
使傳出者爾當備載覆奏再得旨而後可行庶幾關防欺蔽  
不然必有詐僞者爾等自今恪謹乃職不許依阿隨附後令  
吏部於聽選教官中擇其人入內教內侍已選翰林檢討學  
正等官教之

詔免山東夏稅

上謂戶部尙書夏原吉曰山東民食大半仰麥今久不雨麥  
已無收秋穀亦未可知朕特免其夏稅舊聞詔書所蠲戶部  
每復催徵或云已收在官或云災傷未甚多方阻格致朝廷  
失信於民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伊尹作相一夫失所

明大正集要 卷十八  
則曰是予之辜卿國之大臣宜體此心慎勿復蹈前弊又曰  
山東諸郡奏今歲農事已悉知之蘇松嘉禾未知雨暘如何  
卿其遣人馳往視之

罷湖廣東買用香料

行在禮部奏太嶽大和山宮觀所用降真諸香每三歲七千  
斤例於湖廣東買用上曰買於民間豈不倍加科擾朕初  
嗣位未有恩惠及下此事姑止其於京庫支用

罷湖廣採取大木

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劉鼎貫奏今湖廣發民運糧調軍征討  
正遇旱灾人皆艱食及承工部勘合採松杉大材七萬株而  
大材皆險遠之處所產用力尤難誠恐逼迫失所上命悉罷  
之行在工部尙書吳中請罷其半上曰凡未採者悉止可但

半耶

欽鞫栗陽縣民史英獄

時英父子毆殺人賄有司誣以劫盜又執其家屬禁錮之胡槩廉其實械英及受賄者二十人至京院寺覆審無異上召問斷英父子死餘罰輸作無罪者釋之

陞四川按察使陳璉爲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

遼東守將朱榮請掩擊哈刺哈孫等不許

北京地震

上以漢王反遣指揮譚順內官黃讓內使陳錦助平江伯陳瑄鎮守淮安

案是時內官尙列指揮之下

從大理卿胡槩便宜議

明大正集要 卷一八  
槩奏臣巡撫浙江蘇松海寧諸衛所各言糧運不繼軍餉不足臣欲待奏報則恐後時已令嘉興等府以近收犯人贓罰糧米支給四萬二千餘石贍軍上謂夏原吉曰槩能議權宜所行良是勿復以專擅議之

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辛未發北京命陽武侯薛祿清平伯吳成將前鋒及五軍列侯諸將從征辛巳至樂安壬午禽高煦乙酉班師

漢庶人高煦者成祖皇帝仲子也季爲趙王高燧永樂初庶人與靖難功已與趙王並封國雲南怏怏不肯行曰我何辜斥我萬里外改青州又怏怏曰我何罪置我瘠土畱京請天策衛得之輒喜曰唐太宗始嘗爲天策上將吾何渠不秦王若乎已日夕與季比而譖東宮宮僚多得罪獄死者數人矣

而庶人所爲益暴悖成祖在北京問隆平侯信頗聞之南還問尙書義義固謝不知問學士士奇士奇曰固然漢王之心路人皆知之惟陛下早計善處父子兄弟間全天恩上爲默然居數日復得高煦所爲不軌事甚具乃大怒召詰之褫衣冠繫西華門且行誅皇太子伏地頓首涕泣請乃削兩護衛徙封樂安州勒卽日行上顧東宮及太孫曰樂安近卽朝變可夕禽也久之上以疾不視朝皇太子希得見而宦官黃儼江保附趙王常陰爲王地時時造浮言謂上意未嘗不時時在趙王也於是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託天象非久當易主遂與羽林衛指揮陳旭鎮撫陳凱興州衛老軍高正等謀爲逆廢皇太子而立王事覺上御右順門召皇太子及文武大臣廷鞫之得正所僞撰遺詔大震怒召趙王詰責惴慄不

能對皇太子力營救曰大內深窳此獨外諸邪妄人所爲高燧在內安得知乃獨誅賢等王大懼自戢仁宗卽位遇二王加恩及大漸召尙書原吉大學士士奇等受顧命而上時以皇太子監國南京驛召未得至原吉等以樂安迫都圻以爲憂乃祕不發喪獨遣使迎皇太子趣駕入皇太子至良鄉乃發喪羣臣出郊迎皇后畱原吉佐襄王守大內旣卽位賜二王視他府特厚而高煦日有請輒許顧愈益自疑因遂反立五軍都督府擅封拜刻日取濟南犯京師遣校枚青潛詣英國公輔結約爲內應輔暮夜得書大驚立繫青持以聞時上待尙書原吉厚時召密咨於是庶人訟言仁宗違洪武舊制與文臣誥敕贈而原吉等爲佞奸亂政名清君側索誅之上得輔所上書夜召諸大臣入與議原吉自屏不敢入上召之



入乃入免冠頓首曰臣不才致親藩變亂罪萬死上曰卿何  
言彼實覬大位獨借卿爲兵端朕休戚當與卿同之於是屏  
左右分坐密議學士榮首勸上親征上顧原吉原吉曰親征  
善漢王勇爲諸將所憚服日者上命陽武侯將而色變退語  
臣而泣此何以待敵乎且兵貴神速今卷甲亟趨霆發電迅  
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宜聽上曰善明日諭百官  
親征英國公輔請得將自效上曰卿誠足辦此顧朕新卽位  
不行不足以震疊吾行決矣又明日乙丑大索樂安奸謀敕  
指揮謙同平江伯瑄守淮安令毋南敕指揮勳守居庸毋令  
北入胡敕法司盡弛軍旗諸刑徒從征戊辰部分公列侯守  
皇城京城已巳命襄鄭二王居守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  
吉學士榮等扈從辛未五軍發京師癸酉過楊村上馬上顧

從臣言公等試度王今爲計當安出或曰樂安城小彼必取  
濟南爲巢窟或曰彼中戀南都必行據南郡上曰不然濟南  
近然未易攻况聞大軍至何暇攻南都遠護衛家咸在樂安  
又何得遽離也漢王外誇詐然中情怯耳往臨事每不能自  
裁今獨輕朕年少新立眾心易搖故敢反又冀別將來得誘  
幸成事聞朕來膽落矣殆至卽禽哉初庶人聞陽武侯祿將  
攘臂喜曰易與也聞親征乃大懼急爲備上馳書諭庶人曰  
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誠  
禽倡謀者自歸朕與王除過恩禮如故不然一戰成禽或同  
謀者執王爲奇貨以來悔無及矣時上神武英暢令下壯肅  
我師氣益振庚辰侯祿言前鋒至樂安漢王約明日決戰上  
令大軍立蓐食趣行文武大臣請慎重懼林莽間有伏兵毋

百里趨利上曰兵貴神速我師已抵城下而營彼烏合洵洵何暇伏譬阱中虎卽爪牙安施脫前軍失事士氣折矣遂行夜至陽信陽信吏民皆入樂安城無來朝者辛巳昧爽蹕樂安城北壁四門諸將請進攻不許再敕庶人自歸不答是夜盡焚兵器及所與通謀逆者書明日就執羣臣請正典刑上不許命庶人爲書召諸子令同歸京師令侯祿尙書本鎮樂安改州名武定州乃班師諸司及約爲內應者皆殛死不踰旬而罪人斯得四海晏然本榮原吉贊親征之力也上嘉榮決策功賜鞍馬金幣及樂安州男婦五十餘人

是月順天不及試

九月繫高煦於逍遙城王斌朱恆伏誅

築館於西安門內處煦夫婦男女其飲食衣服俸米仍舊

御製東征記

備載高煦之罪及朝廷不得已發兵之故

亦馬刺等處女真野人木刀尤等二百二十九人來貢馬

上因謂侍臣曰夷狄爲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之甚者靖康之禍論者以爲不當通女真攻契丹取燕雲之地亦非根本之論是時天祚失道內外俱叛取之可也女真以方強之勢乘契丹之敝後日必與我爲鄰燕雲之地太宗百戰不能克乘時取之亦不爲過若究禍之根本蓋自熙寧至宣和五六十年小人用事變易法度民苦征徭軍無紀律國家政事日陵月替遂爲夷狄所侮致有此禍高宗南渡中原陷於夷狄民心思宋政宜臥薪嘗膽委任忠良恢復舊疆洗雪大恥乃復用小人力主和議爲偷安之計以岳飛之忠卒死於秦檜

之讒小人之敗人國家如此又曰自古無中國清明而有外夷之禍者上出御製東征記以示羣臣凡書高煦之罪及朝廷不得已發兵之故蓋詳備云

遣駙馬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齋璽書諭趙王高燧燧上書謝罪

先是六師還至單橋尙書陳山迎密請曰趙王與漢庶人爲逆之日久矣今乘勝宜移師指彰德則朝廷安不然且爲異日憂上召義及榮原吉議之三人皆請從山畫榮請先遣敕詰王與高煦連謀狀懾之而六師奄至可禽也命學士士奇草敕士奇不可榮厲聲曰汝欲阻國大事乎事今阻儻異日有變當誰任其責者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寧可欺乎且敕旨何辭榮曰令錦衣衛責狀云趙王與漢連謀何患無

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謂義及原吉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獨親叔二人有罪者不可赦無罪者當厚待有疑則嚴爲之防柰何輕用兵獨不念皇祖在天之靈乎時楊溥與士奇意合曰公言是吾二人請賜對質言之榮先入士奇溥繼至不得入惟義以士奇言白於上上默然久之頗意忤士奇不得召然亦遂不復言移兵事矣比至京言官交章劾趙事不已請削爵土而高煦亦自言與趙通上反復思士奇言善之召問曰今言者論趙事益多則何如士奇頓首對曰宗室惟趙王最親今反形未露當保全上曰然皇考與趙王最友愛吾今惟一叔吾柰何忍之吾欲封羣臣章及漢所連詞遣都御史觀及公卿中一人齎示之使自處何如士奇曰甚善獨乞於皇親中選一人偕行尤善上曰然則誰

可者對曰廣平侯袁容至親且善開諭人宜可遣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上從之遣容觀齋書行時趙王聞漢事窘甚日夜候動息脫事急卽自裁及容等至乃大喜曰吾生矣卽上謝罪請還三護衛及儀衛司上復與儀衛司而定已召士奇勞之曰卿之力也是年漢庶人及諸子皆死逍遙城趙悼王亦不久薨而晉王濟熿與漢通有狀廢屏鳳陽於是言者稍更法制爲峻防雖親王儀體崇極不異而權愈益輕矣

冬十月釋李時勉於獄中

十一月

十二月命安遠侯柳升佩征虜副將軍印爲總兵官保定伯梁銘爲左副總兵都督崔聚爲右參將黔國公沐晟佩征南將軍印爲總兵官興安伯徐亨爲左副總兵新寧伯譚忠爲右副將

軍分兩道討黎利兵部尙書李慶參贊軍務

先是黎利反命總兵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討之元年三月  
敗績於茶籠削智政官爵四月命成山侯王通佩將軍印都  
督馬瑛充參將兵部尙書陳洽參軍務發楚蜀護衛兵二千  
人南直福建六省兵萬五千人廣西弩手三千餘人及本省  
土兵三萬人使將之通行後上命鎮遠侯顧興祖以廣西兵  
五千益通十一月通抵交趾所部都指揮袁亮兵與利黨黎  
善戰不利善等分兵爲三道來交趾通出戰參將馬瑛破賊  
於清威與通師會應寧縣渡寧橋遇賊大敗兵部尙書陳洽  
死通中傷黎聞之自率眾會善進圍東關通大懼傳檄清化  
州迄南城池悉聽利管屬其官吏軍民皆令出城赴東關惟  
清化知州羅通指揮丁忠不從利分兵擊之不能下平州知



州何忠被執不屈死臨難賦詩曰萬里孤城久用時腹中懷  
奏聽王師紅塵失落風霜苦白馬懸心天地知死向南方知  
有日生還北闕應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殄叛夷  
後諡忠節事聞詔遣升總兵兩京湖浙兩廣十二省兵晟統  
雲南四川兵合七萬人往討之又命慶參贊令擇六卿屬才  
望者以從得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與偕行明年二  
月利攻交趾通擊敗之斬僞司徒黎牙僞司空丁禮等萬餘  
級眾請急攻之通不決三日利兵復振尋陷昌江都指揮李  
任中官馮智知州劉子輔等皆死復陷隘關而升兵於九月  
至倒馬坡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據守升兵連破之直  
抵鎮夷關如入無人之境升勇而寡謀有驕色而利詐遣人  
詣軍師言窮蹙願歸命安鏞言於尙書曰總戎之志驕矣公

月正集要 卷一  
宜力言之夷情謫詎知非誘致我也况璽書數戒賊專以覆  
爲勝不可狃柰何乎弗戒時慶已屬疾強起力爲言升唯唯  
而已明日升以百數騎獨前前度橋橋遽壞墜伏四起升被  
創死明日梁銘李慶以病卒於軍又明日師困賊列象陣勒  
降官軍大亂晟兵遂忸沮不敢進崔聚史安陳鏞與李宗昉  
皆不屈死於是侯通懼遂與利約和還師南寧以俟命時交  
趾用師十數年勞費劇而上意內厭兵通以利表至言前國  
王遺嗣暲今在老撾願嗣封得永奉貢職上召示英國公輔  
輔對曰交南本中國也將士勞苦者數年僅克復當益發兵  
討賊耳輔退召尙書義原吉問之二人對如輔旨曰舉與之  
無名且以示天下弱也不可乃召示閣學士士奇榮曰交趾  
事寔義夏原吉拘孿常見昔徵舒弑陳靈公楚子討之殺徵

舒旣縣陳申叔時以爲不可楚子卽復封陳古人之服義如此太宗初定交趾卽欲立陳氏後今欲成先志俾中國無事卿等再思之榮稽首對曰永樂中費數萬民命而得此今呻吟者未息困者未蘇也而復發天下兵天下不忍聞今許之生民之福也上顧士奇問云何士奇曰榮言善且求陳後復立之本太宗皇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今兵不得休十餘年民苦甚皆祖宗赤子也行祖宗初心保祖宗赤子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崖前史榮之何謂示弱臣侍仁考久聖心拳拳以交趾爲憂幸上裁決上曰卿二人言是也皇考言朕固屢聞之明日朝罷出鬮表示羣臣曰議者必且謂從之不武武所貴止戈民苟獲安何恤乎人言於是於十一月命禮工侍郎李綺羅汝敬通政王驥鴻臚卿徐永達爲正

副使齎詔撫諭之冊封暹安南國王敕交趾鎮守三司衛所  
府州縣文武吏士各攜家來歸詔罷征南兵命未至而通先  
與利盟退師師還下侯通於獄廷鞫通喪師棄地內官山壽  
護叛賊太監馬騏激變皆論死參將馬瑛都督方政三司官  
戈謙李安等論罪有差詔寢贈安南死事諸臣始利表稱安  
南國先臣順三世孫臣暹及頭目臣利以得對已汝敬等還  
利表言暹病死利守國俟命詔利權國事而利僭國號如故  
自是陳氏之支裔盡絕而交趾失矣 按王通咸寧人永樂  
元年以父王眞戰功封武義伯七年以陵功進封侯祿二千  
五百石至是以棄城削侯論死後赦出爲都督同知守昌平  
景泰三年薨天順元年子琮改襲成山伯祿千石成化九年  
薨子鏞嗣嘉靖四年薨子洪嗣十年薨子維熊嗣隆慶四年

薨子應龍嗣 柳升懷遠人永樂六年以征安南功封安遠伯世襲八年復以下安南獲簡定進流侯祿千五百石二十年以從駕北征予世襲至是陣亡子溥嗣累佩將印天順五年薨子承慶有足疾孫景嗣弘治十五年薨子文嗣嘉靖十一年薨子珣嗣累佩將印二十二年薨子震嗣 梁銘汝陽人永樂二十二年爲都督同知以宿指及東宮舊恩封保定伯祿千二百石世襲至是陣亡子瑤嗣景泰元年以平貴州寇進流侯加祿三百石天順元年恩例予世襲成化三年薨子傳嗣十六年薨弟任嗣正德七年薨子永福嗣嘉靖十四年薨子繼璠嗣

命工部尙書兼詹事黃福仍掌交趾布按司事

以陳祚王翱爲監察御史

初祚爲庶吉士陞參議以言事謫太和山佃戶躬耕勞苦者十年至是陞之行人王翱乃從士奇薦也

張本請分官馬於大名府及山東河南諸郡牧養從之

仍遣官同太僕寺官審覆軍民丁力及土地之宜然後分給忻城伯趙彝卒

彝虹縣人洪武三十五年爲都指揮使以靖難功封歲祿千石世襲至是薨子榮嗣成化三年薨子泰嗣弘治十三年薨從子修嗣正德十三年薨子武嗣嘉靖三十五年薨子祖征嗣

以扈從功賜御用監太監王瑾玉帶

宣德二年丁未春正月庚寅朔

申明屯田之法

上諭戶部曰今海內無事軍士量畱守備餘悉屯種所收足以給衣食則國家可省養兵之費且軍士平日不習勞苦遇有征調畏懼艱難卽思逃避使之屯種服勞農隙習武亦無驕墜之患我皇祖臨御深用意於此勸懲考校皆有成法所以食足兵強朕以爲立法固善尤在任用得人其令兵部移文所司選老成軍官提督屯田仍命風憲官以時訪察

戶部尙書師達卒

達東阿人少孤事母孝年十二母疾危思藤花菜達亟出求至城南二十五里及夜歸遇虎驚呼天虎舍之去母食菜病遂愈由太學生擢御史陞陝西廉使時淹囚千數爲審其輕重決遣之囹圄一空丁憂廬墓絕葷酒起兵部侍郎改吏部從文皇北征督運餉仁皇時進南戶部尙書掌吏部事典銓

求公當且持廉文皇有言六部扈從之臣不貪者無如達蓋知之有素云

歸併重役軍伍

四川軍有重役軍奏乞歸併者上可之諭尙書張本等曰近來清理軍伍凡一戶有充二三處軍而丁力消耗者皆許歸併若不歸併民間句擾不已官府亦自煩勞今各處清理軍伍皆是廷臣朕所信任者正當明白爲之開豁豈可畏避不理致其紛紛勞朕聽覽君臣之間誠心相與但須務實勿用自嫌何況已有定例卿宜以朕意移文諭之

命戶部優卹逃民

山東奏泰安州永樂十七年十八年人民艱食於預備倉借糧二萬一千三百石振之洪熙元年秋成止償四千餘石多



因逃徙後未有償官欲待年豐悉償上謂行在戶部臣曰逃民初復且當優卹豈可遽責之償朕常慮百司不體人情今所奏良協朕心准其所言聽家業已成之後年穀有收則令償官又四川成都府□縣潼川州射洪縣河南汝寧府遂平縣浙江杭州府餘杭縣江西建昌府南豐廣昌二縣皆奏去年霖雨水澇傷稼人民飢困已借官糧振濟期秋成如數償官各上所借糧數上曰必候奏報而振則無及矣其悉從之

二月賜蹇義等銀範圖書

義曰忠厚寬弘夏原吉曰含弘貞靜楊士奇曰清方貞靜楊榮曰方直剛正胡濙曰清和恭靖

陞左侍郎陳山爲戶部尙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張瑛爲禮部尙

書

南京地屢震

禁奸黠誣奏

從四川巡按御史裴俊奏也凡軍民詞訟須自下而上若官吏貪暴許赴巡按按察司陳告果便軍民及機密重情方許具本實封

戶部尙書古朴卒

朴陳州人洪武中以舉人除工部主事歷今官生平不治生產操勵清苦几案間惟有自儆編一帙卒之日無一錢尺帛遺子孫

命大學士楊溥曾棨爲會試考官

取中趙鼎等一百名是科始分南北中卷取士

陞王驥爲兵部侍郎

三月改轉運爲支運

序循吏傳

上御左順門吏部尙書蹇義侍上曰朕昨讀漢書觀所載循吏有感於心因序論之今以示卿卿宜有以副朕意序曰班固作西漢書載循吏文翁王成黃霸龔遂朱邑召信臣六人然觀其事興學校勤勞來勸課農桑修舉水利恭儉愛人而已非有奇才異能以傾駭人之眎聽然而傳之者何哉以其奉職循理而民自化異乎尙威嚴以爲治者自古有天下者皆以民爲本舜禹之相戒亦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金木水火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而已夫旣有所教而後民生遂民性完然治天下之民必用天下之賢士此後世郡守縣令之職所以重也夫一郡一邑其地環千里百里其民以

千萬計而付之守令者欲其教養之而已教養之道農桑學校而已農桑之業修則民足於衣食而遂其生學校之政舉則民習於禮義而全其性如是足以爲善治矣然而世之才能之吏或不知務此往往任智術厲威嚴苛刻峭急民受其弊此趙廣漢輩之所以不得爲循吏也今天下之郡邑多矣予惟師舜禹之道以教養斯民故於守令之選加嚴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安得皆有如六人者布滿天下郡邑哉廷試賜馬愉杜寧謝璉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上旣發策退御左順門諭翰林儒臣曰國家取士科目爲先所貴得眞才以資任用古人取士於鄉其行藝素有定論至朝廷復辨其官才所以得人爲盛後世惟考其文學欲盡得眞才難矣然文章議論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

實見者其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常敷奏以言况士習視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實則士習日趨於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於薄此在朝廷激勵成就之有道也爾等其精擇之是科進士江玉琳等九十六人命歸家進學原譯字邢恭爲庶吉士

免湖廣運征南軍餉

初交趾之役戶部奏遣侍郎樊敬往廣西副都御史胡廩往廣東侍郎李素往湖廣督軍餉已得旨上謂原吉日朕昨思湖廣去年旱民艱食征南餉廣東西近地在倉儲者非乏也其止素勿行

大理卿虞謙卒

謙字伯益金壇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擢刑部郎中歷陞大理

寺卿未幾降右少卿尋復之至是卒謙美儀觀風采凝重在  
杭州常建議僧道爲民之蠹爲大理寺少卿都察院論誣騙  
罪准洪武例梟首示儆謙奏言比奉詔書自今准律斷罪誣  
騙在律當杖而流今梟首非詔書意上曰虞謙言是竟從律  
天津衛倉災焚兵糧數十萬石事間遣御史廉視還言主典  
者多盜用故縱火以自蓋耳追逮幾八百人不勝鞫治皆誣  
服應死者百餘人餘坐徒流謙察其冤卒白於上得減論爲  
都御史常奉命巡視淮陽徐州旱災至則疏民所苦請發廩  
振貸又請官贖還所賣男女爲奴婢者皆從之又奉命督運  
木會夏日生疫役者多病謙曰此聚之過密宜疏暢之遽命  
散處之病者悉起仁宗皇帝嗣位尤慎刑獄而嚴大理之選  
曰是天下之平也時大理卿缺遂改謙爲卿會有詔求言謙

上言用人圖治興學育才七事皆切中時務仁宗嘉納之謙  
議論平恕且善爲詩自負才望時工部侍郎蘇鄩以猥鄙齷  
齷班謙之上謙恆怏怏故時人隘其量云

附錄

上御文華儒臣講孟子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  
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叩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  
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上曰太公之心  
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是月又奉  
聖旨准兵部奏令雲南四川兩廣福建湖廣覈句軍丁除逃  
軍正身及已解軍丁外其餘畱所在附近衛所帶管食糧操  
備本年十二月又准兵部奏今後一體存畱收操沿海地方  
的也就畱在那裏衛所操備

夏四月右都御史王彰卒

彰字文昭鄭州人初爲大學生奉命往山東糴糧益兵儲遂以廉勤知名擢吏部源士踰年革源士改給事中歷陞戶部右侍郎奉命祀西嶽還言陝州及新安民有鬻男女償負租者遂下詔蠲所負租官爲贖還所鬻改右副都御史從車駕巡狩北京時其母年八十特命歸省且諭之曰君子居官不忘親居家不忘君凡所經過民之安否吏之賢不肖汝宜用意歸悉以聞旣還奏上嘉悅陞右都御史明年復命省母是歲河南水災民多流亡而長吏不恤遂奏黜其貪剋者百餘人罷不急之徵十餘事招復流民發廩振貸多所濟活遇惡必去強寇劫奪道路及妖尼煽惑爲亂悉捕誅之彰爲人謙謹莊重人莫敢干以私但用法過刻其母屢以爲言彰不能改時劉觀爲左都御史人云彰公而不恕觀私而不刻眾以



爲確論

廢晉王濟熿爲庶人安置鳳陽

濟熿晉恭王第三子自幼以很戾失愛於父及長太祖召秦  
晉燕周四府世子及庶子之長者教於京師濟熿與燕二郡  
王高煦周二郡王有勳皆在三人以邪譎相比又不爲太祖  
所愛恭王薨世子濟熿嗣封太宗臨御封濟熿爲平陽王濟  
熿追憾其父之不愛也並憾濟熿不爲解釋教其弟慶成王  
等日訴濟熿之過於朝又誘府中官校軍士匠技誣告濟熿  
之罪月積歲累言人人同歷八年不已獨濟熿之言不數於  
是朝廷稍直濟熿免濟熿及晉世子美圭皆爲庶人俾守恭  
園而封濟熿爲晉王自是驕恣橫暴雖睚眦小怨必報一府  
之人被其毒害特以寵命新隆眾莫敢言而宮中所爲尤惡

毒弑其嫡母謝氏逼烝恭王侍兒吉祥於濟熿朝夕僅給糲食蔬蔔不充也宮人多斃於椎辱其後有恭王宮中老嫗入訴太宗召問之又於重獄中得晉府故承奉左微問之知濟熿所構害濟熿奸狀卽日釋左微囚命馳驛召濟熿及其子美圭濟熿遂怨太宗出悖逆語濟熿父子既至會車駕巡邊往見於行在時濟熿病太宗視之惻然遂封美圭爲平陽王俾奉父居平陽自是不直濟熿未幾太宗上賓濟熿雖設几筵不喪服不哭臨仁皇上賓亦如之濟熿常與美圭爭田仁宗特遣書勸諭濟熿得書卽忿切有悖語又聞朝廷賜濟熿王者冠服及賚予甚厚內自不安遂廣致妖巫於府中咒咀日夜不輟事寢聞於外自上卽位所以禮待濟熿父子者一如仁宗時濟熿愈益不平往往對眾出忿怨語誣毀朝廷而

咒咀事日彰又數遣人結漢王高煦謀不軌日夜促造兵器時人苦之初寧化王濟煥奏其有異心上隱之會高煦被執訊其同謀者得濟熿所常與交通爲謀之狀上猶隱之而濟熿愈不自安所爲咒咀益急其所遣詣高煦之人懼罪乃走京師首實上始遣人密察之悉得其姦惡悖逆狀乃敕符召之既至示以寧化王及王府內外之人所告事狀濟熿覽之赧然不能吐一語久乃俯伏叩頭言臣無狀罪應死惟天地大恩得保首領更生之賜也時文武羣臣累章劾奏濟熿所犯極惡罪當斬上曰不可以違祖訓乃罷濟熿爲庶人置鳳陽皇陵誅其所與同謀及妖巫數人餘脅從並同謀後能自首者悉宥之

五月命鎮朔大將軍陽武侯薛祿護餉開平

祿佩印充總兵官清平伯吳成充副總兵率師防護糧餉詣  
開平仍敕在途整肅軍伍毋致疏虞或遇寇虜卽相機剿捕  
慎勿窮追時開平備禦都指揮唐銘等屢奏虜寇出沒近境  
故也

簡用罷黜庶官

右春坊右諭德林志卒

誌福州人鄉會皆第一廷試第二居官十有五年恭勤恬靜  
若與世無涉者卒年五十

六月寧陽侯陳懋復鎮守寧夏

總甲張顯陳言邊務

顯遼東三萬衛總甲也言遼東軍士往年爲虜掠去者十亡  
七八間有存者多以計竊馬馳回有爲賊追及而戕之者有

爲虎狼所傷有死於凍餓有陷於履冰涉水者還至原衛能有幾人其方至邊境也守將追人送京師馬入官人充御馬監勇士朝廷以爲待之善矣孰不知軍士間之爲之驚愕失志蓋其人被虜時原衛已取戶內壯丁補伍又充勇士則一門三役矣夫以天下之大民之夥豈無可充勇士者何獨以處被虜之人哉臣愚以爲軍士間關道路萬死一生離犬羊之羣還父母之國又羈縻於京師父母不能養妻子不能顧原衛役不能免亦何罪至此設尙在虜中者聞之必相與憤怨離心孰肯馳奔南向哉伏乞陛下斷之宸衷今後有自虜地還者令還原衛惟以姓名呈報府部所獲之馬一匹者就地賞之二匹三匹者惟給賞一匹餘皆與無馬者騎操仍定賞例所獲馬一匹除賞外餘馬別賜鈔若干其先自虜中歸

充勇士者悉遣還衛併其軍役如此則被虜之人忘死爭歸感朝廷之恩大矣上覽其言謂兵部臣曰士卒自虜中潛歸者朕知其艱苦已命賜衣物矣還衛聽從其便原衛有壯丁在伍者悉罷歸

### 定中鹽例

時行在戶部奏北京糧少請開中鹽糧不分官員軍民皆許於北京諸衛倉納米不拘資次支給兩淮兩浙鹽每引米三斗五升河間長蘆鹽每引米五斗河東陝西及四川鹽每引米二斗候積糧多卽止從之

### 釋刑部員外郎何回

初兗州府護衛指揮宋眞挾私憾誣小旗馬全之父阻滯鈔法往全家執而捶之全子護其祖眞命子彬擊全子至死事

聞下刑部回諭真斬罪彬爲從應流有言回受真金者下錦衣衛拷問回不勝痛楚遂承服回家人訴寃上曰彼果受金卽宜免眞罪眞罪不免安得有金命三法司同覈訊還奏實無受金事遂釋回諭錦衣衛指揮李順等曰凡以賊得罪者豈但喪身至其子孫猶被玷累豈可不究實情而專事拷掠今後鞠獄必盡至公不公而枉人汝曹不有陽禍必有陰誅罷雲南新興等場煎辦銀課礦夫

其夫初取給於大理寺衛軍士後取征交趾乃於各衛撥補至是都司奏沿邊地方屯守爲急命罷之

秋七月改翰林侍講陳敬宗爲國子司業  
命陝西三司及軍衛有司罪囚納米贖罪

時戶部奏陝西岷州河州洮州各衛糧餉皆西安等府稅糧

日  
供給邇來歲歉民貧多致逋負倉無儲峙欲將該省罪囚除  
眞犯死罪依律收贖從之

禁自宮

禁清軍妄冒

時清軍官銳意不顧民枉上以朝廷之於軍民猶舟車並用  
故命兵部令有司覈實之

以黎利陷隘畱關逮鎮遠侯顧成下獄以都督山雲爲征蠻將  
軍鎮守廣西

八月大學士黃淮致仕

淮以疾具疏乞休上覽奏惻然顧謂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  
淮與卿等同事皇祖皇考今三十年勤勞多矣而其疾若此  
固畱之則情有不可宜令暫回家養疾若稍平復卽當復來



卿等以朕意諭之遂遣中官賜鈔萬貫及陛辭命兵部給舟車復賜鈔萬貫是時淮父性年九十猶無恙膺封爵與子同當時榮之

九月宥浙江按察使林碩命復任

碩先爲御史有風力超陞至廉憲會中官裴可力督事在浙可力以賄任湯干戶湯漁獵百姓懼碩執法議於裴裴以誹謗阻格誣奏上逮碩親問之碩曰臣感恩難報敢有誹謗惟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上曰朕固未信今旣明白汝卽馳驛復任遂降敕切責裴可力謂歸必罪之不貸天下頌聖德云

附錄上謂侍臣曰宋高祖承五代分裂之餘平湖南平蜀平江南俘嶺劉張太宋並有吳越親征太原降劉繼元當時兵力

足以混一而幽薊之地終不復歸中國何也侍臣對曰白石  
晉以關南諸郡賂契丹飛狐以東重關複嶺爲胡虜所有幽  
薊之南平壤千里番漢共之用兵不易也上曰禦狄之道守  
備爲先彼得其險已非我利况當時契丹強盛無可乘之機  
乎然使宋之子孫謹守憲章練兵以備常如開寶淳化之時  
亦足以保其成業何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致  
金虜之禍高宗南渡並中原而棄之國勢凌夷有其漸矣

冬十月復李時勉翰林侍讀

上退朝御文華殿謂侍臣曰朕觀先王治民有本有末制田  
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頑慝者然後刑之  
蓋非得已不然則無以安良善然觀肉刑亦過於慘侍臣曰  
古人用肉刑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

輕冒法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肉刑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况漢承秦敝挾書有律若概用肉刑民受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肢體削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脈太宗肇啟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敕黃福同交趾布政使阮勛參總機務

敕曰爾福爾勛皆先朝老成今交趾未靖發兵征討特令卿二人參總機務其同心協力早成平定之功用安一方之眾事有當陳奏者密封以聞

錄附 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進講易觀大象畢曰古者帝王有  
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  
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  
一巡狩觀虞書所載二月至東嶽五月至南嶽八月至西嶽  
十一月至北嶽一年徧天下五年又巡以後世觀之人君一  
出千乘萬騎百姓供億不亦難乎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  
時不同矣況後世乎予以爲治貴有實效巡狩之禮考制度  
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誠能體古帝王之心選任賢良  
撫養百姓崇德報功必協至公何患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  
以後世侍衛之眾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十一月掌交趾布按司事尙書黃福還

初福爲利守關者所獲欲自殺關者力止之曰交民延頸望

公爲父母利遣人馳護待以厚禮送歸朝

逮司禮太監侯泰下獄

泰初使漢府高煦嚴兵而入覽書謂泰曰朝廷知我舉兵耶泰曰有言者上以至親故不信也高煦曰爾舊人宜知我舉兵故泰曰不知也高煦曰太宗聽讒間削我兩護衛徙置此州仁宗不復我護衛不徙我大郡而徒以金帛餌我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因命徧觀其兵馬器甲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爲語而主卽送姦臣來然後議我所欲泰歸上問高煦何言曰一無所言問治兵乎曰無所見已而錦衣官校從者白其事上曰事定乃治泰不可宥也至是復命往直隸選駙馬擅作威福凌辱職官捶死義勇經歷董純又受人賂賄事覺始下獄

皇長子生大赦

十二月張善伏誅

內官張善往饒州監造磁器貪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饋其同列事聞上命斬於都市梟首以徇

關中饑

上諭行在戶部尙書夏原吉曰昨聞關中饑甚已命有司發廩又命卿出京庫布帛往振之退而自思此皆朝政闕失所致因作詩書愧卿亦當與朕同憂也詩曰關中歲屢歉民食無所資郡縣旣上言能不軫恤之周禮十二政散貨首所施給帛勤使者發廩飭有司臨軒戒將命邁往毋遲遲命下苟或後施濟安可期吾聞有道世民免寒與饑修己不違寧因情書愧辭上視朝罷御便殿又問侍臣曰頗聞朝廷下寬恤

之令或爲有司阻格者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聞有之上曰  
治天下以信爲本朕每出一詔令必豫度可行可守而後發  
不然徒失信於民豈爲君之道爲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爲要  
君欲施仁而阻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臣對曰此實任事之  
臣負陛下所賴陛下明斷耳時戶部奏將御馬監飼象馬草  
太常光祿飼牲草分派於兩直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等處征  
納上曰納總納種皆量地之遠近慮勞民也宜從減省毋困  
民力

以薛瑄爲監察御史

瑄河津人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稍長從范魏二  
先生講周程張朱書嘆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其所作詩賦  
專心於是至忘寢食舉鄉試第一登進士至是授御史內閣

楊士奇等令人邀瑄遂一面識瑄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稱嘆不已

附禮部奏請太宗皇帝制額僧道府四十州三十縣二十此外不許濫收五年後攷試精通經典給與度牒今請給度牒者多係額外且不通經典乞遣歸若是額內人數亦待五年考給從之

宣德三年戊申春正月甲申朔

書諭阿魯台

書曰朕恭膺天命承祖宗大位主長生靈改元宣德大赦天下咸與維新一切往事悉置不問念四海萬邦之人皆天生故上體天心一視同仁皆欲使之安生樂業王今遣人朝



貢陳詞誠懇深用嘉之夫上天之心惟在愛人人能順天天必祐之王宜益堅至誠以共享太平之福於無窮於是遣指揮曹者赤帖木兒等賜王綵幣表裏各五十匹

### 修漕運船

行在工部奏淮安修改漕運船所費不少上諭之曰漕運國之大事修船豈可惜費昔劉晏於江淮造船皆豐其資船成經久不壞其後有司慳吝減省大半船遂脆薄漕運竟廢此事足爲鑒戒

### 差科道官清軍

### 申明武選比試舊制

兵部請選授武官上曰是皆因其父祖有功故錄用之比來軍官子弟安於豢養浮蕩成風試其武藝百無一能用之管

明大正集卷之六  
軍束手無措惟事掎剋祖宗時置武學教以五經七書且俾  
習騎射當襲職之時嚴加比試試可乃授賞罰之典載在典  
章爾其申明之務求實效其中果有奇才異能者宜甄別之  
毋俾沈屈

二月冊立皇長子祁鎮爲皇太子大赦

三月皇后胡氏遜居別宮立貴妃孫氏爲皇后

先數月上召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諭之曰有一大  
事與卿等議誠出不得已然吾意決矣吾年三十未有子中  
宮屢產不育日者言中宮祿命不利子息今幸貴妃生子必  
立爲嗣母從子貴古亦有之但今中宮如何處置因舉中宮  
過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上曰古人廢后有故事否義  
曰宋仁宗降郭后爲仙妃上問輔原吉士奇爾三人奚獨無

言士奇對曰古人有言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今中宮母也羣臣子也子豈當議廢母榮曰上命廢之豈羣臣所得專士奇曰固出上命亦須處之得當上問輔原吉云何皆對曰須處之得當原吉又曰此大事容臣等退詳議以聞上曰此舉得不貽外議否義曰自古所有何得議之士奇曰宋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臺諫十數人入諫被黜至今史冊爲貶何謂無議旣退榮義謂原吉士奇曰上有志久矣非臣下所能止原吉曰止當議處置中宮士奇曰今日所聞中宮過失皆非當廢之罪議未決明旦上召士奇榮至西角門問議云何榮懷中出一紙列中宮過失二十事進呈皆極誣詆曰卽此是廢之因上覽二三事遽艷然變色曰渠曷嘗有此言宗廟無神靈乎遂袖之顧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

書有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悔願陛下  
重慎之上不憚而罷他日又召問五人輔原吉言願陛下慎  
處必在得當士奇請曰皇太后在上必有主張上曰太后有  
旨令我與汝等議之是日議未決一日獨召士奇至文華殿  
丹陛屏左右諭曰若何處置爲當士奇因請問中宮與貴妃  
相處若何上曰甚和睦相親愛如同氣姊妹但朕重皇子而  
念渠祿命不宜子息之說故欲正其母以別之中宮今病踰  
年貴妃每日往眎慰藉甚勤士奇對曰曷若乘今有疾而導  
之辭讓閒處則進退以禮而恩眷不衰上曰此說可行蓋兩  
人德性皆好謙下今導之讓必從然貴妃必不敢受汝姑勿  
言吾試入導之數日獨召士奇曰汝前說甚善中宮果然  
辭貴妃固執不受太后尙未聽辭然中宮必堅辭士奇對曰

若此則願陛下待兩宮兩家當均一昔光武廢郭后而待郭氏恩意加厚上曰然吾不食言明旦以語義等皆對曰善其議遂定至是行之

封皇后父孫忠爲會昌伯

忠鄒平人以恩澤封薨子繼宗嗣天順元年進封侯祿千五百石世襲成化十五年薨孫銘嗣正德十五年薨子果嗣嘉靖八年革十六年薨繼宗銘俱統營兵至加保傅

放免老幼殘疾軍民匠

先是有言工匠多老幼殘疾不堪役者上謂行在工部尙書吳中等曰老幼殘疾不堪役者屢命爾放免而仍一概拘役有仁心者不如此其速閱驗放遣之至是始以名聞凡九百九十二人遂悉免之

諭禮部開廣言路

行在禮部奏官民建言請同六部尙書都御史六科給事中會議以聞上曰致理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謂明主視天下猶一堂滿座飲酒一人對隅而泣則一座爲之不樂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實爲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諱言或激切亦必其發於忠若以其言激切而棄之孰肯進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卽以聞庶幾有補於治又曰大臣輔君爲治貴有以來天下之善而不恃一己之能卿等勉之又禮部奏近磁州判官張僎等及耆民四十人各言郡縣官吏軍民利病凡二百餘事有旨令臣等會議臣等詳其所言有益於民可行者八十事乞賜施行其間有訐

人罪及奏牘不施名不稱臣並錯誤者請逮治之上謂浚曰  
民之休戚朕所欲聞其假建言爲名告訐者付法司治不謹  
及錯誤者皆不足較較之卽言者不至矣有建議設諫官者  
上曰祖宗建官有定制但朕有過失令中外大小之臣皆得  
諫而納之不爲忤豈不所得者多歟因謂侍臣曰三代以下  
人君唐太宗善納諫當時之臣若魏徵王珪亦善諫故有貞  
觀之治宋太宗嘗曰唐太宗受人諫疏常自引咎不以爲恥  
不若己不爲非使人無可諫二者孰是侍臣對曰宋太宗所  
言爲優上曰宋太宗固是務本之論然人所行豈能皆是若  
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弗拂改過不吝禹湯猶取善於人况  
其下者乎朕以爲君人者當以唐太宗爲法

停止川民茶運

四川參政李衡奏戶部勘合令民運河州茶馬司茶六十萬斤赴陝西比因松潘等處番寇作亂發兵勦捕其旁近州縣民皆驚潰而發成都等府民六十餘萬往運軍饟民力不足乞暫停運上謂尙書夏原吉曰蜀地險民貧今方用兵供給實難安可復以不急之務擾之民擾則不安不安則怨怨則爲非宜從衡所言止勿運凡諸司買辦於彼者悉令停止

御著曹參論示輔臣

論曰漢世賢相稱蕭何曹參何之相業著矣參惟守何之法以清靜寧一後世誚之以爲不事事朕意不然嗣世之君當守祖法爲輔相者固當以清靜處之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參親見秦政紛更以亂天下又親見高祖立國之不易則以鎮靜輔嗣君固老成之士



也觀其居齋用蓋公清靜民自定之言及屬相無擾獄市至  
爲相務掩人細過擇謹厚長者爲丞相史吏刻深者輒斥去  
此其意固有在豈誠耽於酒而塊然不事事者哉吾故曰參  
國之老成人也後世有老成如李沆相宋眞宗務守祖法不  
變一切浮薄新進喜事之人不用君子論宋名相得大體者  
惟沆第一則亦參之心也有不爲參者如王安石呂惠卿相  
神宗以弊天下之人其效可見矣嗟乎安石輩動引經傳直  
述三代非參所能與知也然國家用參未至乎病民參其未  
可深誚哉士奇等觀畢上問卿等以爲何如士奇等對曰此  
誠確論

夏四月汰冗員

吏部尙書蹇義等奏曰比蒙聖諭有曰官不必備貴得人今

事不加多而額外添設如近因催辦運糧理農採木內添郎中主事外添參政參議副使同知縣丞等官今擬在外除馬政農務外餘依舊制裁減在內從堂上官量煩簡酌去留其內府各監庫郎等官俱應革從之 案增官以任事不免因官而生事識治體者宜於冗員深致慮焉是時巡撫胡槩請設布政司一員於嘉湖杭理稅上曰稅糧自是常賦國初徵斂輸送已有定制朕方裁決冗員豈得復設古語省事不如省官所奏不允

以黃福爲行在工部尙書  
以魏驥試行在吏部侍郎  
優恤自虜逸歸民張簡等

上自爲太孫時從北伐習兵元年平漢王二年破兀良哈虜

益瞽惛而上敕諸邊將言古人制戎狄惟在備邊若城堡堅固士練糧足瞭望嚴豈患虜哉顧獨苦玩慢自墮邊耳是時簡等亡歸上念其脫萬死自歸可憫令充御馬監勇士給衣糧復差役著爲令

錄兵部奏江西貴州等處軍丁該解遼東甘肅等處山西等處軍丁該解雲南兩廣等處動經萬里或七八千里者皆照例留在附近衛所帶管收操奉旨腹裏地方該勾的軍離原衛二千里以裏的還發去二千里以外的都留在附近衛所收操

閏四月寧王權奏乞南昌灌城田不許

靖難時成祖宵行抵大寧得寧王權將其軍與俱南及事定徙王封雲南王憤憤不肯行至南昌請留許之至是奏討南

昌附郭灌城鄉田俾子孫得耕種自給上與權書曰承諭欲得灌城鄉田朕不惜戶部言灌城鄉民田千六百一十七頃六十餘畝此鄉民所仰賴以足衣食者也庶子郡王自有歲祿若從叔祖言百姓失業必怨怨必歸朝廷故不能曲從是年七月王進扇並鐵笛與之

五月蠲保定府安州逃亡戶糧芻

時本州里長詣闕言州民逃者一千一十九戶官府令代輸逃亡稅糧三千七百餘石總一百八十四疋草一萬一千一百餘斤追督急迫不勝艱苦上顧戶部臣嘆曰有司不能撫恤致民逃徙又虐民使代輸糧草等物民奚以堪速移文悉蠲之

免汝南王有燠新安王有燻爲庶人處之北京

先是掌彰德衛事都指揮王友奏比於彰德城外得一矢上繫書發視之乃祥符王與趙王通謀爲逆者謹以上聞上覽之書辭悖逆忿怨朝廷指斥乘輿且約連兵犯闕以復高煦之讐書內外皆有祥符王印識上曰此奸人造詐欲禍趙叔祥符耳豈王反所自造乎蓋友前爲趙王奏其暴慢無禮故上疑之卽逮友及捕其左右所親信者且遣書周王有燬而敕召祥符王旣至以書示之祥符王言此非外人臣愚不能事第新安王素惡臣或其下爲此上復遣書與周王言祥符疑前事爲新安王所爲須召新安王有燻來京面質有燻未至周王遣人馳奏言密訪得新安王曾遣人往彰德遽還考其日月與書合上曰是矣命官校馳詣河南潛執所遣者又得新安王所使造僞書僞印之人皆執之至京鞫之皆引伏

並追得新安所賞金寶綵幣等物新安王言此謀實汝南王有爍主之非獨臣也上遂召汝南王有爍既至命京師親王及皇親文武大臣訊之且出書及僞造之人與賞物以示汝南新安皆默然無以對但俛首服罪而已上乃遣書並有爍等所造祥符王僞書及造謀本末悉錄示趙王高燧而徧告諸王遂免有爍有燿爲庶人處之北京敕法司以所造僞書僞印及送書彰德與凡同謀之人戮於市家屬給功臣之家預聞其謀不首者徙邊有爍者周定王第二子有燿第五子志慮不臧少與高煦善建文中嘗告父定王不軌父被削奪囚繫及太宗臨御其父始釋復爵遂奏乞誅有爍太宗委曲解之遣有爍居雲南大理以釋父憾後以定王老始命歸河南居恆欲謀害嗣王有燿嗜生人肉腦及肝膽薄暮伺有過

其門者卽誘入殺而食之以故其府第前日未晡卽斷行迹至是削奪居京師汴人稱快云

作酒論

時郎中御史酣酒相繼敗或請遂禁酒上不從故作酒諭其文曰天生穀麥黍稷所以養人人以麴蘖投之爲酒周官有酒正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以供國用書桓鬯二卣曰明禋詩旣載清酤賚我思成享祀神明也厥父母慶洗腆致用酒以事親也豈樂飲酒以燕臣下也酒醴維醕酌以大斗釃酒有衍籩豆有踐燕父兄及朋友故舊也皆用之大者酒曷可廢乎而後世耽湎於酒大者亡國喪身小者敗德廢事酒其可有乎自大禹疏儀狄戒甘酒成湯戒帝乙罔敢崇飲文王武王戒臣下曰無彝酒曰德將無醉曰剛制

於酒孔子言不爲酒困又禮有一獻百拜然則酒曷爲不可有哉夫非酒無以成禮非酒無以合歡惟戒聖人之戒而禮之率焉庶乎其可也

六月少保工部尙書吳中下獄尋釋之

先是中私以官木磚石遣大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上登皇城樓遙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遂下中獄已而念中舊臣但罷其少保職仍復工部尙書

宥指揮張訊等罪

先是都督山雲奏蠻寇掠橫州訊及千戶徐禮百戶周俊領兵哨守畏縮不進致民被害上命雲嚴治之訊等皆坐失誤軍機當斬械至兵部尙書張本以聞上曰用功不若用過姑宥之俾隨雲討寇自效如有功復職無功坐前罪



御閱皇明祖訓

上顧侍臣曰自古勦業難守成不易我太祖皇帝起布衣與羣雄並驅將二十年乃悉平僭亂奄有中夏申明禮義之教而萬幾之暇複製祖訓一篇示法子孫蓋歷六年始克成書思慮之周防範之密至矣備矣後世子孫但謹守先訓每事遵用不敢違越豈有過舉哉侍臣對曰誠如聖諭然以今日言之躬蹈當自陛下始上曰然亦賴卿等匡輔若一言一行或背祖訓卿等宜直言之書云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賢臣以告其君者也卿等勉之

秋七月革北京行部行後軍都督府

永樂初建北京置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又遷都北京置五府六部皆如南京行都督府行部猶存凡五府六部合行北京

直隸衛所府縣文移者及直隸衛所府縣申達五府六部者必經行都督府行部文移重復事或稽誤上命公侯伯尙書御史學士議於是英國公張輔吏部尙書蹇義等言北京既有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其行部行府宜革上從之

刑部尙書金純致仕

純鳳陽人洪武中爲文選郎中後陞江西參政入爲刑部侍郎轉禮部尙書轉刑部遂兼賓客純寬厚有容初無過舉比遭疾上賜醫藥稍愈入謝免朝謁令護疾視事時夏暑敕三法司疏決滯囚純不加意數從朝貴宴飲致獄淹滯爲御史給事中所劾命錦衣項繫之至是上念其舊人且老特宥之

命致仕

命顧佐爲行在右都御史

敕曰都察院爲朝廷耳目國家紀綱得人則庶政清平羣僚  
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京師諸司奸弊紛出風  
憲者不糾顧與和同卽國紀何賴焉爾剛直廉正簡在朕心  
其竭誠盡力毋憚夙夜毋避權要毋枉良善而縱姦宄其各  
道御史有廉勤公正老成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恥  
若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一體行其御史  
缺行吏部慎選以充欽哉於是考察御史不職者嚴暄等三  
十二人貪淫不法者謫遼左諸衛充吏不諳憲體者左遷老  
疾者免後暄以謫吏後不受役潛逃至京造詞脅取財物上  
命法司鞫之戮於市憲臺肅清

禁郡縣捕流徙饑民

時青州民劉中等二百戶詣闕言永樂中以歲歉流徙至北

京棗強今二十年矣業成家今有司追還山東願附籍棗強  
便時工部侍郎李新奏山西民徙南陽者苦驅捕上曰彼此  
皆吾土獨計民便安聽附籍毋追還  
八月論歷代戶口盛衰

上御武英殿以歷代戶口問侍臣對曰禹平水土民奠厥居  
至桀而耗之湯始受命視禹時不及及紂淫虐武王得天下  
之初視湯時又不及成康致治遂多於禹迨春秋戰國以至  
嬴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數  
年間天下之眾亦減其半昭帝罷戰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  
盛東漢承王莽之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  
事人口滋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隋文節儉大業  
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

人由是天下之人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  
增至開元極盛安史之亂遂大耗矣宋承五季之後自太祖  
至神宗戶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  
歷代戶口之大概也上曰戶口之盛衰足以驗國家之治忽  
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  
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  
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  
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爲世大戒

皇子祁鈺生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致仕尙寶卒

附錄時都御史顧佐奏舉以進士監生鄧棨等試監察御史佐  
奏舉志操端謹堪任御史者進士鄧棨等十四人監生陳富

等十一人聽選教官方端等二十人皆志操端謹堪任御史  
上令歷政各道三月察其言考其賢否擇任之

丁未上東巡命英國公張輔陽武侯薛祿帥師以從九月出喜  
峰口擊兀良哈大破之遂班師癸酉還京

上諭公侯等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備不審  
何似東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農務將畢朕將親歷諸關整  
飭兵備卿等整齊士馬以俟又戒有司無科擾軍民以爲進  
獻毋勞修治道路敕都督陳景先行灤河橋命蹇義夏原吉  
楊士奇楊榮胡濙王驥施禮吳忠凌宴和楊溥姚文直王文  
貴等扈從袁容張信張本張瑛郭敬顧佐等居守仍諭諸將  
師行當嚴紀律申號令盜甲必鮮明兵器必鋒利軍容必整  
肅毋縱士卒擾百姓是日渡潞河召諸將諭曰朕深居九重

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故爲此行今道路所經皆水潦  
之後秋田無穫朕念民艱憫焉於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  
民者必殺不赦遂命錦衣衛遣官巡察九月庚戌駕次薊州  
文武官吏耆老朝見上進其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  
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謠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  
遠爾曹勉之又進其耆老諭之曰今歲此郡獨豐稔無他虞  
善訓勵子孫務禮義廉恥之行毋安於溫飽而自棄也眾叩  
首而退辛亥駕次石門驛喜峰口守將馳奏兀良哈之寇萬  
眾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上覽奏曰是天遣此寇  
投死耳遂駐蹕石門之東召問諸將諸將咸請擊之亦有請  
益徵兵者上曰孽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  
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禽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峰口路隘單

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禽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上曰兵在精與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辦禽賊諸軍可後進遂決策親征乙卯出喜峰口是夜軍士皆銜枚斂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爲戍邊之軍卽悉眾來戰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旣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丙辰斬其酋渠駐蹕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搗虜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巴台奏請自效上從之旣而將士捕其潰散之黨金忠等亦奪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百至上賞勞之甲子詔班師癸酉上還京謁告太廟朝



太皇后置酒上壽

九月

冬十月命陽武侯薛祿遂安伯陳瑛武進伯朱冕鎮守薊州永平山海

命祿充總兵官瑛冕爲左右參將率領官軍鎮守薊州等處操練軍馬並提督各關隘口謹慎隄防遇有賊寇相機剿捕所領官軍悉聽節制

蹇義夏原吉輟部事

上謂羣臣曰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寅亮調燮不煩以有司之政今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皆先帝簡畀以遺朕者而年俱高令兼有司之務非所以禮之也於是賜敕諭四臣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盡邦家職名俸

明大正集要 卷一八  
三  
祿悉如舊卿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眷注老成之意

翰林儒臣進講春秋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隳亂臣賊子迹接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爲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之君何也侍臣對曰孔子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爲天下生民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解生民之塗炭遂賜講官座命左右賜果茗

附錄是時大雪上喜謂侍臣曰今年四方多言水旱生民艱食朕恆爲憂惟冀天地垂祐雨暘及時豐稔可望今冬初卽見

雪其來歲有秋之禾兆乎然欲昭格天心朕當日加兢惕因賦雪詩以示不忘詩曰上冬冬月月維陽禾稼旣納農滌場順時布令循典常數命有司謹蓋藏肆備邊圉寧封疆祈年太宗致予誠曰維戊戌墜五冀豐隆巽二相激揚大陰冥冥闔空情六出皎皎來禎祥素糝潔潔皆華英天地一色凝白

□瓊樓玉宇彌相望八表六合含輝光下民遠邇忻洋洋吹笙考鼓歌樂康來茲慶兆宜豐穰相呼相勸趨耕桑嗟予匪德承穹蒼萬幾兢業寧敢忘閒因志喜形詩章

少保左都御史劉觀有罪下獄

先是敕吏部言天下府州縣官有能清正忠君愛民政治卓異者具奏其貪酷壞法爲民所怨者逮赴京罪之己巳上念京師乃本原地澄清所先而激濁當飭治也問閣學士士奇

對曰貪風自永樂季年來有之今爲甚上曰何也士奇對曰永樂十五六年後太宗以多疾不視朝故官放濫無忌顧先皇知之每欲澄清上問是時貪孰甚學士榮對曰方賓問今日貪孰甚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儆肅百僚憲長貪則不肖御史效之御史貪則不肖有司皆效之此激濁所當始也上拊髀歎息曰嗚呼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今誰可使長憲事者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嚴公有威其人嘗任按察使及御史有風采榮曰是爲京尹能令令必行上太息曰顧佐乃能如是居數日出觀巡閱河道尋逮觀至以彈章示之觀自敘履官乞憐且言顧佐嗾御史糾劾上出各彈章密示觀法司議枉法賊應斬乃下獄其子劉輻以脅制諸道騁私滅公逮下獄宥死戍遼東觀罷官隨往有御史李綸者初

與輻遊及受海鹽豪民賄出其殺人罪已陞江西副使至是事覺上命追贓及所得敕誥命遣戍遼東

十一月命廷臣察舉方面官

命按察使邵玘爲南院副都御史鄭辰爲南工部右侍郎參政段民署南戶部右侍郎李衡署南兵部左侍郎副使成均署南刑部右侍郎僉事紫震爲南大理寺丞副使魏源爲行在刑部右侍郎僉事傅啟讓爲行在大理少卿先是上以兩京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多缺命廷臣察舉方面官之廉公才幹者得玘等及江西參議劉中敷九人遣人召之中敷以運糧最先至會山東奏方面缺官遂陞山東參政玘等八人相繼至上命行在吏部曰官宜慎簡不可輕授明試以功此唐虞法若品秩相等卽實授不然且合試職觀其才猷設施然

後授之於是玘辰震啟讓皆實授餘皆署事時啟讓先已食  
正品祿玘在院奉旨考察不肖盡黜憲臺爲之一清

收錦衣衛指揮鍾法保繫獄

初法保奏臣廣州東莞縣人知傍海橫沙譚石等處皆有珠  
池產大珠請差內官同往採上諭錦衣衛指揮王節等曰此  
小人欲生事擾民以圖利已收繫於獄

十二月福建樓濂反伏誅

崇信伯費瓛卒

瓛定遠人宣德元年爲左都督鎮甘肅以宿將及卻虜功封  
祿一千石薨子釗嗣天順四年薨子淮嗣弘治十一年薨子  
柱嗣嘉靖九年薨弟棊嗣十七年薨子煒嗣三十三年薨子  
坤嗣四十二年薨子甲金嗣

定儀賓班次

先是寧王權言慶賀行禮進表箋三司官員皆照品秩序列  
獨儀賓未有定制上命禮部考定其儀尙書胡濙奏洪武禮  
制郡縣主及郡縣鄉君儀賓爲從二品至從六品宜序於同  
品官員之左上曰禮不踰等儀賓雖親當守定分此爲定制  
其頒行遵守

廣西總兵山雲討平蠻寇

都督僉事山雲奏兵於廣遠府忻城等縣山峒禽獲賊首譚  
圍等斬首一千五百餘級奪歸所掠軍民男婦三百八十五  
人馬一十七匹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八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九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宣德四年己酉春正月戊申朔

兩京地震

上居齋宮召大學士楊溥入對

上曰滄海之大皆由江河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飭所以克致太平號稱明良若爲君者不資於臣爲臣者不贊輔其君欲求善治未之有也比來臣下往往好進諛辭令人厭之卿宜勉輔朕於善溥對曰臣受國厚恩敢忘報稱上曰但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卽爲報矣溥頓首曰自古直言非難而容受直言爲難陛下樂聞忠言如此臣等敢不盡言

免宣府十七衛所軍士給京薪炭

初衛所歲辦薪炭上以邊軍豈應重困命工部免之

二月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羣臣稱賀卻之

騶虞出滁州來安縣石固山素質黑文馴狎不驚上命羣臣觀之胡濙等請表賀上曰禎祥之興必有實德庶幾副之朕嗣位今四年中外所任豈皆得人農畝豈皆有收民生豈皆得所朕夙夜不皇寧處騶虞之祥于德弗類況天道無常理亂之機恆相倚伏豈可不慮唐太宗嘗曰人君須至公理天下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是大祥瑞此亦名言朕與卿等宜共謹之遂免賀時寧夏總兵陳懋進元白二兔賜龍衣玉帶璽書獎諭之

宥浙江等處守臣蕭省身等違錯之罪

時各省奏本有洗補差謬科臣駁出請逮問上令治文書者之罪姑免問

降漢府教授曹彥昌爲高安幕

彥昌先以憂去後漢府事發服闋不起侍郎郭璉奏治以同謀罪上曰不聞漢窮治楚獄濫及無辜乎但治其服闋不起降一等

兵部尙書張本奏清省給驛從之

今年冬造給驛起數及事務人員奏聞其敕例應雙馬者回給一驢

審決重囚

刑部奏眞犯重囚二十四人請依律處決上問嘗審覆無寃否對曰屢會眾官審覆皆伏辜遂從之因顧侍臣曰古有道

之世刑措不用今重犯滋多矣爲人上寧不怍乎惻然久之  
附錄上覽歐陽文至夢卜求賢之說顧侍臣歎曰君臣相遇豈  
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傅巖不能自達一  
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  
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猶此也水流溼火就燥雲  
從龍風從虎物皆有相感之理况一代君臣乎蓋天祐國家  
必生賢輔高宗求賢之心蓋有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  
然後可以夢賢有傳說之賢然後可以作相若漢文以夢得  
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豈不誤哉

三月免四川茶戶徭役

時四川江安縣茶戶訴本戶舊有茶八萬株年深枯朽戶丁  
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給役于官無力培植積欠茶課七千七

百餘郡縣責徵日急乞賜減免並除雜役得專辦茶課庶無  
逋負通政司以聞上諭尙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  
爲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役者悉免之宋陳恕爲三司使  
稍增茶課當時非之此事今任於卿歲額決不可增虛耗則  
當減免並宜從寬 案茶馬司三洮州河州西寧其轉運站  
入在徽秦州地蓋入三司之要途茶產漢中府等處茶課歲  
額五萬餘斤每百斤加耗六斤商茶歲中率八萬斤令商運  
賣官取其半易馬納馬番族洮州三十河州四十三又新附  
歸德所生番一十一西寧一十三茶馬司收貯官茶立金牌  
信符爲驗國初法行無私販後漸出多奸弊延內外

命蹇義夏原吉同議天下建言事情

時胡濙言二臣雖蒙優待不親政務而建言事皆關係國家

重務請令會議上曰朕不以庶務勞之者正欲其專精神爲國家決大事定大議凡建言事令會議如故

夏四月命郭璉爲吏部尙書

酌停民運

陝西綏德州奏去年災旱州民艱食及今尤甚而上司賦役浩繁如運糧運茶之類民不堪命乞稍寬之上覽奏以示戶部尙書郭敦等曰卿等寧不與朕同憂乎恤民力當如救焚豈可以緩運糧可酌量使之運茶之類一切停止

命工部尙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經略漕運

案國自遷都北平而來倚漕河爲命而漕河跨江絕淮經河越濟兼四瀆之水爲漕用其在京師者盧溝河出胡地經密雲合大通榆渾諸河至直沽入海而勝國時用太守敬言導

昌平縣白浮村神仙諸泉過雙塔榆河合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積水潭出崇文門從東折而南至通州入白河長百六十四里十一置閘以便漕曰通惠河今積水在禁城北名海子經大內海出啟閉當以時請又諸閘久廢不以漕東南爲御河河出南衛輝縣百門泉西北經臨清下直沽入海今運所從也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經太行山麓至原武黑洋與河汴合而東又南爲汶泗泗出泗水沂出曲阜洗出寧陽而汶初出萊蕪從濟水西北流入海今與沂泗洗合而入南旺南旺湖周迴可百五十里所中爲二長堤而設斗門外蓄水曰水櫃而兗州濟南青泰山七十二泉俱道汶沂入焉又南爲昭陽湖湖在滕沛閒納薛河及諸縣水以漕乃至於河歷徐呂二洪而東亂淮入邗溝邗溝南臨江北抵淮無泉源獨蓄

高郵邵伯寶應諸縣水爲湖湖皆有石堤而本畫漕河謨者獨衛與河爲水道餘皆疏泉引流爲之故常淺遇旱亢泉流細縮行頗艱又抑河使不得北流而河數決溢蝕漕爲漕憂故疏鑿修築屬水部分司而總督大臣奉敕專臨焉蓋其重也至是詔黃尙書福與平江伯瑄計漕事福同瑄上言宜令江西湖廣浙江之民運糧一百五十萬石貯淮安倉蘇松寧國池廬安慶廣德民運糧二十五萬石貯徐州倉應天鎮江常州太平淮安揚州鳳陽及滁和徐三州民運糧一百五十萬石貯臨清倉山東河南北直隸府州縣俱運赴北京倉爲便於是各官會議除淮安倉收貯及河南山東北京郡縣糧如瑄所言外會計徐州倉可增糧二十四萬石臨清倉可增七十餘萬石其官軍差遣者令各衛撥補並預定空閒倉厫



增置斗斛江南民船量地遠近抽摘及濬河修閘俱請依瑄所奏

更定宗室將軍祿視其品

寧王權上書謂親親不當分品級高皇帝朝賀祭廟將軍與諸王同班又靖江世子兄弟將軍但羣臣相見往輒行君臣禮今不宜變臣不避斧鉞望赦免上復書曰承諭以祿米定品級非舊制忿激之情溢於言表披閱駭愕將軍中尉有品乃祖訓祿視品乃遵祖訓將軍與諸王同班考祖訓及禮制皆不載且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若羣臣于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禮何天下紛紛多君也往者漢庶人高煦在太宗時屢謀不軌予特加厚而包藏禍心輒妄稱太祖時未常頒給郡王誥敕以爲擅改舊制具本指斥遂舉兵反及被執至京

出洪武諸司職掌示之煦愧悔不及今叔祖輒有不避斧鉞乞爲赦免之說何寃何抑而忿恨不平至此乎予以示文武大臣咸謂叔祖意非在此蓋託此爲之名不然何以宣德元年事至今始憤發也予已拒羣臣言不聽或復不謹非獨羣臣有言不已天下之言皆將不已是時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矣權奉書懼而自戢後終身無絀網得諡爲獻亦有懲也是時韓王冲焮請徙江南不許請廣居第請並建襄陵樂平二邸許之慶王梅言寧夏卑溼水泉惡乞假居韋州不許請歲一至韋州度夏如文皇時許之已有告王閱兵造戎器購天文書者上書諭王言小人誣叔祖已寘法勿疑肅王請加祿上曰洪武永樂時肅府歲祿僅五百石而莊王不言者以地遠念朝廷轉輸難誠體國也仁考卽位業已加五百石

矣朕不得違焉

徙永寧縣黑峪巡檢司於紅門口

時巡按御史王聰言黑峪口已置官軍戍守其西南三十里有紅門口正當居庸關北天壽山後路通昌平軍民逃逸者皆由此請移巡司爲便遂從之

免上虞縣舉人李宗侃補伍

侃祖至道充楚雄軍孫宗侃己中式衛猶追補有司以達兵部奏依洪武中石堅事例開其軍伍俾讀書會試自效上從之曰祖宗立法如此正以作士氣成賢才朕承舊制又何急於一卒之用乎

改代州署訓導舉人曹鼐爲泰和幕

鼐自奏年少學未充不堪人師願就太學或就別職上嘉其

志授是職俾習民事如有餘力亦可進學

五月命禮部尚書胡濙兼掌詹事府事

命戶兵部經理山海至薊州附近荒田

從兵給事戴弁奏也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給守關軍屯

種

詔於內地衛所選軍補神機營

先是畱本營軍一萬五百六十人守備古北口至是陽武侯

薛祿以請故補之

命督責天下有司濬築陂池堤堰

福清民詣闕言光賢里官民田百餘頃舊堤六百餘丈海水

得有障以田今堤壞田荒永樂中得旨修迄今未興工築民

失業上覽奏太息曰陂池堤堰民所賴以時耕小民赴訴得

自達甚難且苦旣得請奈何復倚擱慢廢之乎諭吏部責修築已申飭府縣陂塘閘埧年久坍塌不能濬泄淤塞不能灌溉者令修築復故爲豪強占據妨民者責吐退其實聞已詔府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爲殿最風憲官巡視怠廢者糾劾之

工部請修寺塔不許

工尙書吳中言昨山西代州圓果寺奏本寺是古迹道場爲國祝釐之所舊塔損壞今欲修理未敢擅造且力不能自備乞於農閒之日役民爲之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爲福其止之勿勞吾民

與侍臣論爲治之要

有建言治道而泛濫無實者上以示侍臣因論爲治之要侍

月大正集要  
臣對曰爲政在人知人爲要上曰知人固難然臨事聽言之際以理爲主君子小人亦自可辨天下事卽堯舜處之亦取善於人人臣有愛君之心隨事規正以利國家此君子也若不念君德不恤國家阿意曲從以求容悅此小人也侍臣對曰知人誠難言有似是而實非者上曰然豈獨言哉於行亦然少正卯是已

六月命郭資掌行在戶部事

初資以老疾致仕上念之諭行在吏部曰資久事祖考多效勤勞且剛直不畏彊禦雖老尚可用遂遣敕召之旣至命掌行在戶部惟朝朔望蓋憫其老也

命列侯諸將轉餉開平

行在戶部奏昨陽武侯薛祿言開平之糧待草盛再運今時

將秋邊草饒足宜令武安侯鄭亨都督譚廣量摘大同宣府  
操備軍士仍遣祿總兵護送從之

初設鈔關

初以鈔法不行命戶部議至是掌部事太子太師郭資等條  
列具奏請榜示中外一南北二京公侯駙馬伯都督侍臣侍  
郎都御史及內官內使與凡官員軍民有蔬果園不分官給  
私置但種蔬果貨賣者量其地畝果株蔬地每畝月納舊鈔  
三百貫果每十株歲納鈔一百貫塌坊庫房舍店停塌客商  
貨物者每閒月納鈔五百貫一驢騾車受雇裝載物貨或出  
或入每輛納鈔二百貫委監察御史戶部錦衣衛兵馬司官  
各一員於各城門巡督監收一船受雇裝載計其載料之多  
少路之遠近自南京至淮安淮安至徐州徐州至濟寧濟寧

至臨清臨清至通州俱每一百料納鈔一百貫其北京直抵南京南京直抵北京者每百料納鈔五百貫委廉幹御史及戶部官於沿河人煙輳集處監收一蔬果同並塌坊庫房店舍委監察御史戶部官按月催收送庫有恃勢隱匿不報不納鈔者地樹船車房舍俱沒官仍治其罪若其地不係種鬻取利牛車小車止載柴草糧米及空船往回者俱不在納鈔之例上從其議

兵部尚書張本奏上清軍條例

奏略該句軍士除曾經三次以上回申丁盡戶絕者暫住句候册完類奏請豁其逃軍每三月或半年一次類句故軍並殘疾等項一年一次類句各注鄉貫來歷逃故緣由填給勘合責付差去人員句取其逃軍除自首免問起解拿獲者初



犯再犯者的決僉親屬鄰里管解三犯者監候申詳處決先將戶丁解補窩家附近充軍原係軍者發邊遠轉遞他所者不分軍民俱發煙瘴若逃軍正身未獲先解戶丁俟獲日替出戶丁寧家其解軍量地立限遷延遞限一年者長解附近充軍犯人發邊遠如逃軍詐故更名或投充吏卒僧道生員或投倚勢豪遮蔽及冒引爲商或於別都妄作民戶另立冊籍等項許自首改正解衛著役違者逃軍發邊遠鄰里窩家照例問斷其軍丁先捏作無改正句解如仍扶捏軍丁發邊遠保結鄰里附近充軍句軍務差的當人員並在營有丁之人各衛所不許擅用關牒批帖徑行句擾新句軍士限半月之內收幫月糧一箇月整理房屋候安插定方許差操每軍一名原籍優免一丁差役若在營有餘丁亦免一丁差使句

軍違限二年以上官追俸旗軍就選戶丁補伍再限一年又不赴京全家調衛舍餘並調正犯挨拿其軍士隱下壯丁計買軟弱僕厮義壻冒替及頑民通軍將丁過房典賣招贅影射差徭俱許改正男女歸宗違者官吏坐罪正軍調發別衛充軍替人就收本衛補伍如果正軍戶絕方許將少壯義男並同籍女壻收補又有軍戶壯丁畏役自行傷殘者許鄰里首拿全家發煙瘴充軍如充軍在逃獲斷爲事調發及遠年歇役句發別衛原籍又行句丁覆勘開豁或戶是民籍止與故軍同名冒句補役揭查黃冊是實分豁寧家到衛食糧三年以上者不准有疏族並異姓原同籍後分戶查爲事在前者原戶丁解在分後者爲事人下句取卽同籍生前戶充軍者先盡本房丁解如無丁別房須三丁以上方句發不及

三丁者豁或同戶有兩名三名充軍止有幼丁二人候出幼一充軍一聽補餘伍准豁其招募等項全戶充軍事故通將實丁擬奏定奪若正軍有壯丁在營不許違例句擾其義男女婿替充軍者止許於義父妻父戶下句補丁絕者豁或替者兩家俱正軍事故合豁義父妻父之家存留過房子婿聽補親父家軍又若等或係自願投充及爲己事充當者事故止于當房丁句補絕則豁如軍戶有倚勢買挾朦朧保結及里老人等俱係軍戶互捏故申仍不改正者正軍解原衛戶內另罰一丁發附近衛其山西等處解軍多是精丁乃買賄頭目令弱丁私替許諸色人指告照例拿問若軍戶全逃里鄰明知暗索容隱正軍發邊遠里鄰發附近又有編發及調衛旗軍更易姓貫不實供報以致逃故坐句無籍清出正軍

發邊遠戶選壯丁補伍其紀錄幼丁改發附近僧道故者住  
句若故軍戶止一丁爲僧道者查出家在未充軍之先者豁  
或已充軍之後者聽補生員送翰院考試有成效者豁無成  
效者聽補其補役軍丁冒給家人供送文引方到衛卽將前  
引照身逃回原籍及影射各處潛住清出正軍發邊遠戶選  
壯丁補伍若丁盡戶絕委的無句者從公挨勘三次有司保  
結將緣由類繳兵部開豁該官吏毋得推延展轉泛填勘合  
及句軍人員不許妄指平民

秋七月上幸文淵閣

上與士奇等論經史遂諮政務已而悉召諸學士及史官諭  
之曰國史貴詳實卿等宜盡心因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  
曰漢之武帝唐之元宗皆在位久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

虛耗末年能悔前過元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恣肆疏忠任邪遂致禍亂竄身失國武帝猶爲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慾心生則闇武帝以田千秋爲賢元宗以李林甫爲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附錄時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當改易以從宜者上謂侍

臣曰自古帝王勗業垂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子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變更之不免生禍亂如唐府兵其制頗近古後一變爲彊騎再變爲方鎮遂使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亡宋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信用小人變爲新法民不勝其煩擾自是朝政反覆國事日非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惟恭儉則能保守上曰然亦須任老成人如宋任用李沆豈有改祖法

之事

行在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

上視朝退因語侍臣曰隋文帝時戶口繁殖財賦充足自漢以來莫及議者謂當時必有良法後世因其享國不永故無取焉此未必然夫有治人無治法漢唐初開之法未嘗不善至其子孫力役繁興費用無度天下凋敝隋文勤政節儉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且如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國家無事則生齒日繁財賦自足使煬帝能謹守隋文之業安得遽至敗亡哉 案淮以北土無定畝以一望爲頃欺隱田糧律條未之能行也江以南戶無實丁以系產爲戶脫漏戶丁律條未之能守也洪武初年甫脫戰爭人民凋殘戶一千六十五萬

有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弘治四年承平久矣戶口宜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視初年減一百五十四萬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視初年減七百一十六萬此其故何也司國計者宜知所以處之矣周忱戶口論曰或投倚於勢豪之門而自幼至長無復糧差或招誘於僧道之途而代緣財物徧遊四方冒名爲匠則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挈家於舟則四水汪洋莫知蹤迹冒引買賣陶然無憂觀此則戶口之耗當得其故矣

戶部郎中蕭翔有罪下獄

因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其挾妓酣飲上以大壞禮俗且命原吉等徧諭之

附錄時有指揮張三擅收將軍令帶刀入直金吾衛將軍李春

奏發上命都察院同錦衣衛鞫之旨曰將軍侍朕最切要人非經奏請誰敢擅收唐太宗時長孫無忌入閣忘解佩刀以勳親得免今此輩何人擅令帶刀在朕左右必審問誰所指使縱是公侯大臣亦不貸

八月楊溥憂去尋起復直弘文閣

加掌交趾布按司事兵部尙書陳洽卹典

以寧橋之戰被執不屈也

廣東守臣獻白鳥二禮官請賀不許

尙書胡濙奏云考之瑞牒此皇上聖孝所感請率羣臣上表賀上曰祇承祖宗恭養聖母皆職分當然何德之有感瑞之云良增慙愧朕夙夜祇念祖宗附託之重懼弗勝負荷惟賴爾文武羣臣同心一德贊輔不逮溢美虛詞非所欲聞其勿



賀

河南布政司蕭省身卒

省身勤勞廉介政務寬厚士民德之

錄附 上謂省臣曰朝廷置給事所以出納命令封駁奏章朝

政缺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於

庶政修和爾等當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幾朝無失政官

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有聞聲於後矣其懋勉之 案

中書尙書官尊得門下省相爲持衡惟漢武宣以任宦者弊

於褻成帝以更士人弊於輕晉宋而來以屬相臣弊於合隆

光武事歸臺閣則繼之者弊於尙書任重魏置祕書令監典

尙書奏事則中書密勿弊於尙書疏遠東晉南北朝天子以

侍中常在左右弊於權歸門下唐武德中門下省置政事堂

開元後移政事堂於中書省皆先議同而後行之宋宰相兼統三省以三省爲空官元以中書省爲都省弊於和光而無建白呂公著司馬光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行事議者謂既同進呈不應自駁已行之命蓋無補於事宋宰相權合三省所籍後省給舍尙存參復之意元豐制則以給舍爲宰相屬官由是風采蔑聞我朝太祖深識此意重六科封駁與天子抗議而特卑其銜超越前古之見其能一洗諸弊初設科官始示名元士又名士源蓋言繫之重也弘治前以進士筮仕注銓意在初出山人無世情入心必能恪守成法率真不懼弘治十五年馬公文升題議始開行人博士兼除之例而推官知縣行取入選則正德中始也

九月山雲討平柳潯賊

遣將出塞燒荒

申明栽種桑棗之令

時有建言洪武中令天下種桑棗今斫伐殆盡卽存者類枯瘁而有司失督責謂民資何乞申令仍遣官巡視上曰古人宅不毛者有里布祖宗養民意甚至爾戶部其申明舊令務責效毋文具

詔修葺陸贄范仲淹祠於嘉湖胡瑗魏了翁書院於湖蘇

大理寺卿胡概以請上曰崇祀先賢蓋以表勵後進宜從所請

冬十月上再幸文淵閣

庚辰駕臨閣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曾棨王直王英李時勉錢習禮陳循等侍上命典籍取經史親自披閱與士奇等

討論已詢時政從容密勿者久之命中官出尙膳監酒饌賜  
士奇等並賜纂修實錄官士奇等叩首謝上曰有道之朝願  
治之主崇禮儒碩講求治道卿等爲朕傅保與諸學士皆處  
祕閣朕躬至訪問冀有所聞耳稍暇當復至卿等必有所陳  
論也已而親製詩賜士奇等詩曰祕閣弘開當異隅充棟之  
積皆圖書仙家蓬山此其處上與東壁星相符罷朝閒暇一  
臨視衣冠左右環文儒瓊琚鏘鏘清響振寶鼎馥馥香煙敷  
維時日上扶桑初始看瞳矐絢綺疏忽已燦爛明金鋪從容  
宴坐披典謨大經大法古所訓講論啟沃良足娛朝廷治化  
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無諸儒志續漢仲舒豈直文采凌相  
如玉醴滿賜黃金壺勸哉及時相勵翼輔德當與夔龍俱庶  
幾致治希唐虞戊子早朝罷上復臨視文淵閣儒臣叩頭畢

列侍左右上從容顧問所治職業遂共論古帝王及祖宗時事上甚悅命中官出內帑鈔徧賜儒臣又親書御製詩一章御製猗蘭操賜諸大臣

序曰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谷中見蘭之茂與眾草爲伍自傷不逢時而託爲此操朕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亦擬作其詞曰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眾草爲伍於呼賢人兮汝其予輔又諭之曰薦賢爲國大臣之道卿等宜勉副朕意

列侯諸將帥師巡宣府

敕陽武侯薛祿充總兵官恭順侯吳克忠充副總兵率領官軍往宣府等處口外巡哨別敕總兵官都督譚廣及武安侯鄭亨各選騎士一千步卒一千有馬神銃手二百五十俱帶

神銃委官率領於宣府聽祿調遣

遣御史李立清軍

案清軍宣德間始差科道正統閒乃止差道天順初定差三年嘉靖五年住差後又定五年一差但以完銷軍單回道嘉靖十七年後之差則疏於例期矣蓋所衛之不振雖欲充之而未有益弊案之更子孫雖欲釐之而失其緒經世者更當於差外圖之

調張瑛爲南京禮部尙書以陳山專授小內使書

二臣不厭人望故罷閣任

設謝溝諸閘

時平江伯陳瑄請設閘於謝溝胡陵城八里灣南陽淺及東昌梁家淺師家莊仲家淺並修濬徂徠諸山以便轉運從之

常州府同知張宗璉卒

璉吉水人由進士爲庶吉士改刑部主事錄囚廣東人稱長者遷今官廉介寬厚御史李立銳意清軍璉不阿遇冤必力辯御史怒累辱之遂憤鬱疽發背死卒之日衣衾不能備民老壯奔走哭於庭皆極哀尋以思慕立祠於江陰之君山同時蘇州同知張徽奉御史風旨羅織民冤後逮至京死獄中人稱快

甲午上巡近郊閱武校獵戊戌還京

十一月磔奸囚臧清於西市

顧佐憲度嚴明宿弊清革吏有以受賄歸阜謗之者上以士奇言知佐狀卽以吏所誹狀授佐曰放阜歸耕使給薪芻聞京官皆然不足過小人誣正付汝自治之佐竟不治上喜其

得體後有囚告佐枉重辟不聽理上曰此必有重囚教之誣  
付法司會鞫乃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之寫狀以訴上  
震怒命磔清而柴薪阜隸著爲令

太僕寺請遣官覈馬

上召諭之曰馬畜於民必寬民力而後可責之馬國家法有  
定科然屢下令孳主不及數者免償念不欲以馬故傷民夫  
農終歲勤勞營衣食不給而必責償馬何痛而不德也爾等  
其謹率舊典從事而恤貧難民宜從寬 案丘文莊濬論曰  
漢人馬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馬牧於官而給於民至宋始  
畜之官復畜之民又其後市之戎我朝修而兼用之兩京畿  
河南山東散之民卽宋人戶馬之令也山陝遼東牧之官卽  
唐人監牧之制也而川陝茶馬之設抑又市於夷然監牧之



法宋人行之內地而今則用之邊其蕃育生息旣徒名無實業不能如往古之盛矣然惟馬之用而止害固未及於民也今內地編戶養馬之弊殆甚於熙寧宋養馬自願者聽且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納錢今則計丁養馬及數者與之不及者取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他糧輸戶繇身役一切如故於是有質妻易子以償馬逋直者矣且也馬散之民戶丁分日而飼之分次而牧也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蕪雜而處之於穢污馬安得蕃安得而不斃一馬斃己他馬益又斃孳生俵己嗣歲又復俵生者歲俵而供之者愈難死者日繼而償之者無己民安得而不窮且盜也況徐淮而南馬薄瘠而脆蹶卽其上乘曾不當冀方之中乘而道途芻秣轉輸之費未論也於是斂民馬之值以買之北又計其道里時日芻茭之

費而將之蓋有賦南馬三而僅輸北馬之一不啻也故民苦  
戶馬最甚夫使百姓竭力破產以供馬而官得其用猶可言  
也今所養馬率羸劣之下乘使馳逐數十里然且頓憊況望  
其出塞禦虜乎以下劣之乘而禦虜是遺之擒固不如不乘  
之愈也是官民兩失之也

十二月召還採辦中官

山東泰安州稅課局大使郝智言州近泰山田土素薄所耕  
僅足以納稅糧民多艱食比者京師所遣中官採天麻野味  
民被虐害兼妨農務今後凡朝廷所取應用之物乞不遣官  
止令該部移文有司採取上曰朕豈以口腹累人者命該部  
凡所遣人悉召還治之自今更不許輒遣人

兵科給事中李蕃條上五事

蕃巡關還言五事一守關士卒勞苦冬衣布花例應七月與之今年終春初方給亦有一年不給者乞申飭各衛俱於秋成後官給一自山海衛南海口至居庸等關每關官軍或百餘人衣甲止十餘副或四五副亦皆損壞乞令工部給之一官軍畏避邊戍之勞或託修築墩堠爲名潛出口外擒捕野獸巡關指揮與之相通不行禁遏因而逃遁乞令以家屬隨營仍禁出口捕獵一湯峪等緣邊關口官軍月糧俱於通州倉關給往復路遠軍常缺食乞令戶部計議將附近州縣稅糧撥支爲便一隆慶等衛路當衝要北虜往來朝貢以軍士孳生牧馬接遞多墜胎而斃所司責令償馬又採辦柴炭運載艱難多斂布貨至京買納貧者皆逃今後虜使往來宜令各衛所以官軍騎操馬遞送柴炭不急之務宜暫蠲免上諭

兵尙書張本等曰朕嘗親歷邊城見士卒艱苦未嘗暫忘今覽其所奏益爲惻然

宣德五年庚戌春正月壬寅朔

兩朝實錄成

舉計典

貪污戍邊者二十五人老疾無能爲民者五十五人

少保戶部尙書夏原吉卒

原吉字惟喆湘陰人爲人有雅度臨政酌大體初以太學生擢戶部主事漕務有條同官質疑者曰環左右經略董辦工材隨在必效成績及輔導儲宮扈從行駕太宗特倚重至命統署數章爲侍郎巡撫福建所至察吏治訪民隱人咸悅服偶以虜寇邊阻太宗親征忤旨繫獄仁宗復其官上尤倚任

之其預仁宣宥密事各就籌及從征漢庶人倉卒酬理若居平坦然

附錄吏部奏選官上因令侍臣奏前代官制及省官安民之道曰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爲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清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上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朕當勉之

二月命陽武侯辭祿爲鎮朔大將軍恭順侯吳克忠爲副總兵武進伯朱冕奉化伯滕定爲左右參將帥師巡邊

遣侍郎許廓巡撫河南

明大正集卷一  
上以河南頻罹災傷賜廓詩曰河南百州縣七郡所分治前  
歲農事缺始旱澇復繼衣食旣無資民生曷由遂顧予位民  
上日夕懷憂愧爾有敦厚資命往勤撫字徙者必綏輯饑者  
必振濟咨詢必周歷毋憚躬勞勩虛文徒瑣碎所至見實惠  
勉旃罄乃誠庶用副予意

### 罷採木之役

上諭侍臣曰爲國之道農事最急今國家無大營繕當東作  
之時而工部採運木植未已豈不妨農業遂命書敕諭尙書  
李友直等凡已採之木隨處堆積軍夫罷遣歸農

附錄時有廚役訴光祿官竊減外夷供給上命刑侍郎施禮執

而治之因謂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  
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句踐投醪於江與眾共飲人心咸

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命王英錢習禮爲會試考官

取中陳紹等一百人

乙未上奉皇太后率后謁長陵獻陵

三月壬寅上駐驛開平己酉還京

守將陳邊務數事上舉其屯田守備可行付所司上過昌平東郊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詢穡事取所執耒耜三推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己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勞以鈔已還京出所錄語示侍臣曰庚戌春暮謁陵歸道昌平之東郭見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而視召而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跪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穫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

勤農無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爲士爲工爲商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商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遠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農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且旦暮得與父母妻兒相聚我是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喜賜之食旣又問曰若平居所覩惟知商之勤乎抑尙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常躬力役於縣竊覩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



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於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聽事日未昃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調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目覩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而歎息思此穡人其言質而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厚遣之而記其語

兌換赴京操練官軍

從成國公朱勇兵部尙書張本奏也大略以陝內地衛所者兌陝西緣邊衛所軍山東內地調緣海備倭者換海衛調京軍通州諸衛發淮安運糧者兌直隸安慶赴京軍

廷試賜林震林文龔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廖莊劉寶皆名臣

以春和頒寬恤之詔

免災傷稅糧免民間虧欠畜馬貨積欠薪芻採辦買辦之物減額租之重派查土產之有無飭法司平恕蠲京役之夫從楊士奇論也

以熊槩爲南京右都御史葉春爲行在刑部右侍郎

增置嘉興府秀水嘉善桐鄉平湖四縣

附錄上與侍臣論漢以下勅業君有言漢高之大度有言唐太

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不上下者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權力襲取天下太宗慙德尤多漢高祖及我太祖皆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苛政而禮文制度不修我太祖翦除羣雄革元故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教要爲過之侍臣叩首以爲至論

夏四月重修玉牒成

上太息曰國家宗族繁盛皆祖宗積德所致今於朕雖有疏  
然本原一人朕何敢忘焉大學士士奇榮頓首曰周自后稷  
來世積忠厚以故子孫眾多維持王業多歷年所今國家世  
德隆厚故本支繁衍陛下又遠宗帝堯明峻德以親族將福  
祚滋永矣昔先王奠官詔爵而分土制祿因焉各視其才德  
之所任故成周之盛周公太宰康叔司寇聃季司空而五叔  
無官惟尙德也封國八百同姓五十而周公康叔封各數百  
里褒有德也位稱其德則無浮食之官祿奠其功則無浮功  
之奉其顓樸無技能者則使之各修其農工商賈之業殖其  
穀粟絲麻布帛貨賄之具以效於仰事俯育養生送死之用  
以畢食其力利其用厚其生厚其生而無虞於困則治人者  
與食人者之交相養也豈非道之符而自然之統耶亶盡制

而已矣乃其立五服之制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親屬竭而恩降於同姓斯所由一天豈智計哉以故能如脂馱馬行地微至而不窮內而府部百司外而藩臬郡縣旣各設官分職循級關俸以爲民治矣而天子之宗室又列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之爵而制爲萬石千石八百石而下之祿以給之雖袒免之親祖祧於上宗遷於下而爵等祿給不廢也夫爵不度德祿不量功人不食力而顓稟給於無功之奉雖山海不給以天下有限之田賦上給國用下給官俸又中給宗室數萬人不可繼之祿將於何給之及不能給又凜凜無畫爲虛文程督獨袖手匡坐而待困顧日規規籌所爲減損剋削折支覈抑之法而不反之本也亦過防泰矣且今之難於更制也將祖訓闕耶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卽祖訓少有闕聖畫碩

謨然且當熟覽周慮善繼述於不窮況祖有明訓宗室文武才能依常調選用乎且今禁防瑣峻溢祖訓何限而直爲此拘拘也虞制更而慮易乎今宗室困甚矣國計亦已蹙矣計無所復之矣今開以自效之途食以任官之祿復聽以力生之業所謂道順全安之術也將人自矜奮勤於尊君親上豈顧易慮哉世未有因勢利導而從或逆之者也將虞其不足用與用之而怙勢恣睢耶國憲有紀涖官有法誠令出而從仕上不驕之使得恣壹糾以任官之法則權之所在雖疏必重法之所行雖貴必屈唐宋且行之况宗室林林侯王孫子亦何患其皆不適於用也於戲大易之訓建國親侯九經之道尊賢親親有殺有等固百世不能易也

加楊榮少傅

以尙書黃福總理淮北河南山東屯田

五月以況鍾何文淵等爲蘇州温州等府知府

時吏部以蘇州等九大郡號劇煩難治舉郎中況鍾羅以禮  
趙豫莫愚員外邵旻馬儀陳本深御史何文淵陳鼎上擢鍾  
知蘇州以禮知西安豫知松江愚知常州旻知武昌儀知杭  
州本深知吉安鼎知建昌文淵知温州召見宴勞賜璽書曰  
朕孜孜夙夜保民圖治而田里之民鮮安其生則守令匪人  
恣肆貪刻或鬪茸庸懦坐視民患爲蒙蔽也將下情何自上  
通上澤何由而下施乎今特簡爾等付之列郡夫方千里之  
民皆爾繫命宜體朕心以保愛爲務察其休戚均其徭役興  
利除害同其好惡使衣食有資禮義有教其毋玩毋愒毋事  
苟簡毋爲權勢所脅毋爲奸吏欺凡公差官員有違法害民

者聽其實奏聞所屬僚吏有作奸犯科者聽自提問爾等宜奉職循理始終不違以無負朕委任之意命乘傳行

追奪賊官誥敕

敕吏部曰朝廷誥敕本用褒勉臣下盡心職事予奪皆須得當凡應授誥敕官員其未授之先曾犯賊已經赦宥者悉免追奪若授誥敕之後犯賊罪雖經赦宥皆追奪著爲定例令凡中官傳旨釋有罪人並須覆奏

時豹房勇士奏與民分居上曰勇士在京師皆十餘年安得今尙無居此必民居寬好欲舍而就彼民艱難作一居爾欲圖得之耶民何罪爾何功錦衣衛指揮王節奏其人有居住城中上怒命杖之百枷號警眾召科臣諭曰此曹輕犯法恃中官救解也乃下是令

內使韋宗有罪治之

工匠有告內使韋宗盜官銅造鍍器物與外人其制過於御用器者上命付法司治之如律因諭侍臣曰洪武永樂間內府所貯錢糧內官內使纖毫不敢動雖東宮親王不得取用欲用者必奏請今內官敢爾豈得不罪又曰朕近日用水水架工匠飾以綵色又間貼金朕惡其華侈遂命易之而小人乃敢僭擬遂命司禮監榜諭各監局有盜官物及僭分者事發處死知而不首罪亦如之

六月城獨石

初築獨石雲州赤城鵬鶚城堡完上命兵部尚書張本往獨石與陽武侯薛祿議守備之方敕祿曰一切邊事卿與本兵熟籌之必有益於國必有便於人可以經久至是本還上所



議請以兵護送開平衛所印信及軍士家屬置於獨石等城堡且屯且守專以馬步精兵二千分爲二班令都督馮興總之都指揮唐鈔卞福各領一班自帶糧料更番往來開平故城哨備其各城堡守備軍數則獨石二千雲州赤城各五百鷓鴣三百俱於隆慶左右二衛調發如不足則以保安衛足之其山海懷來各衛畱守開平官軍悉令還衛本復奏自今有犯充軍者悉遣往實新立城堡皆從之副總兵都督方政言邊務便宜四事其一原調往獨石官軍二千人內欲以四百人分益雲州赤城守備其二欲以原選宣府分班開平哨備官軍一千人半存獨石半還宣府依期更代其三於原選開平一千人內畱千戶楊洪所領五百人往來獨石擒捕虜寇於萬全都司撥有馬者五百人補之其四獨石等四處守

備官軍三千三百人內選一千人隨從哨備上悉從之 案  
先是洪武三年克元上都設開平衛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  
寨峯黃厓直接大寧西則桓州威虜胡安隰寧直接獨石文  
皇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太息曰若滅此殘  
虜吾惟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吾高枕可無事西  
北邊矣已大寧既畀三衛夷遼東西與宣府聲援不易通而  
興和隨以廢矣興和在萬全都司野狐嶺之外其地遠望若  
高阜至則又是平地乃隆山之脊地甚寒過鳳凰山之西南  
有沙城又渡數岡卽是興和元號爲中都地宜牧馬可樹稻  
麥自興和棄失退守龍門虜得踰野狐嶺直過宣府其開平  
所轄興桓諸州最宜田牧亦失援難守於是乃衛獨石棄地  
蓋三百里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沒雖旋收復然氣勢日

微而宣府特重矣欲圖收復以蔽宣府而安神京當何如或以爲宜令獨石龍門赤城雲州諸軍出攻開平桓州興州仍以萬全懷安等衛之兵由宣平德勝踰野狐嶺潛掠興和中都直抵哈刺罕西傍橐駝之山阻陟澗之險俟獨石諸軍殄定興桓之辰然後畢出徑搗雙泉海與獨石諸軍共會開平則兩軍合勢威振無極東北諸胡定矣其開平之閒有玻璃谷之要興和之閒有哈刺罕之險哈刺罕者卽五雲關也關內諸山右稱陰山之脊深塹澗壑宛然天城守玻璃以衛開平戍五雲以固興和大興耕牧以息轉輸勿貪邊功以富守關之卒則南北永以不聳萬全勢重而燕京亦壯矣

寧波知府鄭洛請弛捕魚出海之禁不許

上遣敕諭之曰爾知利民而不知爲民患往者倭寇頻肆劫

掠皆由奸民捕魚者導引海濱之民屢遭劫掠皇祖深思遠慮故下令禁止明聖之心豈不念利民誠知利少而害多也故自是海濱寧靜民得安居爾爲令守固當順民之情亦當思其患而預防之若貪目前之小利而無久遠之計豈智者所爲宜遵舊禁毋啟民患

### 置萬全都指揮司

案國初爲翼元帥府又改爲行都督府省城或稱都衛都鎮撫司洪武八年改爲都指揮使司今自十三省外有大寧萬全遼東共十六司案貴州有偏橋清浪銅鼓五開四衛及黎平中湖龍里亮寨新化屯五所俱隸湖廣據上游也雲南霑益所隸貴州開行道也四川黃平所隸貴州厚夷防也河南汝寧所隸鳳陽守中都也河南磁州所隸山西重壺關也山

西廣昌所隸萬全嚴紫荆也山西平定所隸後軍謹外應也  
浙江嘉興所隸蘇州運海防也潼關衛所隸中軍系親戍也  
山西蒲州所隸潼關衛援關戍也又案行都指揮使司五四  
川陝西湖廣福建山西北畿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  
萬全都司護其背大寧都司藏其備薊州守備斷其徑萬全  
都司一衛一所嵌山西行都司之境瞭遠之道也大寧都司  
五衛一所嵌薊州守備之境夾持之法也

命運各器用與邊軍易穀儲餉

初兵部尙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運  
輸所費浩大近年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  
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此應用  
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糴每歲穀粟或十萬石或

二三十萬石歲以爲常儲爲糧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寧夏缺絲綿布絹綿花大同宣府缺布絹綿花茶鹽及農器犁鋤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爲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帛綿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遣人運送陝西委參政陳琰山西委參政樊鎮口外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從之

秋七月太保陽武侯薛祿卒

祿膠州人永樂初以靖難功官右都督十八年以督造宮殿功封祿千一百石二十二年以北征功世襲加祿五百石宣德三年加太保佩將印至是薨子勳早世孫誥嗣正統四年薨子琮嗣嘉靖八年薨子翰嗣二十三年薨無子族孫鉞嗣

禮臣請賀瑞麥嘉禾皆不許

四川茂州等守臣進瑞麥有一莖三穗五穗者時太廟之側產嘉禾有一莖四五穗至五六七穗者不可勝計禮臣請率百官表賀上曰瑞麥嘉禾固是豐年之慶但朕以菲德居位且比四方屢奏水旱可言賀耶然產於太廟則實天與祖宗神靈之所敷佑昔周人貽我來牟之詩必歸於先公之德上帝之命朕何德以致此其勿賀永平河閒等處各奏蝗蝻生尚書郭敦言比已遣官往捕上曰遣官之際亦須戒飭朕聞往年朝廷遣人督捕蝗者貪酷害人不減於蝗卿等須知此弊是日晚出御製捕蝗詩示敦等曰蝗之爲患此詩備矣卿遣人往捕當如救焚拯溺不可緩也詩曰蝗蝻雖微物爲患良不細其生實蕃滋殄滅端非易方秋禾黍成芄芃各生遂

所忻歲將登奄忽蝗已至害苗及根節而况葉與穗傷哉隴  
畝植民命之所係一旦盡於斯何以卒年歲上帝仁下民詎  
非人所致修省弗敢忽民患可坐視去螟古有詩捕蝗亦有  
使除患與養患昔人論已備拯民於水火勸哉勿玩愒

吏部郎中趙新言河道利弊

新自江西還言臨清河道窄狹往來舟楫阻滯廣積倉納糧  
民船離倉灣泊負米上倉甚難乞遣官會平江伯陳瑄於倉  
東南開月河泊船於河北置埧一所則車船往來皆便又言  
今兩河民船俱計料收鈔而官船及運糧船一概徵納民力  
既艱宜加蠲免上諭戶部臣曰二事皆利於民開河置閘令  
平江伯計議用人力多少卽及時興工船載官物及秋糧者  
免收鈔時豐城民李瑞本奏縣臨長江其西北有石砌堤岸



高約二丈有奇長約二百四十丈餘及西南七墟墻俱有堤防水堤內民田歲輸糧三萬餘石比歲俱爲水衝決田禾無收乞令本縣俟農隙之時量發民丁工匠修築從之

命吏部舉卓異

上謂吏部尚書郭璉等曰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爲姑臧長姑臧最富饒奮獨以廉潔自守眾皆歎之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及融率官屬入朝卽擢奮爲武都郡丞以旌之夫激揚清濁爲治之道使清濁無別何以勸懲天下光武卽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此之由也今天下未嘗無廉潔士卿等爲宜甄別以聞朕當有以旌之若人有善而不知則爲善者怠矣又與學士楊溥語治民事曰民之休戚係乎庶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溥對曰

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其人上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大抵全才者少明此者或不明於彼善始者或不善於終而一言薦之豈能保其終身故亦難乎舉之者矣大都欲得賢才當厚教養之法教養有道人才自出若但責效於薦舉考課之間蓋求十一於千百也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誠知本之論於今但當崇學重教附錄上與侍臣論商周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順天應人除暴安民功加於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傳之子孫歷世長久上曰天命所歸蓋非偶然唐虞之時契敷五教百姓親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武放伐遂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用集大命有不可解者其子孫享國長久亦惟仁義道德足以培植之也

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雨不見

禮官言當食而雨與不食同請表賀上不許敕羣臣曰古人君所謹莫重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修德行政用賢去奸庶幾可以回之傳不云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陰雨不見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况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而云不食吾誰欺方圖修省以答天意賴爾羣臣匡其不逮其勿賀

陞禮部右侍郎李琦爲湖廣左布政使鴻臚寺卿徐永達爲湖廣按察使刑科給事中方祖爲楚府長史

南道御史張楷劾刑部尙書趙珣侍郎余士吉

時有待決盜吳福金詐病死後復出強劫又有民過達爲巡司圖財誣盜賂獄官縊死於獄楷以爲皆珣等怠縱所致上

日縱有罪殺無罪豈可恕也既而曰翀等舊臣且老其召之遣吏部郎中趙新刑部郎中劉澤榮華工部郎中張琰禮部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屯田

先是尙書黃福請於濟寧以北衛輝眞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屯糧以資軍饟下戶兵二部議郭資張本言沿河屯田便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宜擇荒田驗丁冊給官牛農具以作其勤但山東丁饑荒後流民初復官軍亦多役宜先遣官同有司按田俟開墾上從之乃遣新等經理仍命福總其事己本等惑人言謂軍民各有業恐增擾奏上竟不行按西北諸地如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鑿汝蔡洹息諸渠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流不但可以屯種雜糧雖江南秔稻亦可以藝奈何經畫疆理

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之言又紛紛四出使軍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而民力日竭國用愈匱悲夫

詔崇學校慎師儒

御製儒學箴曰君國子民教之育之有育無教或淪於夷置吏俾育建學俾教爲教之方本乎師道清修實踐正學博聞成己成物師道用尊爲學之方體仁由義誦法周文亦致文藝化民成俗以善其鄉成德達材以資於邦本末循循用臻實效勛爾師生毋忝學校其興學篇一原本於君上之躬行於德意益深篤矣

九月命重臣總督稅糧

上以各處稅糧多逋慢督運之人少能盡心奸民猾胥爲弊滋甚宜得重臣往蒞之命大臣推舉於是陞吏部郎中趙新

爲本部右侍郎往江西兵部郎中趙倫爲戶部右侍郎往浙江禮部員外吳政爲禮部右侍郎往湖廣御史于謙爲兵部右侍郎往河南山西刑部員外曹弘爲刑部右侍郎往北直隸及山東越府長史周忱爲工部右侍郎往南直隸分督稅糧是時上御左順門謂侍臣曰郡守縣令國家所寄以安民者也賢不肖混則中才之士無激勸而忘返吏部職進退百官乃未聞甄別何也於是命推部侍郎出巡撫四方廉吏治而于謙周忱得奉命巡撫時上重舉官大臣奏舉賢能官者上爲降詞色慰藉廷臣異懷無舉薦降敕責而司府州縣官亦各得舉賢良方正一人上之部後有贓罪連坐已合臨御來三科進士親試文華殿拔其尤授修撰編修評事等官進學文淵閣優待之命內閣考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人拔

其良七人歷事六科而天下郡縣學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  
考選送國子監令及時進用其官有贓罪卽復職嘗所得誥  
敕畢追奪諸鼓舞人材之意溢然

擢兵部郎中柴車爲本部左侍郎

罪人嚴暄伏誅

暄初爲南道御史數受賕御史劉弘道奏黜之暄賄都御史  
劉觀得復職又受賕曲法縱肆淫蕩都御史顧佐劾御史之  
貪淫者十數人而暄爲首俱謫爲吏於遼東各衛暄不受役  
潛逃至京仍造詞脅取財物上命三法司鞫之奏當死佐又  
奏暄切憾己謀欲加害今在京師蹤迹詭祕切慮早夜出入  
倉卒道路不能防上命戮於市

宥山東知縣范希正復其官

月九正集要 卷十九  
希正在曹得民心有奸吏詐取民財縱火燒公廨希正執之械送京師奸吏以他事誣正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訴於通政司言希正廉能公勤寬平正大剔蠹恤民政簡訟息奸吏欺公玩法通邑所患又侍郎許廓過曹耆老遮道代訴廓移文吏部俱以聞上曰希正君子也遣復職希正蓋仲淹之後云乙卯上巡近郊己未還京

都察院奏金吾前衛軍士應得宣德三年四年冬夏布至今  
年五月方奏給之請治衛官稽緩之罪上從之召在廷武臣  
諭之曰朝廷慮軍士貧難故令及時給之管軍官當先時舉  
行庶下人得用此輩安享俸祿上不體朝廷之意下失眾人  
之望己命都察院罪之爾等當以軍士爲心勿踵斯弊國法  
不爾貸也



能饒州燒造

初工部奏遣官燒造白磁龍鳳文器皿畢又請增燒上以勞民費物遂命罷之

山西布政司言轉輸六事

初戶部言山西歲納大同宣府秋糧負欠者多請令布政司官量徵土物赴邊糴米輸納至是山西布政司上轉輸事宜六條一山西大同宣府之糧宜徵民間所常有度邊境所宜用若布絹綿花茶鹽農器等物估其值十分減二運赴邊上令掌收糧官辨酌驗量市米上倉一運於大同宣府糴米上倉雖便然難盡糴於一處宜於應朔蔚州渾源附近大同宣府常豐之處冊置集場塌房委官平糴轉運赴倉一遞年負欠之糧未經蠲免者先徵十分之四收其土物如例赴邊糴

米納足一撥糧之處宜有斟酌平陽太原澤潞殷實州縣俱  
物貨赴邊吉隰近山磽瘠民力艱難宜存糧米五分納於鄰  
境衛所其餘徵物料貨貯於布政司官庫陸續運去易米輸  
納一大同宣府官軍除操備守邊之外餘丁尚多宜從各衛  
勘實督令屯種歲收子粒儲庖備用一邊衛軍士及各處調  
來備禦者月糧宜支本色其餘旗官俸糧宜估價折與布絹  
等物則軍民兩便事下行在戶部會議以爲可從但集場塌  
房宜待事有效時設置

附錄時有獻歷代紀年圖者上覽既顧侍臣曰唐之後不五十  
年天下五易天子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  
略致治之心足以平安天下而亦享年不永何也侍臣對曰  
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上曰國家勛業垂統貴有

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  
弊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宏遠所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  
周之主稱兵爲逆劫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室家先覆而世  
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  
令閒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革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  
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爲之根本豈偶然哉

冬十月丙子上巡近郊

上以農事旣畢巡行近郊丙子車駕發京師丁丑駐驛龍虎  
臺召英國公張輔尙書蹇義學士楊士奇等至幄中問郊外  
民事及邊備論議久之命尙膳賜輔等酒饌上親斟酒飲之  
旣而諭之曰卿等皆昧爽先度關道中有見聞當言者勿隱  
戊寅車駕度居庸關己卯出獵於岔道遣中官進鹿兔於皇

太后壬午駐驛雷家站召學士士奇等諭曰明旦度雞鳴山梁道險隘卿等慎之寧緩勿求速也遂賜果茗從容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眾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然此行所喪亦不少眾曰太宗後亦悔之憫忠閣所以建也其事則後世帝王之監戒上笑曰因論此山遂及太宗又問此山崩於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爲何如眾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都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丁亥駐蹕洗馬林是日獵晚上御幄殿楊榮等皆侍上問人君御世之權何者爲重榮對曰命德討罪二者是也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悅服此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也齊

威王烹阿封卽墨而齊國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爲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侍臣咸叩首曰誠如聖諭戊子回鑾壬辰車駕至京師時天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上喜而成詩羣臣遂進賀章上親閱視擇其有警戒之意者別錄之而爲之序曰宣德五年冬久未有雪蓋冬雪消毒沴殄遺蝗滋茂粟麥迨冬不雪民心則憂民之心朕之心也乃十有二月己卯之夕大雪深尺徧於遠邇民心以喜民之喜朕之喜也製七言古詩一章以寫志且賜羣臣觀之羣臣各進和章朕親閱其詞不爲溢美而有相警之義者命錄之得若干首嗚呼二氣和則雨澤降氣嚴沍則雨凝爲雪降於冬則植物滋榮於春雪而應候民之利也其爲喜也固宜然古之明君未嘗因一事之順適而忘致警於其德其臣亦

身之正身也 卷十九 三  
未嘗因一事之順適而忘致警於其君唐虞三代之世皆然也三代而下爲君始有矜大之心爲臣始有諛悅之說其不爲此者蓋寡矣此治之所以弗古若也吾以涼薄之德嗣祖宗大業爲天下生民之主恒懼不克負荷而所望於羣臣之戒警輔翼者惟曰不足今是詩之副予所望者纔十一二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吾安得不表章之以朝夕自益哉

蠲廣平大名田稅

直隸廣平府成安縣人及大名府內黃縣奏六七月天雨連綿河水漲溢滄沒官民田地苗稼無收上命行在戶部蠲其田稅因謂侍臣曰水旱災傷民恆有之若專言人事所致堯湯之時亦不免若專言天道洪範庶徵實本乎五事畢竟君道當修其在己不可委之於天侍臣對曰亦貴國家素有備

也上曰國家有備尤不若百姓有備侍臣對曰聖諭誠當昔齊桓公出見老而饑寒者命賜衣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饑寒者公曰寡人之稟府安足以周一國老人曰君不奪農時不奪蠶室則一國之人皆有衣食此正合陛下之旨上又曰朕嘗愛唐太宗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爲本夫不失時者惟人君簡靜可致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失時豈可得耶此誠名言上又曰堯九年之水湯七年之旱非人能救恤百姓無遺類矣

丙申夜蓬星見

星色白如松絮見外屏南漸東南行經天倉天庾凡八日始滅

封昭皇后弟張昇爲惠安伯

昇彭城伯景弟也歲祿千一百石世襲六年薨子宗嗣成化  
三年薨弟瑛嗣十五年薨弟瓚嗣弘治六年薨子偉嗣嘉靖  
十四年薨子鏞嗣三十一年薨子元善嗣 案世廟憤壽寧  
建昌之積侈執而繫僂之又申明考功令悉裁諸外戚之世  
封者獨定公彭城惠安如舊豈非一以中山一以昭皇后故  
且半援帷幄汗馬哉

十一月山雲討平慶遠蠻

總兵都督山雲奏廣西潯州平樂等府蠻賊屢出劫掠調指  
揮僉事魯義等領兵追捕斬賊首四百五級歸所擄男婦三  
十九人又奏自宣德三年至宣德五年征勦廣西柳州慶遠  
等府所城馬平等叛蠻斬首七千四百十九級歸所擄男婦  
一千五百三十人給還家



十二月命銓臣遴簡才賢

上謂吏部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當爲朕擇才昨郡守多缺乃命廷臣共舉古之人當斯任者必勤於訪問有得卽錄之故官不乏才呂蒙正之夾袋虞允文之材官錄是也自今宜畱意璣等皆頓首

詔許死囚訴冤

直登聞鼓給事中年富奏重囚二十七人如奸盜當決擊鼓訴冤切詳各犯臨刑畏死煩瀆朝廷不可宥上曰登聞鼓之設正以達下情何謂煩瀆自今凡死囚擊鼓訴冤者必如例錄情詞以進令法司與辯若蒙蔽阻遏罪及直鼓者

己丑夜北京地震

戶部奏逃民張福等復業

初山西鎮守都督李謙奏福等逃居大甕塞遣人招諭恃險不下請發官兵捕之上曰民逃豈其所欲必科差煩煩爲有司逼迫故耳加之兵則傷其生但令府縣招撫免其徭役彼必來歸遂令太原府招之至是皆復業

含譽星見羣臣表賀

時欽天監奏含譽星見九旂星旁如彈丸大今後至十夕其色愈黃白光潤謹案占書曰人君施孝德興禮樂而人民和悅夷狄奉化外國來朝則含譽星見於是羣臣上表稱賀畢上諭羣臣曰表辭稱道過實朕甚愧之今海內粗安皆由天地宗廟垂佑聖母皇太后訓教及羣臣匡輔所致朕何德也書曰儆戒無虞詩曰夙夜敬止朕及卿等相與飭勵罔有怠心庶幾共保福於永遠

浙江捍海堤成

安順侯薛貴卒

貴達達人降附永樂二十二年以都督僉事從北征有功封流伯洪熙元年予世襲宣德元年進侯爵歲祿千二百石至是薨無子弟可帖木耳爲指揮天順元年帖木耳子忠嗣伯爵六年薨子瑤嗣弘治三年薨子昂仍爲指揮

閏十二月詔民欠稅糧折收鈔布

上御奉天門諭戶部臣曰恤民必有實惠若惠民無實非恤下之誠比者郡縣閒有水旱稅糧多欠積歲旣久未能輸完有司催征逼迫而民愈困四方奏逃亡逋賦者皆以此故朕聞之惻然其宣德四年以前民欠稅糧悉令折收鈔與絹布爾戶部定議務得其中無虧於民戶部議以十分爲率三分

折闊布三分折闊絹四折折鈔上曰如此雖善但布絹闊幅者亦難得宜只隨民間所常用者依時價則民易辦庶幾民受實惠

定張巡許遠祀儀於睢陽

睢陽故有協忠廟祀巡遠南霽雲雷萬春賈賁姚閏至是歸德知州李志以爲奏上命禮部定祀儀請以巡遠居正霽雲四人配享從之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九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二十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宣德六年辛亥春正月丙寅朔

罷湖廣採木

初工部奏遣侍郎黃宗載吳廷用往湖廣督採材木並發民運所舊採木赴南京至是上聞湖廣旱災民困苦而木皆在深山大谷之敕諭之曰比聞湖廣旱災軍民艱苦而木皆在深山大谷之中道路崎嶇猝難致力若已出山在水次及向之漂流已得者令軍夫運龍山廠其未出山與漂流未得者悉罷又聞向所採木多是虛數今宜以實聞毋踵前非以遵後患爾等即日還京

兵部尚書張本卒

本東阿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擢知江都縣靖難兵及境率耆老朝軍門陞知揚州府歷工部侍郎至尙書一迎候所致至其錄高煦餘黨則脅從者多不免

命工部左侍郎許廓爲兵部尙書

命工部侍郎羅汝敬經理屯田

時陝西參政陳琰言寧夏甘肅田地有水灌溉卽旱亦收然二處膏腴之地皆爲鎮守官及各衛豪橫官旗所占俱不報官輸糧間有報者十僅得一其卑下瘠地則分與屯軍致屯糧虧欠兵士饑困而官員豪強之家日以恣橫又陝西諸衛所軍有二分三分守城七分八分下屯者以七八人耕作供給二三人之食宜無不足而各衛往往缺糧有司疲於餽運蓋由衛官及管屯官各圖己利不顧公家凡屯軍有所差遣

不復卽除其名而據其地乞遣官行視按其侵欺之罪上是其言遂遣汝敬與琰往同三官司經理

### 遣官巡視民瘼

上因謂侍臣曰堂下遠於千里人君深居宮禁豈能盡諳民隱故不免遣人巡視若所遣非人下情尤未能悉達侍臣對曰國家人民惟在擇守令守令得人田里之民自安上曰然二月逮江西巡按御史陳祚下詔獄籍其家

時上方以博綜經史自負祚上疏言眞德秀大學衍義一書載聖賢之格言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閒歇俾忠賢邪佞靡不悉照治亂得失無不周知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上怒曰蠻啻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差官校逮至京並父母妻子家屬悉下獄禁錮者五年

趙儼伏誅

儼初往河南清軍伍杖死里長老人九人事覺都察院鞫詢皆實論當死監候待決御史張循理以舊同僚召儼出獄其飲飲罷乘閒逃逸循理以縱死囚下獄死至是始捕得儼上曰此酷吏也視人命如草芥命斬於市

三月命翰林儒臣進講大學

時儒臣講平天下章竟上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卽如生之者眾四語行之固不必暴征橫斂而國用自有餘矣又曰秦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爲厲階聖賢之言豈非萬世龜鑑

議華亭上海官田糧額



巡撫周忱言二縣舊有官田稅糧二萬七千九百餘石俱是古額科糧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徵收易完上命戶部會官議於是郭賢胡濙等議奏官田古額洪武至今籍冊已定徵輸有常忱欲變亂成法沽名要譽請罪之上曰忱職專糧事此亦其所當言朝議以爲不可則止何爲遽欲罪之卿等大

臣必欲塞言路乎忱不可罪餘如所議

### 初命吏部考察監司

江西巡撫趙新奏今方面官雖出身不同皆由資格陞擢有臨政略無設施者有貪虐爲非者名與實異近吏部勘合令其考察郡縣官吏已不能正焉能正人是以好惡不公去取多謬乞令吏部先察布政司按察司官賢否何如賢者畱否者黜然後可以責令考察外官必自布政司按察司始

賜諸大臣以御製招隱詩

詩曰天之生賢道蘊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爲賢絕類離倫豈非逆天嗟哉若人於身奚補區區百計草木同腐予嗣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皇皇羣才皆來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緬彼山林豈無遐遺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遠近高蹈雖逸其身而悖於道卷阿之詩梧桐鳳凰爾其翻然已將爾揚已敕吏部言朕負荷洪業思賢才以圖治理寢食弗忘間者敕朝臣三品以上各薦所知示以猗蘭招隱之作庶幾在廷喻於朕志乃曠日積月所舉未聞豈盡無遺賢之可舉歟何怠忽不稱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天下之廣民生之眾乎吏部其申諭三品以上推有才

行文學者畢以聞

夏四月公主請蠲蔬地鈔不許

寧國大長公主奏近鈔法不通蔬地每畝徵鈔三百貫已蒙減半請悉蠲之上諭行在臣曰國家行事不可有疏戚之分今蔬地鈔俱減半若公主園全免何以示公其仍待鈔流行無論官員軍民園地俱免

戶部尙書郭敦卒

敦堂邑人由太學生擢戶主事歲餘陞知衢州府訪民瘼興利除弊置義阡禁淫祠守己愛民坐累被逮衢人伏闕乞畱不可得後廷臣薦其廉正以爲御史陞參議太宗召見陞禮侍郎上登極二年陞今官會陝西旱奉命往撫奏請蠲逋負振貧乏實邊儲黜貪吏罷不急務上皆從之蓋天性純實事

親以孝冰檠之操無遜古人者賜祭葬

命吏部考試所舉官

吏部奏求賢所舉官四十三人例當會議考試中有南海衛  
餘丁難與考例上曰古人立賢無方耕釣之中有王佐才其  
可以軍丁棄之命考試如例

溧陽妖人伏誅

應天府溧陽縣妖人錢成初言其子質嘗病死復生云見李  
老君謂其有福可圖大事遂招集徒黨殺人焚廬舍謀反從  
者六十四人有司捕之不獲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以聞上  
曰道家貴清淨絕嗜慾後來小人苟求利己詐張禍福以誑  
惑愚民謂不忠不孝誦經皆得免罪愚民無知傾心嚮之是  
以奸人多託以舉事前代禍亂不可悉舉今此輩又欲爲張

角邪敕隆發兵捕之至是悉就獲賊至斬於市

夏四月蘇州知府況鍾奪情起復

按臣金濂奏鍾丁憂去職民二千五十人言鍾公正廉能奸弊盡革民賴以安乞奪情起復上從之諭行在吏部臣曰民之所欲與之其令鍾復任

五月四川總兵陳懷移鎮松潘

按臣王翱言松潘衛臨邊去四川城八百餘里番寇常出爲害總兵官都督陳懷常居四川城中緩急非便雖曰委官領軍豈能久如約束若令懷往彼鎮守則士卒奉令番寇畏威邊境平寧軍民安便上從之

遣兵部侍郎柴車經理山西屯田

時御史張勛言大同地曠所種粟麥有收多爲軍官據占乞

遺官按視占耕者分與軍民爲便上從之

六月遣禮部侍郎章敞通政使徐琦諭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御製憫農詩

上罷朝御左順門出御製憫農詩一章示郭璉曰朕昨宵不寐思農民之艱難能使之得其在賢守令因作此詩卿當爲朕擇責毋使農受敝也詩曰農者國所重入政之本源辛苦事耕作憂勞亘辰昏豐年僅能給歉歲安可論旣無糠覈肥安得繒絮溫恭惟祖宗法周悉今俱存遐邇同一視覆育如乾坤常聞古循吏卓有父母恩惟當慎所擇庶用安黎元

秋七月上幸楊士奇宅

時上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出臨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上已入門士奇俯伏言陛下柰何輕出萬一變起倉卒何以

備之上曰思見卿一言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明日必有知者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太監范宏問何以不謝士奇曰車駕夜出臣迫今中心猶惴慄明日士奇入謝上曰自今知汝言不復微行

八月禁公差官淆亂守令賢否

從常州知府莫理奏也

山東右參政陳士啟卒

士啟太和人先擢禮部郎中直道自任不苟徇人以薦陞今官青州歲歉郡具饑民數上聞朝廷遣使偕士啟如數振之粟比至而饑民倍增使者議再奏俟報士啟曰民命在旦夕若再俟報浹旬閒悉餒死矣請發奏後卽出粟脫有罪請自任不敢以累使者遂獨具奏朝廷從之所過郡邑有爭訟未

決伏馬首以訴者從容數語折之皆帖服爲政廉平無所矯拂所至民愛戴之

忠勇王金忠卒

忠初名也先土干元太保不花六世孫永樂末歸附封王賜名宣德三年扈從巡邊有斬馘功上甚悼之賜祭葬

九月熒惑犯南斗

戶部侍郎王佐覆議民運事宜

佐奏比者平江伯陳瑄言歲運糧儲請再僉民丁一十二萬與今運糧軍二十四萬分班僸運有旨令臣與瑄及尙書黃福等計議可否今議江南之民每歲已運糧至淮安徐州等處難再僉若對撥附近官軍運載則便加耗與軍當議定其數佐又奏近工部定各處採修船材料俱送淮安提舉司地



遠近不同恐致誤事今議山東河南蘇松等處宜送淮安江西湖廣浙江俾就本處造船又福建各府亦產材木宜令工部遣人督有司採集於彼水次造船送淮安與軍運糧亦便上曰民運糧已非易事又欲點僉助軍是重勞民此不可行兌運糧加耗更議以聞山東江西等府採木宜減其半福建地遠不可造船且度關踰險縱有船豈能至淮役民當度人情地勢此事尤不可行

冬十月丙午上巡近郊庚戌還京

附錄時河南知府李驥奏遭伊王居國屢有非分之求臣不敢

曲從府中內官官校虐害百姓者臣稍爲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年冬至臣以四更往陪班行禮適唱班臣已就列王以爲遲繫執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遇節行禮未嘗

有在四更者臣蒙恩守土遭摧辱不敢不奏上謂顧佐等曰朝臣於大廷朝賀皆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命禮部致書伊王諭王宜謹守祖法毋信讒府中承奉長史典儀悉械送京治之

十一月述祖德詩刻成頒賜輔臣

上御文華殿召少傅楊士奇學士楊溥入侍上曰朕念我仁祖積德累善篤生太祖皇帝繼天立極勗業垂統太宗皇帝汎埽奸回再安宗社皇考仁宗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天位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揚之座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令以刻石特賜卿摹本卿亦當思我祖宗開勗之難守成之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與享榮利士奇等

稽首受賜詩凡九章詩曰上天信崇高臨下明以赫元季政

昏亂帝用厭夷狄眷求令德宗視善積慶口霈然啟其祥疆

宇俾開闢一章恭惟我仁祖躬備大聖德天性稟純粹溫恭

而允塞篤志口仁義兼亦貴稼穡寶玉之所藏山川被光澤

二章維時屬邁屯畝畝自足適進退與道俱王德口貞白皇

天鑿昭晰寶命所由錫篤生太祖聖配天立人極三章海內

如鼎沸土壤分割折蒼生靡怙恃俛伏斃毒螫仗劍起濠梁

奉天拯焚溺再駕定東南一舉下西北四章曠哉六合內腥

穢悉盪滌三光復宣朗五典重修飾遠齊堯舜德近過湯武

績遂令普天下生養樂休息五章太宗削姦回繼奠宗社祏

聖文既炳煥神武尤赫奕賢才盡登用秉德各修職庶邦承

覆載貢獻來九譯六章昭考撫盈成至仁弘隱惻安民視如

傷恭己臨萬國繼志與述事夙夜懷兢惕皇風益清穆皇道

彌正直

七章

正本所自隆仁祖實啟迪祥源具深廣天派肆

洋溢聖神紹傳序茂衍萬世歷造商本玄王興周美后稷

八章

茲子嗣鴻業時幾謹申敕四聖赫在天悠久貽法式保佑

賴申眷負荷愧綿力稽首陳詠歌庶用示無斃

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爲海鹽縣丞

初芳言洪武舊制凡大臣便殿奏事必有給事二人與之俱  
上是其言芳有矜色凡百司所爲少不如意卽詣上言眾皆  
側目上惡其訐降之

定官軍兌運則例

先是平江伯陳瑄言江南民糧運赴臨清等倉若與官軍兌  
運加耗與之民免勞苦得務農軍亦少有贏利命侍郎王佐

往淮安與瑄等再議以爲可行上復命羣臣議至是吏部尙書蹇義等議奏其法實便軍民加耗之例請每石湖廣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隸六斗北直隸五斗民有運至淮安兌與運軍者止加四斗從之 案萬表云糧運輕齎所謂一六二六三六者卽耗糧也江西湖廣浙江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加尖米一斗共七斗六升以四斗隨船作耗餘三斗六升則折銀故謂之三六江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只二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二六江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五斗六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只二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二六若山東河南兌運之耗並尖米只四斗一升除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一六蓋加耗隨地里遠近爲差耳先是

耗糧俱本色隨船候到灣雇車起糧則易銀爲用後以灣中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賣又滯交納弘治十三年都御史張敷華都督郭宏方議折銀每石定價五錢可以輕齎就於交兌之時支領隨船此一六二六三六輕齎之名由始也然只令完納兌運三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本折皆歸旗卒官固無利之者是故旗卒富饒糧運於斯爲盛其成化七年改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此山東河南直隸民運西倉交納者亦令軍船就水次與民交兌運赴京通二倉上納卽今之所謂改兌者其加耗數少止有隨船耗米俱無一六二六三六折耗輕齎就令於兌運輕齎銀內均貼腳價進倉等用若地方災傷支運倉糧亦以兌運輕齎處貼之亦只總完四百萬石而已此雖減耗完貼比之只丁兌運者數雖減少然

用亦裕而軍無告困至正德六七年來京師權要如有官債  
虛立文約逼奪輕齎之弊又從此生矣時各總運官多出其  
門牽引爲害蓋借公物以爲私賂希寵庇耳於是始有鞘封  
過淮赴漕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官至張家灣過發之蓋以  
革逼奪之弊而把總聶欽遂引夤緣驗封查算使用以羨餘  
獻之於官故又有扣除之例矣欽雖卽以賊敗而後之相繼  
者則用意算扣歲增其數咸務多獻以爲功太倉庫所積羨  
餘至盈數十萬而官旗揭借陪費貽害不可勝言欽之倡始  
爲可罪也夫一六二六三六輕齎乃耗糧也惟因地有遠近  
故耗有多寡非腳價也若腳價則一例矣灣中起糧使用則  
各總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齎扣除  
於官是則正糧四百萬之外復收其耗糧也豈制法之意乎

復又添設參將一員駐劄通州專一驗封侍郎王佐乃定腳價搜刮倉中使用如太監則有茶果錢如經歷倉攢每石一釐則謂之釐兒錢及至吏書門官斗級之類莫不定之以數每年造報花銷遂以爲例先年倉中使用初無定數每因人之狡懦而高下增減之司使用之人又有虛數以欺眾者累致爭訐故此法一立一時人亦便之但使用公行太監茶果又添火耗催茶果者又有班兒錢其經歷倉攢往年各衛得以所帶本地貨物高價與之而今皆紋銀且以此爲應得又於數外求之爲厚薄低昂矣蓋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焉止故爲法之不可不慎也後又革去參將只巡倉御史會同通州坐糧員外驗封查算凡倉中一應無名之費俱不准開銷扣除愈多糧米不能上納運軍苦逼之甚勢不



可行乃以別淮南河起剝以抵其費爲法不一故倉有掛欠之米庫有羨餘之銀而理不可通又往往人皆以爲言故又議以羨銀給軍夫羨餘不復扣之於官而又給軍是矣然而無救於糧運之弊者蓋有說也各總運船只旗甲一人管事眾軍只任撐挽今以羨餘概給之使旗甲則有掛欠鎖杻追賠船軍則有羨餘歌唱飲酒恣然不顧但恨扣除之不多又相結黨告訐欺打旗甲時灣中糧運俱集動聚數千人成羣哄嚷官亦無如之何爲弊一至於此而旗甲受累日益困敝是故旗甲敝而運亦敝之愚謂贏縮之利當歸旗甲旗甲裕而運其有不裕哉眾軍則量賞之以酬其撐挽之勞可也蓋小人薄福領銀二三兩在手便不能勝糾羣合夥飲酒宿娼無所不至然亦可惜但今之官司驗封查算者乃以給眾軍

爲公給旗甲爲弊專持此意不復詳審而務扣刻旗甲之羨  
餘給軍以爲盡職使旗甲困苦揭債陷之死而不恤豈不謬  
哉

十二月內官袁琦等伏誅

初內使阮巨隊等往廣東等處公幹而以採辦爲名虐取軍  
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獄究其所由皆琦指使於是籍其金  
銀以萬計寶貨錦綺諸物稱是又所用金玉器皿僭侈非法  
皆曰保與海爲之法司議罪應死上命凌遲琦而斬巨隊等  
十人時內官裴可烈亦以貪暴下詔獄死內使馬俊公差還  
京至良鄉聞袁琦事自經有司以聞上曰此正與袁琦同惡  
害吾民者命錦衣衛戮其屍梟首於市中官唐受以公差南  
京縱恣貪酷民不勝其害事聞上命錦衣衛遣人捕至鞠訊

具伏械赴南京陵遲於市梟首以示眾上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宦者袁琦以其自小隨侍頗稱使令陞太監管事輒敢恃恩縱肆欺罔假公務爲名擅差內官內使往諸處陵虐官吏軍民逼取金銀等物動累萬計致吏民含冤無訴歸怨朝廷雖方面風憲之官皆畏憚之不敢以聞鬼神不容發露其事以悉寘極刑爾都察院揭榜曉諭中外凡先所差內官內使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原係官者還官軍民者還軍民中外官民人等有受內官內使寄頓財物許首免罪若匿不首事覺與犯者同罪自今內官內使出外敢仍前有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知而不奏罪同若中外軍民人等有投託跟隨內官內使因而撥置害人者悉處同罪上退朝御乾清宮諭太監王瑾吳誠等曰

朕卽位以來念內官內使隨侍勤勞恩待甚厚屢戒諭令謹守法度勿罹刑辟永享太平有能守心忠謹朕待之加厚不意袁琦孤恩負德越禮犯分欺瞞朝廷受人囑託私遣內使在外假以幹辦虐害官吏軍民百計索取金銀財物數以萬計下人含冤歸怨於上朕何由知天地鬼神共怒事乃發露琦以伏誅此非朕欲罪之殺身之禍實其自取爾等其揭榜昭示內官內使及小大者能守法事上不恃寵作威不害民取財者鬼神佑之若違法越禮惟務貪虐鬼神不祐國法不赦若先嘗有過後能改悔朕亦以無過待之

大學士金幼孜卒謚文靖贈少保

幼孜新淦人由進士擢給事文皇簡入內閣改檢討尋陞侍講侍東宮作春秋要旨三卷以進與修太祖實錄及五經性

理大全書扈從北征仁宗賜以繩愆糾繆圖書兼支尙書俸  
爲人簡沈溫裕爲文該博和平立朝獻納頗有裨益及終戒  
家人無求恩澤

遣御史巡視屯田水利

工部侍郎羅汝敬言寧夏甘州諸衛屯糧全資水利多爲官  
豪侵占農家不得灌溉兼屯軍及餘丁常有公私差遣其農  
功子粒無徵請增除六部都察院堂上官二員專一往來巡  
視庶革其弊至是上命都御史顧佐選御史二員往理其事  
上進而諭之曰邊軍屯田最爲切要爾往必潔己奉公毋爲  
勢要所脅

詔撫臣周忱馳驛歸葬起復視事

禮部奏忱父卒例應賜祭忱今年奉命巡撫蘇松諸郡亦應

守制宜有代者上曰祭如例忱所任重務其令馳驛歸葬畢起復視事

奪會寧伯李英爵

英西寧人父興哥俱虜帥宣德四年爲都督同知以平番寇功封祿一千一百石世襲至是坐法失伯天順元年詔以英後爲指揮同知

宣德七年壬子春正月辛酉朔日食

命刑部都察院進士分鞫獄囚

故事觀政進士不署文案至是都御史顧佐言永樂中嘗命進士於刑部都察院理刑今宜仍令與御史郎中主事分理庶幾諳練從之

少詹事兼翰林學士曾棨卒

梁吉安永豐人由進士第一授修撰文皇首選進學文淵閣  
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又與修高祖太宗仁宗實錄歷陞是  
官爲人英雅溫邁喜推薦士士窮流落不偶者多賴以濟贈  
侍郎賜祭葬

二月祭社稷賦甘雨歌

先是天久不雨上恐妨農耕孜孜在念以祭社稷居齋殿存  
心默禱至是祀禮告成陰雲四合大雨竟日田野霑足上以  
神明感格喜而賦祭社稷承甘雨歌曰茫茫寰宇皆赤子天  
與祖宗同付畀萬幾之暇予何營一念惓惓在民事春風布  
和二月初農家舉趾趨菑畬河水融泮土膏潤發育頓承天  
澤敷是時國典方祈歲先社先農致禋祀端居齋祓豫對越  
交合神明在精意東方未曙霞彩紅鶉鳩聚嘯煙樹中寒威

微微在料峭雲氣冉冉浮空濛甘雨從朝過日久大地涵濡  
深滿尺畦蔬隴麥望連延一夜青青總春色閭閻畎畝人情  
好好語相傳徧行道今年豐稔定可期家室歡娛共相保民  
惟邦本著聖經民心有喜予心寧鞠躬薦裸感神惠碧天湛  
湛昭華星紅燭成行照金節疊鼓清簫導還轍民懽神格嘉  
慶多舒興一題甘雨歌

命工部侍郎羅汝敬總督陝西屯餉河渠

戶部奏陝西邊衛折收米例

時僉事林時言甘州諸衛官軍俸糧皆於蘭縣涼州衛二倉  
收西安等府稅糧供給有司因其路遠止徵布絹就近糴米  
二倉每石有徵布七八匹至十匹者而納米之費實不過三  
四匹餘皆總運之人所侵欺甘州等衛俸糧於涼州蘭縣關



往回千餘里守墩哨瞭軍餘不得往關多於豪家舉貸一月所得僅二三斗所以軍士愈貧衣食不給今甘州各衛已設倉官乞將各處稅糧半徵米半折布絹絲綿分運各衛米貨兼支輸送雖遠而省費亦多上命戶部議請從所言每十分徵本色四折色六分其布絹絲綿折米之例每匹大綿布六斗小綿布四斗大絹一石二斗小絹七斗大三梭布一石五斗小三梭布七斗其布絹務皆堅密每斤生絲一石綿一石綿花絨二斗從之

召楊士奇議寬恤詔

首蠲租廢格次處逃民寬漁課黜貪暴廣賢路及方面郡守宜令薦舉等事

三月以騎士屯守貓兒峪

甲子山集卷五 三  
總兵方政奏獨石等處惟西貓兒峪未有城堡而當寇賊之衝已遣千戶楊洪領騎士屯駐且耕且守上從之因諭兵部尙書許廓等曰屯守有力足以制敵朕以邊事委政凡所調度聽其自擇朕不中制也

詔戶部減免租賦

上御左順門謂尙書胡濙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什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閒有言朝廷每下詔蠲除租賦而戶部皆不准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爲辭之語若果然則是廢格詔令擁遏恩澤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卿等皆士人豈不知此朕昨有詩述此意卿當體念勿忘也濙等皆頓首謝其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

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耕作既勞勤輸納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惻予懷故迹安得循下詔減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視萬姓有若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曰務吾仁

遣官振濟饑民

保定府高陽完定興三縣眞定府元氏縣各奏人民缺食乞以預備倉糧驗口振濟上曰預備倉糧所以爲民民乏食當先發後聞此必待奏報無餒死者乎命行在戶部亟遣官馳往發振

復文中舉人

中以赴試違限充通關提舉司吏旋奏復候下科會試

夏四月募民輸粟塞下

戶部奏重擬邊境中糧則例寧遠獨石肅州三處淮浙鹽每引米二斗五升河南長蘆鹽三斗山東河南福建四川廣東鹽俱一斗五升宣府大同山海龍門甘州寧夏六處淮浙鹽每引三斗河南長蘆鹽三斗五升山東河南福建四川廣東鹽俱二斗從之時各處總兵官皆請召商納米實邊故也

五月復開平涼府開城縣迭烈孫道路

先是陝西參政楊善言西安諸府運餉甘州各衛皆經平涼府山澗陡絕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路經迭烈孫黃河平坦徑直抵甘州各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涼撥軍操濟人皆稱便既報罷請如舊開通以利民上命三司覆實僉稱宜乃設渡於平涼鞏昌二府每舟十一人遞迭烈孫巡

檢司

禮官請賀龍駒不許

其駒鹿耳牛尾玉面瓊蹄肉文被體如鱗巡撫于謙會巡按三司視之輿而進焉浚請賀上曰二三年閒水旱告災繼踵而來朕方日夕惕勵一獸之異何救民饑其勿賀

上御便殿觀宋史

顧謂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卒流於弱致武備不飭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爲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附錄時學士王英母卒舊制官三四品父母受封者得營葬英官雖四品母止受五品封上以其儒臣特賜祭葬不爲例

六月復置各郡縣廣濟倉

時御史朱鑑言洪武閒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饑饉以貸貧民今各處有司以爲不急之務倉廩廢弛贖穀罰金掩爲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乞令府州縣修倉廩謹儲集給貸以時仍令布按二司巡按御史巡察違者罪之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此由守令不得人遂致廢弛爾戶部亦不能無過其如御史言違者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

### 御製官箴成

先以示百官因諭之曰朕承大寶臨撫兆民實賴中外文武羣臣同心同力以興起治功昔舜命九官十二牧皆孜孜訓諭虞史書之夫以大舜爲君禹皋稷契爲臣猶致儆如此況朕菲薄敢不究心然遠臣旣不能數見而人諭之近臣雖朝

夕相接亦不得數以言諭因取古人箴儆之義凡中外諸司各著一篇使揭諸廳事朝夕觀覽庶幾有儆然古之君臣有交儆之道凡在位君子有以嘉謨告朕者尤朕所樂聞也箴凡三十五篇

兵部尙書許廓卒

廓襄城人由太學生歷陞工部嘗扈從餽運又嘗覈交阯田賦撫河南流民在兵部濟嚴以寬云

秋七月置呂梁漕渠石閘

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渺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二丈闊五尺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啟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撥民夫工匠協成之

陳瑄請祀高郵湖靈應侯廟從之

命禮部同翰林院會議公差御史禮制申明之

時蘇州知府況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採諸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污濫奸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自畏服至於御史與在外官相見禮儀及凡迎詔敕詣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越禮分各知府亦自顧闚茸貪暴畏其糾劾諂拜跪甘受詈辱間有奉法持己不肯阿屈者御史屢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於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停武陵王李琨冊妃禮物

楚王孟炆奏已選湖廣都指揮僉事曾女爲武陵王妃發冊有日旣而人言此女許嫁都指揮僉事穆肅爲子婦受其聘



矣上聞召曾問之曾不能隱乃命停冊禮以書諭楚王曰婚配人倫之始正化之原彼既許人理難發冊曾貪冒無恥豈可玷祖宗家法貽外人之譏已令禮部停封冊宜爲武陵王別娶

命儒臣周覽都畿形勢

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周覽都畿山川形勢既畢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政稍有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卽位之初興學校勵風憲清中書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之法是爲賢君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禍遂構大變泰定以後皆享祚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於政事紀綱法度蕩然遂至失國使順帝能恭

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爲我祖宗所有又曰茲山茲  
宇順帝所日宴遊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紂之迹周之  
監也上曰然因論漢唐開勅輔臣侍臣對曰蕭曹房杜雖皆  
常才亦當時無過之者有曰天下之廣未必無人但係於遭  
際何如耳上曰然如三老董公及泰山道士徐弘客皆不見  
用而蕭曹房杜成功誠哉人才遭際爲難也

八月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有才行文學者

上視朝罷召楊士奇楊榮至榻前諭曰今春命官三品以上  
舉方面郡守後又出舊作招隱猗蘭之詩以示意已踰半載  
都不舉一人近因卿二人舉黎恬等朕思今天下之廣豈無  
人才但羣臣不以國家生民爲心故往往視朕言爲虛文此  
由吏部之怠忽也其降敕責之仍命吏部都察院考察在外

方面及郡縣官之昏懦不才者罷黜之民有建言者云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而後有唐虞三代之治下至漢唐宋莫不皆由其君之賢明以致乂安而其言不及於臣上曰必君臣同德而後可以致治豈當專歸於君古人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正以同體相資也言者謬矣是時陞吏部員外魏驥爲南京太常少卿交趾南靈知州黎恬爲右諭德福建建安教諭楊壽夫山東臨清教諭彭琉爲編修蓋從京官三品以上官薦也

禮官請賀嘉禾嘉瓜並卻之

陝西永壽等縣獻嘉禾有同本三莖或五莖莖十數穗穗一尺有餘者有同本十九莖或二十二莖莖十餘穗及多至數十穗者又有一莖五歧六歧或一節一歧者上覽之謂羣臣

日正集卷二十一  
三  
曰諸物不足爲瑞穀以養民今蕃異若此可以爲瑞是日又有獻嘉瓜者尙書胡濙言瓜連理而生有瓜瓞綿遠之兆二者皆禎祥請奏表賀上不許曰嘉禾嘉瓜雖年豐物阜之應皆天地祖宗之所垂祐朕何德以致之夙夜內省有歉多矣其勿賀

### 置蘇州濟農倉

蘇州賦素重力耕者皆貧民每歲輸納糧長里胥率厚取之不免貸於富家又數倍取利而農益貧工部侍郎周忱巡撫直隸諸郡兼督賦運至蘇有旨命以官鈔平糴儲庀以備歲凶得米二十九萬石分貯於屬縣忱令各縣於水次置場別擇人總收發運細民徑自輸米赴場糧里長不得預遂革多取之弊民所費視舊減十之一凡糧當運南京倉以備北京

軍官支月俸者率每石加費六斗忱奏請軍官月俸就蘇州給之而徵其加費米四十萬石悉儲於官通前所糴六十九萬石有奇書諸籍而官掌之凡糧遠運有失及負欠者卽於此給借完納秋成抵數還官而民免舉借多償之害若民修圩岸浚河道有乏食者皆於此給之定爲條約以聞上然之於是蘇州各縣皆置倉名濟農倉惟崇明阻海未置歲歉則於長洲縣倉發米一萬石往振之

參政沈固陳言邊務

固言四事其一大同等處先鋒神銃三千把付內官內使人等於各城操備後分撥緣邊爛紫溝等一十八處守把蓋大同地方東自爛紫溝西至崖頭墩凡八百餘里其間可通人馬之處不可數計胡寇狡譎往往乘閒突入爲患每處不過

五六十人卒難抗禦。況緣邊俱立斥堠，凡有聲息，舉火放炮，卽整軍提備。已是常規，乞敕總兵官武安侯鄭亨鎮守內官，敬等以各處神銃取回各城團聚操練，以養銳氣，遇寇犯邊，調兵剿捕，庶其力不分殺賊有效。其二山西行都司所轄一十二衛俱臨極邊，小大軍官不時差調，一聞警報，便當出敵，其中多老疾弱幼不堪用者，乞敕兵部今後本司屬衛襲替官員視果精健則俾還原任，否則調入內地而選內地衛所之精健堪任者補之。其三比來侍郎柴車等取勘官軍所種土地每頃令納細米壹拾石，種田納糧理所當然，臣觀大邊境地土鱗薄，若雨暘順時，人工修治，僅得十之三四，人工不修，加以旱澇霜雹，計其所收不能償種，而況軍士月糧有妻室者月止七斗，無妻室者月止五斗，家口多者不令自耕。

豈能足食況先奉太宗皇帝敕諭軍官及軍下舍人家餘  
丁自願耕種者不拘頃畝隨其開墾子粒自收官府不許比  
較今田壹畝徵糧壹斗比之民糧尤重若逼迫取之必致逃  
逸乞敕戶部凡各衛官軍有力耕種者計其田畝歲納糧數  
作准應支俸給有多餘者仍舊納官不及本等俸者如數補  
給旗軍餘丁所種地土應納之糧給與自食或三分中減二  
分庶使軍士得遂所養其四各府州縣俱有養濟院收養鰥  
寡孤獨老疾無依之人朝廷存恤恩同天地其天下衛所軍  
士少時趨事赴工勞筋苦力比老退役亦有鰥寡孤獨篤廢  
殘疾無親戚可依者未發收養乞令天下衛所取勘此等悉  
養如窮民以副朝廷矜卹之意上曰所言有理命六部議行  
時因奉敕在武安侯幕府治軍機文書故上奏

命行在戶部尙書黃福掌南京戶部事

命吏部都察院考察方面郡縣官

復故城縣丞陳銘官

時奉差內使上以劉寧清謹命同御史按所差內官至故城銘不問從來輒捽寧手擊之御史奏逮至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於所惡昧於所聞遂釋之

九月命山雲爲都督同知仍鎮守廣西

命將率兵巡邊

上諭之曰今國家無事邊塞無警可以安逸然居安慮危乃保邦之道況西北邊虜常出沒今秋高馬肥宜預警備但師行須慎重無貪利輕進無肆殺戮申嚴號令整肅部伍堅利兵甲以振耀威武使虜懾服不敢侵掠而邊城各固封守此



良策也

御製織婦詞及豳風詩

上視朝罷御便殿問侍臣曰民何事最苦侍臣曰四民之中  
農最苦勞上曰朕固知之朕嘗歷田野見織婦採桑育蠶絲  
製帛累寸而後成匹亦甚勞苦侍臣曰惟陛下明聖知民之  
艱難及此已而上出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左右臣曰朕非  
好爲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者當詔儒臣  
以農夫織女耕蠶勞動之狀作爲歌詩使人誦於前又繪爲  
圖揭於宮掖布之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  
以賦此也其詞曰昔嘗歷田野親覩織婦勞春深蠶作繭五  
月絲可縑縑絲準擬織爲帛兩手理絲精揀擇理之有緒纔  
上機弄杼拋梭窗下織斯蠶動股織未定雞聲三號先夙興

機聲軋軋不甞息辛勤累日帛始成嗚呼育蠶作繭未必如  
寶盎累絲由寸積爲丈上供公府次豪家織者冬寒無挾纊  
紛紛當時富貴人綺羅燁燁華其身安知織婦最辛苦我獨  
沈思一憐汝上又於燕閒閣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  
風圖而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幽詩周公陳后稷  
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  
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  
朝夕在目有所做勵爾等其書於圖之右

蘇州知府況鍾上濬河議

大略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龐山曰陽城曰  
昆承曰沙湖曰尙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  
定吳淞江東出昆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

廷命尙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爲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袁泰請以李景爲指揮使上斥之

直隸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指揮同知李景鎮居庸善調度請以補指揮使通政司以聞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語之曰爵賞當自朝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葉威權不振河北將帥皆由軍中所立所以漸至微弱此輩猶欲效之耶爲臣者但竭忠盡力爲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越制於憲典郡臣皆頓首

附錄御史包德懷給事中虞祥等劾順天府尹李庸監試御史

梁廣成鄉試關防不嚴上曰詐冒本不可宥但出庸覺察不然則奸弊露矣姑宥之

冬十月八百大甸土官遣使貢方物

且云苦波勒寇盜請濟師上曰八百大甸去雲南數千里古荒服外地也波勒昔未嘗歸化柰何勤中國爲遠夷役乎且夷性獷非必皆波勒罪降敕諭使敦好息民時朝鮮王李禔遣陪臣趙璵等□貢煙松菌及鷹上諭禮官曰朝鮮貢獻頻數已非朕所欲今乃獻松菌及鷹菌食物也鷹何所用珍禽奇獸古人所戒可諭其使自今使貢但服食器用之物若鷹犬之類更勿進獻

南番白葛達國天方國默得那國各遣貢

賜司禮監太監金瑛范弘免死詔

弘詔略云克勤夙夜靡一事之後期致謹言行惟一心之在國退不忍於欺蔽進必務於忠誠免爾死罪於將來著朕至意於久遠按太宗於光祿卿井源張泌皆有之則其時內臣必有但不可考耳

十一月起復魏源爲河南左布政使

撫臣于謙言河南地闊糧多催督爲難請添官上曰魏源足任時守制命吏部起復令源便道之任

十二月詔修祖陵孝陵

宣德八年癸丑春正月乙卯朔

敕守備李隆同撫臣周忱總督南京各衛所屯田

較所入以充軍倉必使耕種以時毋令下人侵擾

命羣臣觀燈內苑賜宴

楊士奇撰太平聖德詩以獻 按是時林長懋陳祚之囚數年矣諸臣頌太平聖德何如申救二人之爲得而見不及此惜夫

丁卯大祀天地於南郊

自祖宗以來皆視朝後詣郊是日上免朝蚤至南郊視神廚闕祭物諭太常官宜秉寅清率百執事御齋宮至夕雨雪免放煙火中夜雪止行禮雲斂風靜星朗月霽助祭官咸中禮度上悅還朝羣臣行慶成禮上問侍臣曰唐虞何以爲盛治侍臣對曰堯舜聖人以德爲治所以盛也上曰有其君亦貴有其臣使是時無禹稷契皋陶伯益堯舜能獨治乎元首股肱必相資也但當時君臣又皆互相戒謹不敢有一毫自滿之心此其所以盛也萬世之下論唐虞盛治當本諸此

禁內使披雍

上聞各監局小內使多爲僧人所惑有長素食者亦有潛逃削髮爲僧者召監局之長諭之曰人立身自有常道爲臣必忠爲子必孝忠孝之人自然蒙福何必素食誦經乃有福乎佛只教人存心爲善天堂地獄亦只在心心存善念卽是天堂心起惡念卽是地獄所以經云卽心是佛今後汝等戒之但存心善卽是修行敢有潛逃爲僧者皆殺不宥

命大學士黃淮詹事王直爲會試考官

取中劉哲等

三月廷試賜曹鼐趙恢鍾復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鼐卽秦和縣典史以解糧得請與試會試中第二名十年之內入閣輔政上又命胡濙楊士奇楊榮選進士尹昌等六員

舉人龍文等二十四人以聞上命吏部改進士爲庶吉士送翰林命王直教之舉人給訓導俸送國子監肄業是冬復選徐埕等十三人爲庶吉士又廷試三科進士拔其尤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上爲詩以勵之曰國家有賢良豈但務精擇賢良之所出亦自培養得虞廷教元士周家重俊宅皇祖簡賢科教育厚恩澤二十有八人用之著成績朕心切旁求夙夜恆側席是科凡百人中豈乏卓識爰拔俊茂資將以繼往昔優遊詞垣內研究古載籍摘辭務瀆龐勵行必端直所期在登庸澤物兼輔德勛哉副予心奮志毋自畫

夏四月御製廣寒殿記

上視朝罷顧謂侍臣楊士奇楊榮曰朕在宮中無事時偶有真趣則賦一詩自適不然則取書籍玩味亦得胸次開豁故



所在皆置書籍及筆之類今修葺廣寒清暑二殿及西瓊島  
欲於各處皆置書籍卿二人可於館閣中擇能書者數十人  
取五經四書及說苑之類每書各錄數本貯其中以備覽閱  
又曰朕近作廣寒殿記遂命中官取示士奇等其文曰北京  
之萬歲山在宮城西北隅周迴數里而崇培之皆奇石積疊  
以成巍巍乎轟轟乎巉峭峻削盤迴起伏或陡絕如壑或嵌  
巖如屋左右二道宛轉而上步躡屢息乃造其巔而飛樓複  
閣廣亭危榭東西拱向頽仰輝映不可殫紀其最高者爲廣  
寒殿崇棟飛簷金鋪玉砌重丹疊翠五彩煥焉軼雲霞納日  
月高明闔爽而北枕居庸東挹滄海西挾太行嵩岱並立乎  
前大河橫帶於中俯視江淮一目無際寰中之勝槩天下之  
偉觀莫加於此矣永樂中朕嘗侍皇祖太宗文皇帝萬幾之

暇燕遊於此從容之頃天顏悅懌指顧山川而諭朕曰此古  
軒轅所都而後來趙宋之疆境也宋弗良於行金取而都之  
金又弗良元取而都之元之後裔不存殷鑒加弗良焉天鑒  
我太祖高皇帝聖德命之弔伐用誕安天下天下既定高皇  
帝念前代故都也簡之諸子以命我奠茲一方我惟夙夜敬  
勵不敢怠寧以仰副高皇帝付託之重暨建文嗣位信用姦  
回戕刈宗室舉四方全盛之師以加我於時茲城孤殆一髮  
引千鈞矣賴天地宗廟之祐獲以城之孱弱羸老安其危而  
存其覆又因以清奸慙安社稷而至於今夫山川猶昔也昔  
之人以否德而失之高皇帝以大德而得之我承藉高皇克  
艱難而保存之柰何其可忘慎德又顧茲山而諭朕曰此宋  
之艮岳也宋之不振以是金不戒而徙於茲元又不戒而加

侵焉睹其處思其人夏書所爲傲峻宇雕牆者也肆吾始來就國汰其侈存其槩而時游焉則未常不有傲於中昔唐九成宮太宗亦因隋之舊去其泰侈而不改作時資燕游以存監省汝將來有國家天下之任政務餘閒或一登此則近而思吾之言遠而不忘聖賢之明訓國家生民無窮之福矣朕拜稽首受命無時或忘書不云乎皇祖有訓詩不云乎儀刑文王肆嗣位以來凡事天愛民一體皇祖之心敬而行之洞洞屬屬罔閒夙夜比登茲山顧視殿宇歲久而弛遂命工修葺永念皇祖儼而在上敬以所授大訓筆而勒諸石旣以自省亦以昭示我子孫於億萬年

詔使臣不得受王府餽遺

御史王紹劾應城伯孫傑往蜀府行喪禮受文綺白金工主

事張魯爲藩府治墳受鞍馬金幣又聞有以嘉禮詣王府者亦受饋遺當明正典刑以勵廉恥上曰御史言是近頗聞有尙寶丞至楚府王已厚與鈔幣逼求白金形之詞色王終不與此禮部不擇臣而遣也此更俟詳察而後罪之今所奏者姑宥罪凡所受皆追入官仍移文各王府長史司啟王今後朝廷凡遣人至勿與財物

南北畿省災下詔寬恤

五月四川盜起副都御史賈諒討平之

郫城縣訓導王敏言郫彭諸縣盜賊縱橫劫奪財物殺傷人命燒焚廬舍日滋蔓乞命廉能官巡察殄除之上命諒同錦衣衛指揮王裕內官興安往會四川三司調軍捕之獲其黨王洪等多人斬以徇眾

六月命平蠻將軍都督方政副總兵蔣貴鎮守松潘

御製閔旱詩示羣臣

上天久不雨禱祠未應憂之作閔旱之詩示羣臣詩曰亢  
陽久不雨夏景將及終禾稼紛欲槁望霓切三農祠神既無  
益老壯憂忡忡餽粥將不繼何以至歲窮予爲兆民主所憂  
與民同仰首瞻紫微顙天攄精衷天德在發育豈忍民瘵痾  
施霖貴及早其必昭感通翹首望有滄冀以蘇疲癯

秋七月初設武驪騰□四衛

左都督陳懷有罪下獄

初懷奉命充總兵官鎮守四川僭侈踰分建總府起直房會  
三司官及其僚屬每旦分別東西班侍立有事跪白懷中坐  
稱旨發落又以私憾杖殺官軍受財縱有罪強占軍民田宅

自荒於酒松潘諸處守備略不究心致賊犯邊攻陷城塞巡按監察御史按察司以聞遂召懷歸及是至京御史給事中交章劾懷請治其罪上命文武大臣同鞫之實成國公朱勇等奏懷所犯俱實於律應斬遂下行在都察院獄

附錄上與侍臣論漢高帝唐太宗羣臣有盛稱太宗英武者上曰高帝義勝太宗才勝高帝不事詩書而大義瞭然太宗文雅足稱而大義未明

八月熒惑犯南斗

命黃福兼掌南京兵部事

祀歐陽修周必大楊邦義胡銓楊萬里文天祥於吉安府

九月壬子昏刻彗星見

有彗出天倉旁光芒長丈已又入貫索掃七公已卯入天市

垣埽晉星二十有四日滅

戊午昏刻景星見

澗奏言考之占書天子至孝任賢使能海內歡悅制作合天  
法令清明則景星見請表賀上曰古人以時和歲豐爲上瑞  
今水旱爲災四方告饑朕每念天與祖宗付託之重惓惓祇  
懼星文之瑞何救民饑其勿賀

南海諸番獻麒麟四

楊士奇獻頌

增貢例

冬十月平江伯陳瑄卒諡恭襄

瑄合肥人自少機警初襲成都衛指揮同知陞都督僉事命  
總舟師江上靖難兵至江北以舟迎濟得封伯永樂初董北

京海漕百萬建倉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築淮揚海堤八百里尋罷海運濬會通河通南北餉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險設儀真瓜州霸港鑿徐州呂梁築刁陽南旺湖堤開白塔河通江築高郵湖堤自淮至臨清建閘四十七建淮徐臨通倉以便轉輸置舍卒道舟設井樹便行者公微密總理善任使均勞逸秋毫不取於下故能倡此永利至是薨子佐嗣正統元年薨子豫嗣十四年以平廣寇功封流侯天順七年薨子銳嗣伯爵累掌營府加保傅增祿三百石弘治十五年薨子熊嗣正德六年薨無子從子至嗣累掌營府加保傅嘉靖三十三年薨子王謨嗣

十一月內閣考選庶官有文學者

上謂郭璉等曰在外庶官亦必有文學可取者卿其爲朕選



擇之明日璉引六十八人入奏上命楊士奇楊榮試於廷得  
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禎廖莊宋璉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  
婁昇以聞命吏部改進士爲庶吉士與友諒等同歷事六科  
備用

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僉事王瑜督理漕運鎮守淮安

賜朝鮮國王李禔五經四書大全諸書

十二月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尙書郭資卒謚忠襄

資字存信武安人由進士授戶部主事陞僉都御史改參議  
北平陞布政使靖難兵起侍世子撫輯督餉太宗陞爲戶部  
尙書深見委任仁宗寵賚彌厚以疾致仕上以戶部多奸弊  
起視事免朝參考滿賜宴獎璽書卒賜祭葬封湯陰伯益取  
與不苟而家無餘貲者

工部侍郎羅汝敬有罪下獄

初汝敬奉命往陝西督軍屯糧受甘州諸衛金銀器皿等物諸衛盜屯糧壹萬壹千餘石汝敬匿不奏御史劾之汝敬懼乃首所受御史儀又言不實至是還上命都察院鞫之引伏罪應絞

令天下關津收削髮人歸籍治罪

修南京宮殿

清平伯吳成卒

成遼陽人洪熙元年以都督北征有功封伯祿千一百石宣德四年再以功進封至是薨孫瑛嗣伯爵景泰元年薨子璽嗣成化十四年薨無子從弟琮嗣弘治十四年薨子傑嗣嘉靖十年薨子家彥嗣萬歷四年薨子國乾嗣

新寧伯譚忠卒

忠清河人洪武三十五年以父都指揮同知淵死難功封世襲祿歲千石至是薨子璟嗣正統十四年薨子裕嗣景泰三年薨子祐嗣累總營府加太保太傅嘉靖四年薨子綸嗣一十七年薨子國佐嗣

是年順義伯金順卒順瓦刺人本名阿魯奇失里降附宣德四年爲右都督以戰功封流爵祿八百石子忠爲指揮僉事日本國王源道義卒遣使弔祭

宣德九年甲寅春正月乙卯朔

宴公卿於史館

二月妖僧李梟謀反伏誅

詔聽軍民運米中鹽開平

時戶部員外羅通奏今糧米運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軍民有自願運米中納鹽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上從之是時施大惠於天下令各運司提舉司查中鹽商若土民年遠事故無子孫支給者行原籍官司每引給資本鈔二十錠優之蓋隱恤至於此而申中使官軍夾帶私鹽之誅

南京刑部侍郎段民卒

民武進人由進士爲庶吉士與修大典除主事與修經書大全陞山東參政值索妖婦唐賽兒急盡逮山東北京尼旣又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撫安綏輯曲爲解釋人情始安從駕親征督餉撫字文廟在道中敕民與御史考所過郡

縣吏宣德二年召充會試考官三年召爲南京侍郎宿弊頓革尋改刑部黜陟稱公至是卒貧不能喪都御史吳訥爲經紀始克殮成化閒吏部侍郎葉盛爲請褒不果

南北畿省災下令寬卹

上諭戶部曰去年南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諸郡天旱無收民多饑窘朕聞之寢食不安思所以寬恤之爾戶部職在養民而漫不究心何也於是敕河南山東山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南北直隸府州中畱守司淮揚徐滁四衛及巡按監察御史曰去歲亢旱禾麥不登兵民艱食朕甚憫之今以寬恤事條特敕頒示爾等同巡撫侍郎提督加意拊綏毋坐視不理毋違命虐人必勤使天下無失所庶副朕矜憫黎庶之心

御製思賢詩

上視朝罷出思賢之詩以示羣臣曰予嗣守祖宗大位夙夜兢惕思維致治之道必有賢臣相與贊輔雖屢詔求賢然恭默之思未已乃作詩以著予志詩曰天命有赫付畀萬方肆予承之夙夜弗遑亮天之工其責在予亦惟求賢以永厥圖堯舜大聖咨於臣鄰湯武致治敷求哲人稷契皋夔周召伊傅同德同心以匡以輔惟時匡輔百工允釐治效之隆臻於皞熙悠悠我心念之弗寘惟欲得賢以彌予治告言惓惓東帛芟芟命彼皇華歷於邱園庶幾多才拔茅連茹奮其工庸翼我王度天鑒昭昭維嶽降靈篤生賢哲聿馳駿聲啟予沃予以迪先德揚其耿光有永無斁

三月戊寅百官朝皇太子於文華殿

羣臣以皇太子初受朝乃見上於奉天門奏曰皇太子龍姿

鳳表天命人心所在國祚隆長之慶天下生民之福謹以爲  
陛下賀上曰太子雖美天資尤須學問古人云蒙以養正將  
來尙賴卿等講論贊輔以成其德庶幾天下受福

陸王驥爲行在兵部尙書

敕山雲飭邊兵守備

時黎人構亂阮世寧等避難來歸上敕雲曰黎利本起式微  
因奉陳嵩以從人望堅請立之朕志在息民遂詔罷兵將察  
實建立而彼遽奏嵩死嵩之死利所爲也此時朝廷卽欲加  
兵但不忍荼毒生靈姑令權署國事其行不義如此宜爲天  
所斃也爾宜戒飭邊兵嚴謹守備阮世寧等聽隨使住居凡  
所食用皆官爲處置使之得所無失遠人來歸之心

附錄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刻薄奢侈之弊欲

矯以恭儉及平吳之後頗事游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禍生閨闈馴致戎羯之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未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興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翦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於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爲幸矣上曰晉武以開荆之主不爲遠圖樹立失宜付託非才羌胡鮮卑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迹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爲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夏四月罷江西派徵物料

巡按御史尹鏜奏南昌臨江廣信諸屬縣去年雨潦田禾不



收人民缺食多有逃竄存者無糧耕種採蔽度日不能自存  
甚至擅取大戶所積穀因而羣聚不散已遣官分投勸借振  
濟而工部坐派諸色顏料竹米鑄錢等項民實不堪乞且停  
止少蘇疲瘵俟豐稔之歲如數征輸上謂尙書吳中曰小民  
饑窘食祿者皆須矜憫振恤工部獨不念乎其速罷之 又  
工部尙書吳中奏湖廣產木山場永樂中禁民採伐比年犯  
禁者眾材木殆盡及朝廷需材乃深入險阻疲勞人力乞敕  
湖廣三司仍行禁止又蔚州美峪九龍口五福山等處俱產  
巨才宜長養以資國用今軍民擅自採伐亦乞禁止上曰卿  
爲國計意甚厚但山林川澤之利古者與民共之今不必屑  
屑姑已之行在戶部奏昨江西宜黃縣耆民李崇政等言縣  
民連年遭疫死亡者多官田種租難於徵納乞如舊例折納

上產苧布以爲民便上曰舊例折布正以租難故也況今民多死亡何忍復徵米使生者重困乎宜從其言

兵部右侍郎徐琦還黎利死麟遣人告喪

琦等自安南歸其權署安南國事黎利死子麟遣頭目黎傳隨琦等來告喪且獻金人方物

五月申嚴侵害軍士之禁

上謂右御史熊槩曰朝廷優恤軍士給以衣食欲其得所比聞官旗吏胥人等妄意誅求立名目褻取月糧剋減冬布綿花亦有都指揮假託公事徧歷取財乃以軍糧布花變易金銀饋送所以軍士衣食不充多致逃竄朝廷任彼撫綏仍更肆爲刻削俾恩不下究情不上通欲便按法行誅則是不教而殺爾都察院卽揭榜禁戒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巡察

有再犯者處死家屬戍邊

河南按察使朱仲安卒

仲安兩爲御史以學行見知於仁宗居家廉臨事必存大體  
六月工部議徙民居

尙書吳中奏城中軍民房屋有逼近城垣者昨民家失火延  
燒文明門樓請令如永樂中離城二十餘丈居住逼城者令  
別遷上諭中曰方今苦雨而令徙居貧家良難宜先與善地  
令從容營構俟秋後雨止而遷

審決重囚

浙江三司奏見監強盜溫州府一十一人處州府二人皆應  
決不待時上曰強盜當斬但不可使有冤漢誣殺一婦致旱  
二年可再同巡按御史會審果無冤則處決

命山雲為都督同知仍鎮守廣西

雷震大祀壇門

吳中請疏減水河以洩水勢

時北京城東南有兩水磨及通惠河諸閘皆為河水所壞中言南門外舊有減河若加疏通長二十餘丈即與郊壇後河通流上曰盛夏炎暑未宜勞民姑緩之

秋七月

八月陞楊溥為禮部尚書仍兼學士

瓦剌脫歡攻殺阿魯台遣使朝貢

瓦剌順寧王脫歡遣使臣昂克端來朝貢馬且告已殺阿魯台得前元玉璽欲獻上遣敕諭之曰王克紹爾先王之業遣人來朝進馬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仇所

云已得玉璽亦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繫此今既得之可自畱用也乃厚賚以荅其貢又敕總兵石亨曰聞阿魯台與瓦剌脫歡戰敗假息近邊使云欲降宜嚴爲備歸正人傳赴京師虜多詐受降如受敵已阿魯台黨敗兀良哈駐牧遼東自遼東入貢上敕總兵言往虜使自宣大入今顧從遼東宜謹爲備上至英武閑武事而盛德戢威不自耀如此

僉都御史凌晏如卒

九月癸未上巡邊乙酉度居庸關丙戌獵岔道辛卯駐宣府己亥大獵十月丙午還京

上將率師巡邊乃敕武定侯郭珪右都御史熊檠等居守而命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等從於是車駕發京師度居庸如

岔道遂止獵駐蹕懷來夜召士奇至幄中講道途所見對曰  
居民比五年過時增多矣上曰朕亦覺之但未知生理何若  
對曰臣曾問道傍人家言今秋大熟前二三歲皆不及上喜  
因出御製詩數篇以示曰此朕馬上遣興也士奇拜觀畢上  
命左右取楮筆命士奇賦詩遂賜酒饌又諭之曰道路所見  
有當言者勿隱已而至宣府大獵會諸將密請於上曰此外  
不百里虜人常至圍獵可出兵掩擊之上曰彼不爲邊患卽  
已可不聽其圍獵乎諸將曰此輩豺狼野心終不能保今不  
圖後將悔之上曰朕此來飭邊備耳非爲捕虜且嘗遣人撫  
虜矣今掩擊之是朕失信豈可爲乎爾等固是爲國之心但  
朕欲存大信耳夜召少傅楊榮問曰諸將皆言虜在近邊掩  
擊之可不勞而成功何如榮對曰黠虜譎詐恆遠哨瞭今車

駕至此必且先遁恐兵出無所得而自此失虜之心上曰何也對曰陛下屢遣人齎敕招之令打圍牧悉從所便今感恩而來也若遂擊之是前敕誘之來也上笑曰朕已拒諸將必不出兵但令飭邊備耳卿所言深合朕意可謂君臣同德遂賜榮酒饌明日回鑾冬十月丙午還京師

遣侍郎章敞諭黎麟權署安南國事

先是利病且死屬陪臣黎察等以麟暫管國事請命於朝至是麟遣陪臣阮宗魯耆老戴良弼奉表奏請上命侍郎章敞齎敕往諭之

右都御史熊槩卒

槩爲御史爲大理奉命治水蘇杭諸郡所至矜窮困治豪橫禮先賢葺祠宇飭勵學校治行足稱召還陞南院都御史會

顧佐得告以槩代之歲餘而卒蓋生平斤斤自守既大用乃  
徇子弟之欲變其素節君子惜之

總兵都督方政討松潘蠻平

先是上敕政及副總兵都督僉事蔣貴以番蠻所居險要宜  
靜之撫之如不服率兵剿捕政貴等初榜諭禍福威茂諸衛  
所苗蠻皆向化安業惟松潘疊溪所轄西北任昌巴諸黑虎  
等塞梗化攻圍關堡搶掠客商肆惡不已政等率官軍土兵  
分道而進政以精銳兵三千五百擊其西北大寨破之貴督  
兵四千餘破任昌大寨而都指揮趙營聚眾各進兵以次討  
平龍溪三十七寨前後斬首一千七百餘級墜崖赴水死者  
無算餘寇帖服政招撫其潰散逋亡者俾復業遂班師

翰林院學士沈度卒



度華亭人初以善書被薦入翰林累進學士居家孝友爲人  
貞靜不苟附事上盡誠承顧問必以正對同鄉李至剛爲禮  
部尙書氣勢赫赫趨附者眾度未嘗造謁士論高之閒暇惟  
閉戶鳴琴賦詩以自樂云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

端澠池人潛心理學日事著述教人務躬行實踐事親盡孝  
年荒勸振一方賴以全活在霍學士子服習教化郡人亦薰  
炙禮儀尙學者稱爲月川先生上官不以屬禮相遇至其境  
必敬謁之凡考校必質之以主去取其父初信佛端作夜行  
鐙一書獻之父卽舍去及調蒲士子爭欲得之不釋竟終於  
霍郡人罷市童子亦爲悲泣

以張瑛仍直文淵閣

冬十月武安侯鄭安卒

安合肥人洪武三十五年以靖難功封祿千五百石累爲大將鎮大同至是薨子能嗣正統十五年薨子宏嗣成化十二年薨子綱嗣嘉靖二十八年薨子琨嗣萬曆七年薨惟忠嗣十一月鑄宣德通寶錢

案口濬議曰選唐宋以來真錢如開元太平之類得數百萬發下戶部分散天下以闡闡市集所在用繩聯貫隨處懸掛以爲式樣是爲舊錢非此樣者俾其具數赴官首告爲收之每僞錢十斤量賞以新錢六七斤則民不失利官得其用而鼓鑄之銅不求諸民而自得矣仍令內外帑藏刷無用之銅器沒入之僞錢盡行送付開爐去處照數鑄造一年之後新錢旣成方行例換之令例換旣多次第改造不出十年僞錢

盡矣

翰林侍臣進講周書

時儒臣講周書畢上因論周之王業及成康治效侍臣曰成王卽政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以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爲守成之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又召楊士奇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諭皆當真得古人

之精蘊上曰朕在宮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朕不爲迂

召建寧知府張順署南京工部左侍郎事

內使馮林伏誅

林出郊外調鷹杖殺平民妻訴告上怒立命誅之

十二月故和寧王阿魯台子阿卜只俺來歸以爲中府左都督命御史巡視京通倉光祿寺甲乙等庫

停免蘆柴鹽鈔

巡撫侍郎趙新奏九江府之湖口德化彭澤三縣皆臨大江各巡檢司歲欠蘆柴前奉詔書凡宣德六年以前所欠者皆蠲免今工部以爲歲辦之數不在免例緣諸縣人民丁口消

乏有一戶充弓兵二名者仍前徵納措辦實難又瑞州等府高安等縣歲徵鹽鈔令於兩淮支鹽今鹽已住支而徵鈔如故市井之民或有措置遠鄉貧民無從得鈔往往賤賣產以輸官府艱苦尤甚況今諸府頻遭旱災乞依詔書蠲免所欠蘆柴歲徵鹽鈔亦乞停止上謂吳中胡濙曰詔書布大信於天下爲大臣者乃欲使朝廷失信卽令悉免之歲徵鹽鈔本欲鈔法通行民旣饑窘皆須停徵毋爲苛擾

甲子上不豫命衛王瞻埏攝享大廟

宣德十年乙卯春正月癸酉朔

是日上不豫免正旦賀命百官朝皇太子於文華殿甲戌敕兩京工部停罷各處採辦營造召還差去內外官員

乙亥上崩於乾清宮

時皇太子九歲祖母張太后取金符浮言籍籍楊榮楊士奇  
哭畢請見皇太子卽叩頭呼萬歲羣臣亦呼萬歲浮議乃息  
君子謂二楊定大謀以安宗社無忝古之大臣云

壬午皇太子卽皇帝位

諡大行皇帝爲憲天體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  
帝廟號宣宗

六月戊申葬景陵

案章帝以剛明之質繼祖宗之緒修六府而備六事親九族  
以和萬邦於漢王則討之於趙王則諭之而內難平矣京官  
有考察之令且使三品以上官舉有學行者而人才得矣命  
王通與黎利盟退師遣侍郎李琦羅汝敬諭安南立陳嵩爲  
王而民命全矣獨石之城邊事孔修支運之改漕政維新命

成均築海堤黃福理屯田而軍民依賴命況鍾知蘇州陳本  
深知吉州而吏治悉舉命于謙撫河南周忱撫江南而保釐  
有託命楊溥爲禮書王驥爲兵書顧佐爲都憲而碩輔效用  
其箴銘制誥辭賦之類與輔臣相應答如響則都兪之氣象  
也平時閱武近郊東巡則破兀良哈於喜峯口外夷之芟皆  
躬歷戎陣如摧枯拉朽然則神武之偉烈也王直謂其好生  
之德允洽於民心育物之仁實協乎天道聲教宣昭禮樂明  
備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山川鬼神莫不底靈信知言哉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三

明大政纂要卷之二十終